

# 八大山人及其作品

少君

人人知道他

提起八大山人來，是值得我們肅立起敬的。我們可以向各個人去打聽，沒有不知道這位偉大藝術家的，甚至瓷器工人也會在壺碗上畫幾筆了草畫，落個八大山人的名號。

其實，他的作品流傳於今世的並不多，而且有，普通人也大都看不懂，其實他的確是受着一般人的崇拜。

有奇怪的性情

八大山人姓朱，名大耳，號人屋，又號雪個。是明寧藩宗室。天性疎散，不拘形駁，不美富貴，游戲人間。他自己解釋「人屋」二字，是說『廣廈萬間』之意。可見他的懷抱和思想。他的父親也會畫，名噪江右，惜啞不能言，甲申國亡，遂卒。山人性情孤介，甚至是恨着人世，時常超有世的言詞流露口頭。善談諧，見人娓娓談笑不作倦容，對時事人情多加警語。

嘔過十年

山人中年，承父志，也假裝過十來年的嘔吧，有當意的話便點頭，否則怪叫。手常持扇，上書嘔字，人與言，以扇示人不語。但遇到投機的人，便滔滔不絕的發起議論。後來棄家爲僧，遂號「雪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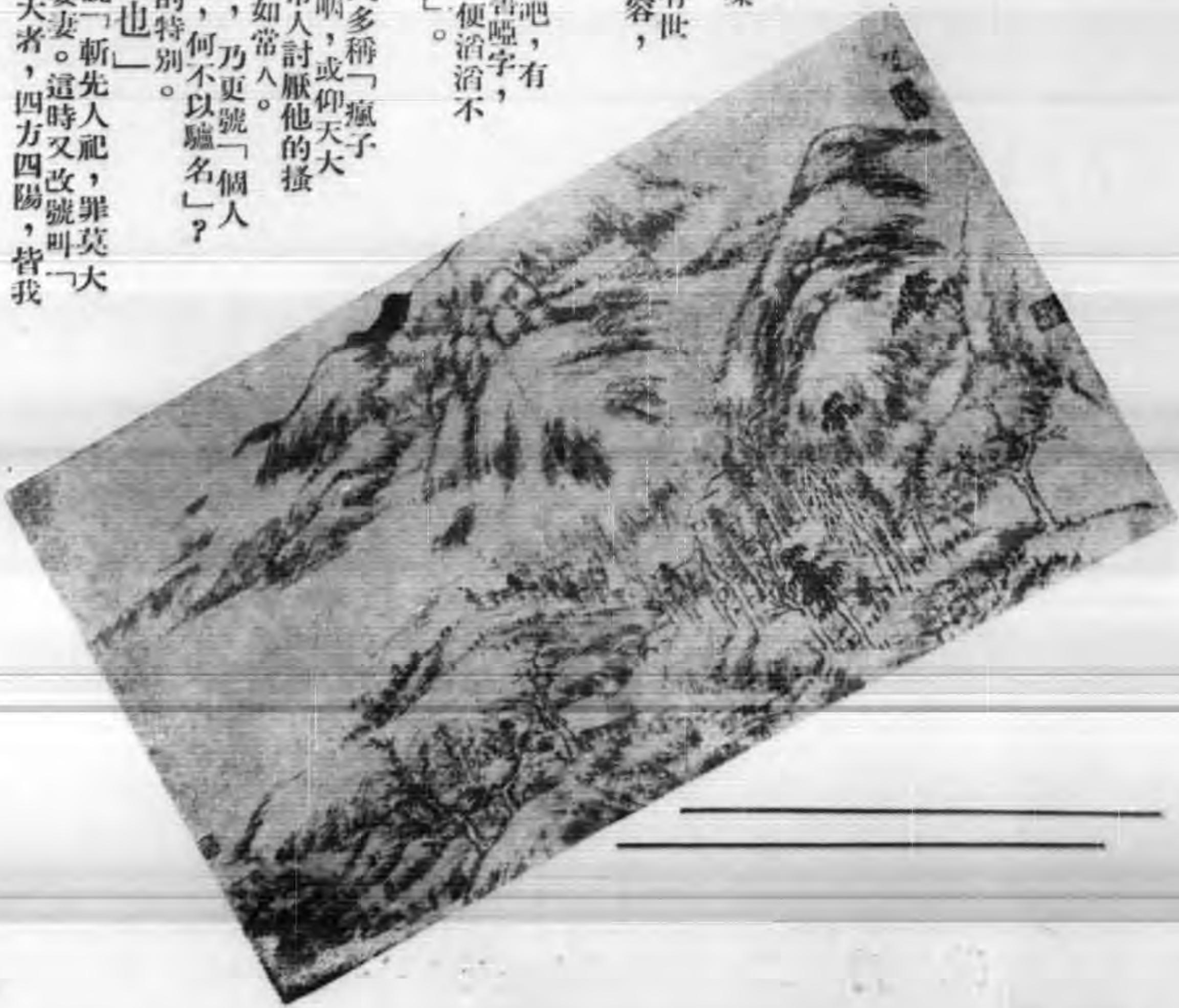
瘋過一年

後來不知爲甚麼，精神愈顯失常，人多稱「瘋子」，實則一肚子不平而已。有時伏地嗚咽，或仰天大笑，飽則鼓腹而歌，踉蹌於街市。市人討厭他的搔擾，給他酒喝，喝必醉，醉則言談一如常人。

這樣過了一年光景，便不再瘋，乃更號「個人」，後來摸着頭頂說：「吾爲僧矣，何不以驢名？」乃更名「個人山驢」，大家都笑他的特別。

——八大者皆成爲大也

——後來妻子俱死，朋友勸他說：「斬先人祀，罪莫大焉，君無畏乎？」於是又蓄髮娶妻。這時又改號叫「八大山人」，他的解釋是「八大者，四方四陽，皆我



爲大，而無大於我也。」由這一點，也可以見到他的服襟，簡直是不在俗塵中了。

### 以畫代哭

最愛喝酒，想求他的畫，便請他喝酒，案旁置筆紙，等他醉便會自動畫起來。但章法奇特，畫法怪異，當時人多不知寶藏，所以直至現在不多見。

都說「八大以畫哭」，這不是誇張的，實在看他的性情，看當時的環境，再看他作畫的方式，當然應該有些表現。在他畫裏，你見不到鮮艷，見不到巧媚，只是豪爽苦澀，正如他的一肚子不平。

### 中國的「後期印象派」

八大山人的繪畫，既無顏色，又不講巧媚，見到他的作品，正如身臨暴風雨，或亦有沙漠般的淒涼滋味，但章法永遠是新奇的，景物永遠是簡單的，而且惜墨如金，一筆不苟，一筆落紙即成樑棟，不能增亦不能減，——所以說他並不顛狂，因爲他的作品，的確是經過一番心思產生的。在技巧的雄厚，老辣上，表現之簡練上，他確是中國唯一的「後期印象派」畫家。

### 畫裏的八大山人

花鳥山水無不精，花鳥是用了印象的方式表現的，山水則近乎寫生，對於遠近，光暗有精確的研究和描寫，的確是位有腦筋的人。

用墨時有枯筆，但堅勁如鐵，不是偶然落紙的。

他的不喜用色，是代表他看當時世界爲灰色的表現。

他是純寄性情於書畫中的一位，在他用了奇特的方式代表一種景物的情形上看，他的確不是「趨炎」的藝術家——正是「畫我自畫」。

附圖爲燕大容希白先生所

贈保証其爲真品無疑並誌謝忱

術家——正是「畫我自畫」。

# 國畫名作選



齊白石 作

陳農志 作

無名氏 作

# 個人攝影作品介紹

曹世鑫及其作品

很。我的攝影作品，約我寫點個人的攝影經過，真使我慚愧的。近本刊編者，約我寫點個人的攝影經過，真使我慚愧的。初學者見有柯達什誌數本。觀賞之下，愛不釋手。內容都是關於尼尼鎗箱。初次拍照下，結果稍有眉目，並從上海購沖洗的材料。前年又從上海購一「白郎」鎗箱。那時飛鷹攝影社誌，創刊之時，我即不顧自己是一個初學者，寄去一張，結果刊登，使我更增加了攝影的感覺，到無限的快樂。以後又感覺着，此鎗箱，不敷應用，心內也

興趣。不幸在二年前，因故鄉變亂，我的作品，盡為遺失，一無所存了。近來所發表及所刊者都是近二年所作，祈攝影同好們指正；並祈攝影同志們，在本刊上發表自傳諸公同好，敝人以此作品，作為棄磚引玉，何如？

附記：和曹先生尚是個書信交，記得頭三年偶翻第二十六期的長虹攝影雜誌，那時他們正發表了「長虹讀者影展」，在第三獎上即是曹先生的大作，無疑這是很為華北影壇爭光的事，所以在腦海中印了一個到現在還未磨滅的影子。可惜曹先生的名作都犧牲于砲火中了，不然，將更能一飽讀者的眼福了。（笑星）



# 世 界 異 影 攝 影 介 紹

研同可現名張附成數應易種意精又曝光次卽部脫」，像國在「晚也經別不  
究好取方作，圖績中當失像。彩厚得，三不分俗要一館外一複近是過的改  
。研，法，都圖來還從敗很照，，又底次和「必用新表照無也攝處一攝攝同作攝祕攝  
究請銀表是二。出多，容這注不黑片曝你尺五米穎現這可會影以攝影曲者影之影和



一明 說 影 攝 一

上 右

|    |   |
|----|---|
| 作者 | Clonde Tolmer                             |
| 鏡箱 | Berthiot                                  |
| 光圈 | F/17                                      |
| 快門 | 十五秒                                       |
| 作者 | John w. Berry                             |
| 鏡箱 | Inhot 3/ $\frac{1}{4}$ x 4/ $\frac{1}{4}$ |
| 光圈 | F/16                                      |
| 快門 | 23秒                                       |
| 底片 | 柯達微粒片                                     |



# 「賞懸畫漫季春年卅」辦舉刊本

緊要啓事  
本社已由原址移至「北京  
西四大帽胡同二十五號  
」各界賜札接洽均請改寄  
至新址爲荷

四發表：本刊五月號  
五截止：四月十五日截止收件  
六名額及獎金：  
    第一名（一名）金五元  
    第二名（四名）各三元  
    第三名（五名）各二元  
    第四名（十名）各贈該期  
    一冊  
七張數：不限。  
八收件處：逕寄本社封皮註  
明懸賞字樣。  
注意：來件用白紙黑墨勿用  
灰色。  
名額不足時，獎金依  
數多寡均攤分贈。  
入選作品本刊有選入  
專集權。

錄目號月三期六十第（活生與術藝）版出日十月三年十三國民

袁笑星——品作選入賽比影攝界來福來祿國德——悅歡的春青·面封

|            |           |      |     |    |
|------------|-----------|------|-----|----|
| 清明時節       | 天鵝外一章     | 五月的蘭 | 自畫像 | 張菲 |
| 期待         | 問         | 想等   | 像   | 傅尤 |
| 求生         | 間         | 等待   | 畫   | 梁  |
| 掙扎         | 新年夜       | 新等   | 像   | 張  |
| 華原         | 生活的形像     | 待    | 等   | 菲  |
| 玩馬戲者之語     | 世界兩大詩人    | 期    | 等   | 傅尤 |
| 小河邊        | 世界兩大詩人    | 求    | 等   | 張  |
| 罪惡         | 世界兩大詩人    | 生    | 等   | 菲  |
| 伴侶         | 世界兩大詩人    | 活    | 等   | 傅尤 |
| 孩子們        | 世界兩大詩人    | 的    | 等   | 張  |
| △文藝        | 世界兩大詩人    | 形    | 等   | 菲  |
| △生活之部      | 世界兩大詩人    | 像    | 等   | 傅尤 |
| 怎樣增進你的記憶力  | 道喜        | 道    | 等   | 張  |
| 世界上的兩個語言傑才 | 信仰        | 喜    | 等   | 菲  |
| 孤身婦女性的問題   | 小河邊       | 道    | 等   | 傅尤 |
| 快樂的幾個方法    | 罪惡        | 喜    | 等   | 張  |
| 家庭意外危險與預防  | 伴侶        | 信    | 等   | 菲  |
| 美國婦女服式派別   | 孩子們       | 仰    | 等   | 傅尤 |
| △連載之部      | △連載之部     | 小    | 等   | 張  |
| 中國人的性質(二)  | 中國人的性質(二) | 河    | 等   | 菲  |
| 蘋果樹(二)     | 蘋果樹(二)    | 邊    | 等   | 傅尤 |
| 往事(七)      | 往事(七)     | 罪    | 等   | 張  |
| 結婚讀本(五)    | 結婚讀本(五)   | 惡    | 等   | 菲  |
| 你我之間       | 你我之間      | 伴    | 等   | 傅尤 |
| △連載之部      | △連載之部     | 侶    | 等   | 張  |
| 惠          | 方之        | 孩    | 等   | 菲  |
| 桐          | 黃         | 子    | 等   | 傅尤 |
| 六          | 林         | 們    | 等   | 張  |
| 六          | 栖         | △    | 等   | 菲  |
| 十一         | 齋         | 文    | 等   | 傅尤 |
|            |           | △    | 等   | 張  |
|            |           | 連    | 等   | 菲  |
|            |           | 載    | 等   | 傅尤 |
|            |           | 之    | 等   | 張  |
|            |           | 部    | 等   | 菲  |

# 一輝 澄——畫繪談漫

素輝兄說我畫是雅人雅事，我說是閒人閒事，因而深有慨焉。

雅人雅事，我說是閒人閒事，因而深有慨焉。  
在最古代士大夫和工匠不分，後來畫畫一道成了讀書人的消遣品，稱之爲雅事，就因爲她是消遣品，不用他來求名求利，與「俗」判然而分。這種分別，繫於畫人的胸襟，而表現在他們的畫上。雅人的作品叫做「文人畫」；俗人的作品叫做「匠人畫」。董其昌說：「黃大痴以畫爲寄，作文人前輩。」這位老先生的一句話「寄不寄」，就把畫人和他們作品的雅俗清楚的分出界限來。

能，寥寥的也有能入神品的。若按成功來說：文人畫是大名家；作家畫是二三等的名家，文人畫的可貴，不外乎此。

以畫畫爲生計的作家，又分兩種：第一種是不作官的平民，如項聖謨、王石谷等；他們有天才，有功夫，看過古畫，聽過譚論，雖然面貌不得不乾淨些，漂亮些以賣錢，然而猶能列入神品，第二種是所謂「院體」，現在把他略略說說：

還許因各種原故而不能免於俗，何況故步自封，專門宗法時人，摹老虎邱？雖然在公園開回展覽，請兩次客，會有什麼「麻三爺」「王大爺」來買，報上也給胡吹一陣，暫時算名利雙收，然而請問什麼什麼「爺」云者真懂點不懂？君不見南國的吳待秋先生，生前是何等宣赫，身後怎麼毫無價值？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學畫諸君，齊慄慎哉！

何況故步自封，專門宗法時人，  
摹老虎邱？雖然在公園開回民  
覽，請兩次客，會有什麼「麻三  
爺」、「王大爺」來買，報上也給  
胡吹一陣，暫時算名利雙收，然  
而請問什麼什麼「爺」云者真懂得  
點不懂？君不見南國的吳待秋先生，  
生前是何等宣赫，身後怎麼毫無價  
值？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學畫諸君，齊慄慎哉！

「閒人」？當然要多用功，多找古畫看，多看古人的理論，多請教良師和良友，這樣有二三十年的工夫，何患不自成一家，傳之無窮，何必老早的求名求利，把聰明白白的荒費掉？引伸而言之：學什麼不是如此，奚必畫爲？青年們！努力罷！

雅人雅事，成了過去的名辭了，然安知以後不能再找回來？現在的閒士們，自去唱二簧、打檻球，誰肯把「閒」來用在「學」上？然而我說我畫畫是閒人閒事，不料却成了吹牛了！素輝兄若繞過則個膀子來，一定要用藝術的鼻子斥我曰：「惡！」

那時如李劉之輩，專門工緻的來奉承皇帝，把古人的瀟灑旨趣完全埋沒。到了明代，也還算仍用古法，不過是拘束些、呆板些罷了；一到清代，因爲康熙皇帝還懂些，又因時代還早些，像石谷、麓臺也在畫院當過詩詔、總裁，所以仍有些人才。到了乾隆，他根本不懶，不過是開着畫院來懷柔人民而已，像錢維城、董邦達、張宗蒼等雖有好畫，然不能多見，只可以算是雅俗共賞，何況他們的作品，又多是門人代筆寫上個「臣錢維城恭畫」的款，所以他們又是石谷等以下的作家，而他們以後，不可談畫了。

人亦有言：「取法乎上僅得手中；取法乎中，斯爲下矣！」我們用最高的法，看最雅的畫，

古 滄 話

## 繪畫的摹倣

別人的作品成者永  
久不準，這個可就

中載有兩段說得很好：

不知了。但他的論調，終於沒出去。

曰：「敢問心齋？」仲尼曰：

去悟會它的真理。這些是耳目所辨不到的；耳目所得到的不過外物的皮毛而已。

倣的園地，這是定而不移的了。關

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

摹倣，有的人不知道，以爲

師天以前，必須師

繪畫，確實不是件簡單而容易的事；這恐怕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吧！設再往高深的地方走，什末超脫，神妙……則更難乎其難的了，但，繪畫無論到什末時候，總脫不掉摹倣；猶如人自有生一直到終死，總離不開學習一樣。所有摹倣的好壞，則全在個人的天才，學問，涵養，觀察和剪裁等如何來決定。現在在未述應當怎樣去摹倣的以前，且先來談談摹倣的階段和觀察。

人；亦如兒童時代，在未學會走的以前，必須先學爬是一樣的。設若突碌起來就要走的話，我想走的好不好另成問題，且栽跟頭的事恐怕是大有不免的吧！假如再往一栽不起的非非地方想去，非但可惜，而且可憐。但現在有一般畫家，只知做自然的孫子，而不知做自然的兒子，這也未免太有點守舊不迎新了。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響然，奏刀騁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善。文惠君曰：「譎；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

「藝術是從內部的自然的發生。它的受精是內部與外部的結合，是靈魂與自然的結合，它的營養也是仰外界，但是它不是外界原樣的素材。蠶子喫食桑柘而成絲，絲裏說：

舉做可分做兩個階段：

學習畫的時候是師人，繼則便是師天；所謂師人，就是照今人和古人的畫稿去畫去，師天，則爲摹倣自然了。達文齊在他的「繪畫論」裏說：

「藝術家應該做自然的兒子，不應該做自然的孫子。」

他的意思是說：藝術家應當效法自然，不應當效法別人的作品。至於是不是否也應該效法

觀察前，必須把摹倣的對象認識清楚。摹倣的對象大概不外爲外形與內情兩種：外形卽色，形，組織，結構等；內情卽性質，意味，生氣等。畫，工外形的很多，得內情的則鮮乎其鮮了。這點，拿觀察來說：外形只用肉眼去細細地觀察，即得；內情則非其然了，必須閉闔肉的眼睜開性靈的眼去理會，體貼不可。莊子說：

矣。使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道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軒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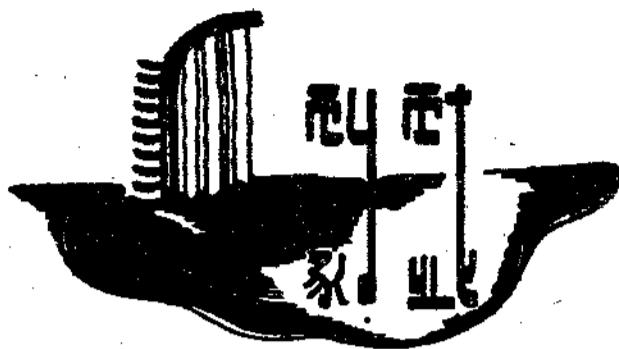
雖是植物的繩繩所成，但不是柔軟的原葉。」

這種主張我很贊成。摹倣的真理，也就是拿觀察把外界物的形似，性質，情趣和實理，收羅在腦裏，然後經過個人的個性，學問，涵養，剪裁等的洗禮，再表現出來，這才是真正藝術，有生命的藝術。

- 3 -

人，或某個劇社；只能說從事話劇的運動應有之態度。到這裏我首先要提出一點應當注意的事，就是從事話劇運動和從事其他工作多一點不同。我們從事其他工作多的一半是前人已奠定了堅固的基礎，而我們的運動只是去管理或改善它，當然這一半是前人已奠定了堅固的基礎，而我們的運動只是去管理或改善它，當然這一部分不期同了，「話劇」。至於從事話劇運動，是在萌芽時就這一類的原話劇從前來劇事前人建立一類事業，它不是已經成功的，是前人的藝術還沒有從事這種事業的基礎，需要從事話劇運動者，是從前失敗果樹上取核子了近使從年之吃。而從事話劇運動者，是從前失敗果樹上取核子了近使從年之吃。

象給能劇是在生的並事有史近在  
，社推社甚看，「且話許了三十中國一  
只會進一但劇曾劇多過去會人來從有  
是的劇不呢看我社有運動從來從有  
「一藏印而不「果現產多」



劇人應有之態度

曼蘇

敗了我的原因，就要改善以前的錯誤，也  
是度劇運動。假設每個劇人都抱了這樣的態度呢？  
我覺得劇人應抱定三個態度：虛心，吃苦耐勞，不因欲滿足自己私慾而從事話  
劇社的處所了，劇人的地位。  
○納垢——劇社——再也不會被人認為是污穢。  
○藏污——劇人——我既知這些人失

# 揮石一角一的樂音台舞

時候，那只是在技術的運用上，或是情感與節奏理性的安排上不成熟的效果，若因此根本反對舞台音樂，則未免火氣一點。當你要譜製舞台音樂的時候，就可以知道它與別項音樂不同了，它受有劇本的要求，演員動作與基地位要求，舞台色彩的要求，必須基於這些條件，再加進情感去，就可於譜出一支很好的曲子來。

調子的選擇與音階的安排是隨着劇情而左右的，過分注重在「好聽」，的確可以破碎演出。

在一切落後的中國裏，舞台音樂在現在還是一件異乎尋常幼稚的東西呢？

「音樂是表達情感最直接的工具」！

戲劇是綜合藝術，當然音樂也是形成戲劇的一個因子，那麼把音樂加在戲劇裏面當然是有道理的，無論談到戲劇本質方面，或是講到心理要素，我總覺得戲劇裏面有音樂絕不是件罪惡事情，我敢說：「有音樂的戲劇，是會更有生命的。」

### 通 壇 劇

話劇在唐山 王澤

提起唐山的話劇，恐怕對讀者有很生疎的印象吧！但在近二年來唐山的話劇界頗呈活躍氣象，尤其是在學生界，每學期都有定期的家長同樂會或游藝會的舉行，使愛好話劇的同學得一大顯身手的機會。

都已濕透，並且弄得很骯髒，有一朋友都自己幹嗎？而他不知「吃苦耐勞」，正是自己幹嗎？而他不知「吃苦耐勞」，我們不應當為做「偉人」才去吃苦耐勞，是相當這樣去做的！

過去有許多人學話劇，加入劇社，都是有其他作用存在裏面，而其實在目  
的是為滿足自己求得戲劇知識以外之欲  
望而來！如為牟利，出風頭，追求異性等  
原因而從事話劇工作都屬於這一種！  
這却是卑鄙的行動；可是天性上並不是  
在客觀的立場上來說牟利，出風頭，追求異性等  
原因為了這些原因，我在事業上回來是  
在劇社裏誰都想法滿足自己私  
因去說壞頭頭，這或是最大的障礙物！我們回  
嗎？在劇社裏誰都想法滿足自己私

時候，在劇社裏某人愛上了一個異性的時  
而應以誠懇的友誼來關注對方；我更  
不主張劇社定出一個規則來禁止社內戀  
愛，因爲爲了守規則而不敢愛自己所愛  
的人，是不自然的，甚至會引起了更不良  
的影響：我覺得這一點是要問每個劇人  
是不是自尊的，在從事話劇工作之前是  
否有「其他作用」的！只要事前不是專爲  
追求異性而來，遇到自己所愛的人時，  
不以談情說愛爲生活，在限度內保持友  
誼態度也就就可以了！

我是一個從事話劇工作不久的人，  
因爲過去會看到許多劇人在事業上的失  
敗，所以就我所見寫出這一篇來，希望  
現在在話劇圈裏工作着的人，抱着劇  
人的態度來前進，不再蹈前人的覆轍！

且在唐山因為方言的不統一，演出來的對話多半是帶着幾分土味兒，這一點不得不說是唐山話劇失敗的惟一主要的原因。

角色方面很有些舊劇之風，男主角時扮女角，女角也有時扮男角，很少有在一起合演的機會。扮來像的倒也不少，瞧着可笑的也很多；在唐山本地人民對着男女的界限仍保持得相當嚴苛，除掉很少的學校較提倡課外活動外，大多數仍為閉戶讀書主義。課外的事情完全禁止學生參加，角色根本不健全，演出的話劇又怎樣子呢？

佈景和光線有時使人頭痛，無論是三幕劇，四幕劇佈景時常會一樣，光線更談不到了。這當然是限於沒有大量經濟的援助，另一方也是愛好話劇的多半學生沒有過正式舞台的經驗，缺乏戲

劇常識的緣故。此外有些從事於話劇的同學，自己編排劇本，自己任導演，自己扮角色，這種偉大苦幹的精神，是值得我們欽佩的，但寫出的作品有時很成功，有時却也頗幼稚。既不能登大雅之堂，更不會引起觀眾的興趣。所以以爲在唐山話劇的發軔期不妨盡力表演名人劇本，給對話劇不發生興趣的觀衆一大衝動；給他們一種好印象，如果能這樣對於唐山話劇發展上不無小補吧！

有人說過文明戲和話劇有很大的區分，那麼在現在說，唐山話劇不能稱其爲話劇了。唐山話劇倒很合文明劇的性質呢？不過我們很希望的話劇先進者把唐山的話劇重新組織起來，使其基礎健全，而使話劇能在唐山如春草般蒸蒸日上。



## 罕頓的故事

藤田五郎著  
陳汝翼譯

奧大利亞首都維因的南方約五十哩來泰河畔有一來拉奧村。在村之一端矮小的茅屋裏，住着一車輪製造工人名叫馬提依亞絲罕頓（罕頓之父）。他一邊作着工人一邊在他家不遠小山上的教會裏做着看護寺院的職責；是一個忠實的宗教信仰者。他的妻馬利亞在一伯爵家裏當女僕。夫婦二人這樣沉靜的過着宗教生活。二人皆愛音樂，均能巧妙的唱歌。不必說鄉下人對於音樂的系統的智識未能得到教養，連讀譜的能力都沒有。可是他們愛惜音樂的傾向，雖然未受過音樂教育，對於音樂能本能的打下了根基。在每日曜的傍晚裏夫婦二人美麗的唱着聖歌，夫自以堅琴（Harp）伴奏。這樣平和的快樂的家庭音樂會裏，二人之間參加着他們小孩子們，這裏也有着童時的罕頓（Franz Joesph Haydn 1732—1809）。他歡喜在隨着雙親唱歌。有時在學校先生的住所裏見到了提琴，他學着用棍拉，他們的喉都非常美，聲域廣，音程正確，並且耳部也都極其敏銳。看到這樣情形的小孩子們的父親，自己對音樂藝術鑑於未能學得到的失望，對於小孩們下了使他們學音樂的決心。特別是次子罕頓，從小頭耳敏銳，務使他成一音樂指揮者。這樣的成果竟超過了他父親的願望以上，造成了古典主義派（Klassik）初期赫赫有名的音樂家罕頓先生。

罕頓生於一七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生後，母親私議將來希望他成一僧者，但父親既已下了決心，自己如何的貧窮，誓使他成一高尚的音樂者。幸運裏突然給幼小的他，開了不少光明的道路。一日表兄佛蘭克來訪，他是在離來拉奧只不過十五哩外的罕頓。

不利克地之學校裏當着教師。每當罕頓家有音樂會時是必須來聽的，當然對於罕頓美的歌聲和他的天才，便早加注意。佛蘭克常常說「如果我能夠帶罕頓到茲伯路去，他能够作出偉大的事情來，非常的歡喜。從此六歲的罕頓便隨着他的表兄正式開始研究音樂。漸漸的技巧幾分進步的時候，在街道上偶有一行進隊伍，缺少一員打鼓手。他和佛蘭克學了打鼓的方法，便加入了那隊伍。他的技巧受着隊員們的誇贊，到後來他對於大鼓的知識發揮着貢獻了後人，據說便從是時所得。那時所用的鼓，到現在還被罕不利克教會保存着。

受佛蘭克嚴格教育之下，罕頓有着驚人的進步。他更想到藝術之都維因去研究，恰好對他一生的光明的局面是在某一方被展開了。是時維因之聖使提芬大寺院（Stephenskinche）的指揮者陸意塔到罕不利克來訪友人聽到罕頓的歌喉，贊佩至極。陸意塔允許親自教育罕頓，並且想使他加入合唱隊，於是八歲的罕頓夢中樣的便被帶到維因去。

希望的都市畢竟達到了目的。加入了合唱隊的他，因為聲韻幽美，一樣的被着許多人愛護着。更使他熱心的繼續向前，不斷的向前。有時想要作曲，寫成的樂譜常便散落了。手中僅蓄些微之金，便去購讀發克斯的教科書（Fux: Gradus ad Parusiam）和麻提孫著的「完兒指揮者」（Matheson: Der Vokommene Kapellmester）等名著。餘暇便去研究使他的腦和技巧雙方精進。但是幸

福並不永遠和他在一塊走。十七歲的罕頓聲帶變了，自身的不幸漸漸加重。他在合唱隊的地位，被自己之弟（Johann Michael Haydn）奪去。奧國皇后也轉變愛他的弟弟。大概這很容易使他失望吧！但是常常保着樂天的快樂的他，並不感到多大的惡意；只是從兒童樣的嬉戲心理出發，有時用剪刀割斷了旁邊合唱者的頭髮。

孩童心裏無爭辯的結果，常常使他們導入不幸。罕頓天眞嬉戲的結果，竟被人打腫屁股追出了教會。

可憐的少年罕頓，囊中已無一文。他已被怒濤的社會追出，他數日中如何的過活着到現在還不被人知道。可是悲愁的數日後的一個雨夜裏，遇到了一位救星，這確是事實。這人是去米哈路寺院合唱的絲旁哥拉。絲旁哥拉早先就熟知罕頓的，現在看到了他朋友悲淒的姿顏，打聽他在何處居住。「現無住所，腹餓致死，」罕頓回答着。絲旁哥拉便把他帶到自己住處「待找到事業以前住在這裏如何」留下了他。對於友人厚意的感謝裏，翌晨罕頓立即出外探求職業；但是找不到任何事情的徒然過了數月。在這期間裏，在冰雪的市街上用血唱出的歌聲裏，只不過換得幾個銅錢而已。畢竟曙光和他同着春天生出了希望，漸漸的得到了幾個弟子，在舞場裏或給人奏提琴，或寫譜，僅僅能得到生活費。

頓一件使他不能忘記的事追憶起來，那便是當時在維因時在富家的窗下唱着小夜歌可以得到錢的事。這時他又常在夕陽中步行着唱着小夜歌，這並不是爲換得着錢，而是心中快愉的表現。一天的晚間裏，他同友人一同至苦路茲窗前無意的高唱着歌。苦路茲是某劇場的支配人，他喜歡音樂，爲一般人所素知。

「苦路茲聽到了罕頓的歌聲，到窗邊來問「誰在唱歌」「是我」罕頓回答着。「是麼，那麼進來」他便被引導着進了苦路茲的宅園。苦路茲並把他的婦人給罕頓介紹。在吃着盛餐時，苦路茲樣的詢問着。別離時對罕頓說「明日再來，因爲有你所喜歡着的事」苦路茲囑咐着。

次晨罕頓來訪問昨夜的劇場主。苦路茲已經寫了一篇叫着「新曲魔」(Der Neue Krumme Teufel)滑稽劇的劇詞，想叫他給作曲。在劇中裏有着海上暴風的部分。「海」對於罕頓並未見到過，應當怎樣的表現當成問題。苦路茲也未見過，可是命令他去想像海上暴風的光景。於是罕頓在鋼琴兩端急彈，又稍加思索了一番在中央部彈了一陣，向苦路茲問道「這樣如何」。苦路茲狂喜的叫着「那真太好了！那真太好了！」感激的擁抱了這有着幻想之力的青年音樂家。以後把這個劇曲作完了，並沒有受到好評；但對於他是未有自信心最初劇的作曲的嘗試，他並不失望。在這時期已作了許多的朔拿大曲(Sonata)。

漸漸的給罕頓惠來了幸福，收有許多的弟子。這時他又作了

一些彌沙曲（Missa）和其他別的作品。受寵於茲恩伯爵夫人，他的作品更加被人注意起來。繼而受一富者的命令，作了最初之絃樂四重奏（Bau）。由該人之介紹當了馬路親伯爵（Morzin）之管絃樂隊指揮者。一七五九年罕頓完成了最初之交響曲（Drei）及第二交響曲。

罕頓的生活隨着光明和希望的來到，他想如果結婚，或許更能增進他的幸福。他的對象，是在一位假髮製造者該拉的女兒們中。罕頓曾經教過她們音樂，青年的音樂者和其中的一位小姐陷入深的戀愛中。但是她是非常固執的宗教信徒，此時已作了尼僧。他和該拉的關係並不就算是斷決，他終於和比他意中人長三歲的姐姐安娜結婚了；那是在一七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裏舉行了婚禮。就是這一日，也就是對罕頓最不幸的一日，使他的家庭生活開始陷入了長久的悲慘深淵裏。「她」簡直是山上的凶神沒有溫情，非社交的，好打架，奢侈，頑固的一位不鎮靜的女性。依罕頓之言而說：她對於他是一藝術者？抑（下接第十頁）



# 漫畫家群像

(一)

笑星



漫畫家的風采，尤其讀者極欲認識的吧？因為「畫家」會使人浮出個長頭髮，高個子，瀟洒漂亮的人物之影像來；「漫」呢，又往往會令人聯想到浪漫上去，那麼一個有如其作品那樣輕快，趣味之浪漫的畫家的廬山面目，當是我們想要瞻仰的吧？所以，這裏再一介紹一些華北漫畫家的畫像及其簡單泰倫實華型的面孔，頗長的身段，老是乾淨淨的西服，彬彬多禮，够得辰，該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呀？有個

(一) 陳震——「陳震」，「雨（自畫像）」，該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呀？有個泰倫實華型的面孔，頗長的身段，老是乾淨淨的西服，彬彬多禮，够得辰，該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呀？有個泰倫實華型的面孔，頗長的身段，老是乾淨淨的西服，彬彬多禮，够得

(二) 張振仕——「張振仕」，該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呀？有個泰倫實華型的面孔，頗長的身段，老是乾淨淨的西服，彬彬多禮，够得

(三) 穆家麒——「穆家麒」，該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呀？有個泰倫實華型的面孔，頗長的身段，老是乾淨淨的西服，彬彬多禮，够得

(四) 張振仕——「張振仕」，該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呀？有個泰倫實華型的面孔，頗長的身段，老是乾淨淨的西服，彬彬多禮，够得

(五) 李雲子——「李雲子」，該是多麼響亮的名字呀？有個泰倫實華型的面孔，頗長的身段，老是乾淨淨的西服，彬彬多禮，够得

上漂亮人物。對於繪畫，文藝，電影都有一兩下子，多才多藝當之無愧。目下生活很舒適，作品散見華北及華中各刊物上，佔有廣大的發表地盤。四五年來，一向是支撑北京漫畫壇的中堅份子。(畫像出自名家梁津之手)

(二) 朋弟——「老白薯」，「老夫子」簡直是婦孺咸知，趣味的臉，出乎意料是個足與萬牲園收票員大人媲美的個子，打籃球跳中鋒，倒是個難得之材。頭幾年很醉心于電影，現在漫畫上樹立了個很崇高的地位。用筆的熟練，在華北恐是手屈一指的。(自畫像)

(三) 穆家麒——中等身材，溫和態度，相當漂亮，最近日本剃成個禿和尚，顯得大殺風景。「長城週刊」由其手創，拉得一手好廣東胡琴。一個好機會，把他載到日本，目下在理論及畫技方面，都有飛躍的成就。以李光筆名畫的一「藝術家」連續漫畫，極盡諷刺之能事，給連續漫畫開了個新的途境；而其所繪抒情畫，也博讀者莫大之好評。最近有很多美術理論發表，是個無時不在努力上進的青年。(自畫像)

(四) 張振仕——藝術若不僅是天才者而努力亦可得有成就，這裏是個很好的例子。剛強，不屈的性格，魁偉的身段，十足北方氣概。其堅忍苦鬥的毅力，確應使我們模仿而加欽佩的。十



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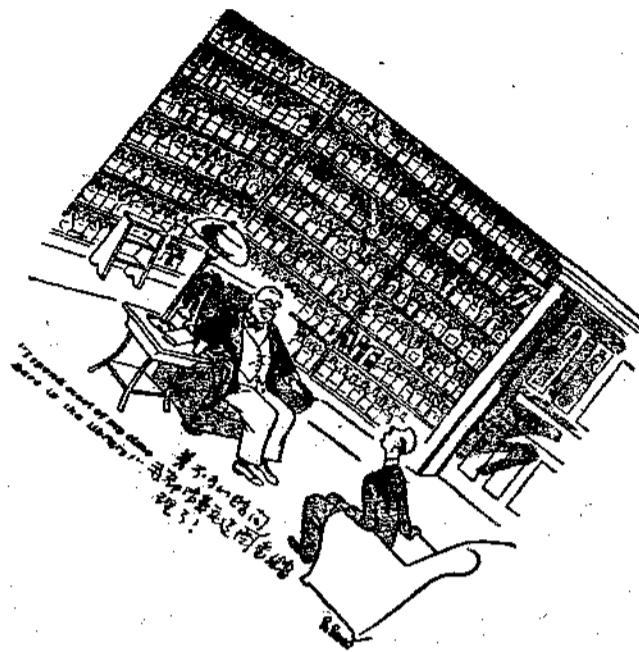
④

③

②



今，樣這別請～生先  
「！呢壞不目節的晚



「差不多的時間，我都  
消費在這所圖書館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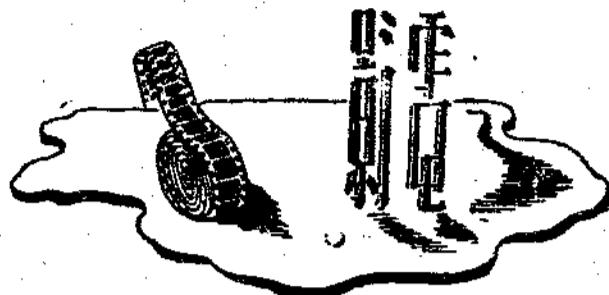
「媽媽，這是您的狗嗎？」

## 二之頁 專 畫 漫 外 國



←「？嗎應答不還你，你愛人些這們我，的愛親」  
→ 「！子既離那開離快～快」





舊劇改編電影

近來舊劇改編電影的問題，甚是轟動幕上，不僅既非舊劇內行，又非電影專家，不過是對此問題頗感興趣，于是提筆寫文，略述管見，以正方家耳。

屬上銀幕談會以及報紙上討論這個問題，已見不鮮，大家的意思，都想把舊劇搬化之，談來容易，實際上困難多矣。舊劇是象徵的，是寫實的。茲詳述之。

舊劇的價值在於哪一點呢？「以象徵的手法而做出種種的表演」不能不說是她們的價值罷？因為舊劇舞台是狹小而單純的，又是極多場合，極龐雜的，諸如忽而戰場，逛忽而涉水，合演大術才以都奠定了舊劇的價值！電影現表現方法而代表出來，所以舊劇產生了舊劇在藝術上的價值，藉以之，改這，舊劇的價值必之可現，之騎馬，以鞭子及身段表達，登山以棹子及身段，則戰場必得千人萬人，才能成爲電影！

——舉凡其次，舊劇演員在舞台上的動作是有節奏的做作的，係與鑼鼓點及琴音相吻合的；而其對白是有韻調的，須裝腔做勢的，這也是其所以成爲「舊劇」也者的必要條件。假如搬上銀幕，演員當不能再搖擺擺擺而出，對白也不要再爲咬言嚼字了，也就不能成爲其舊劇了。

——再其次，薛平貴若是騎了匹大馬，行在武家坡前而大唱其「一馬離了西涼界」，呂伯奢說「賢姪你怎麼落得這麼個光景？」曹操對之「唉！老伯您哪兒知道，真是一言難盡！」而大唱其「恨董卓，專權亂朝綱」等等，都是令人看了啼笑皆非的，所以說舊劇改編電影是不可能而不當的。

(上接第七頁)是一「鞋匠？」這未生小孩。罕頓在家庭不能得着安慰，不得不向其他方面求；即如他再想追求別的理想女性，我們也許不能非難吧！因爲結婚，馬路親伯爵辭去了罕頓。不久以後被埃絲他路哈及公爵之聘請至埃及給他特地任公爵之壯麗的宮邸副樂長。數年後公死，其弟尼哥來公爵繼承。尼哥來給罕頓大加薪資。一七六年正樂長貝魯那死去，罕頓代昇其職，名大振。來拉奧鄉村期待着罕父之夢想，在今日終於實現了。這時罕母已死，只有父親上京而來，同時其弟在札路浦路西當合奏指揮者也來訪兄。豪華之樂長邸宅裏共叙天倫之父子三人，想起當初，該如何欣喜呢。

樂長時代的罕頓，公職餘暇時發表了很多的交響樂和四重奏曲。有一夏同尼哥來公往他地避暑。公流連忘返，罕氏贈勸尼公多次歸京，這是一七七二年的事。同時在該地創作了別離交響曲(Farewell Symphony)。罕頓也許一生能過着這幸福的生涯吧！但是一七九〇年尼哥來公病死，他所受之多額的年金的地位便不能保持。同時尼哥來公弟安頓繼承後，對於音樂未有一些的注意。罕頓於是辭了樂長，回維因去。

在尼哥來宮邸當樂長的時間裏，罕頓便已被倫敦人士聘請過英國；那時每次照樣的都拒決了。然而現在已成自由之身，想遊對罕頓之念在罕頓的心裏漸漸的高起來。一日有不速客來訪。他說「我叫沙拉蒙我是特意到這裏來迎您往倫敦去的。請於明日出發云云」罕頓聽了甚爲歡允。在由法國海峽乘船時，他才爲新的起始的賞鑑了海。自己的心中浮出在少年時爲「新曲魔」作曲時一個情景，有無限的感慨。倫敦的人們，從心裏的歡迎着他。到處博到大的好評。英皇太子欽待他三日。牛津大學授與音樂博士位。想受他指教的人們，在各處的集合。

「Oxford」

爲有名）到處博到大的好評。英皇太子欽待他三日。牛津大學授與音樂博士位。想受他指教的人們，在各處的集合。

呼裏歸回了奧京。這時有一登門客，每一時間以二十錢代價受他指教的青年。收慣了多的教授金的罕頓，對於這青年並未甚注意。他不是別人正是少年時代的貝多芬聞罕頓之名而來尋師的。以後貝多芬漸漸成名時，罕頓曾稱他爲「偉大的蒙古人」那樣被後人傳說。

罕頓對於倫敦人們的歡待他，是很不容易忘掉的。又新作了六個交響曲在一七九四年時去英。英國國王和許多的貴族要使他常久的滯在英國。但他仍然喜歡維因，不久回來。從英國歸來後，罕頓創作了三個不朽的名曲。那是奧大利亞。



半年來，存了不少首新

詩；奉璧吧！深恐有負賜作  
的盛意；刊登吧，一時半時  
也不易輪得着，所以不如來  
個「新詩特輯」一則也可熟

鬧；同時藉此一清存貨，兩

全其美。如此，可知特輯中

的作品是積存者居多，水準

當然不如各處求稿那樣來得

一致了。幸而有幾位名家給

我們支撐着台子，還不致索

然乏味罷？中間盡量的刊點

生朋友們的作品，我想對於  
他們寫作的興趣不無影響的  
吧？

特輯出了之後，想暫時

不收詩稿！容把這次特輯中  
未得刊的遺珠清理以後再向

大家拜求吧。謝謝大家了。

笑星

## 輯 特 詩 新

智 慧 李曼茵

智慧在無知的時候醒過來

夕陽下車輪轆轤的

輾碎了一路沉鬱的黃昏

想起海嘯悲鳴的昨朝

拾落葉的山上人

喜逢疏林失迷的群鳥

無所憑依也是悅樂的泉源

悲哀總是孤獨還未澈底的責罰吧

別 辭 杜南星

記得三年之前秋風吹動

我來此古老的北國大城，

大城裏的一切悠沈荒漠，

陽光照着它素樸的顏色：

沙塵在街道上輕輕飛躍，

風的指揮下啊暮暮朝朝，

我驅馳負着疲倦的身體，

我願臥在大城的懷抱裏。

冬日黃昏 何漫

我凝視，黃昏以輕柔的脚步，  
從四週漸漸逼近。

讓爐火滋其得意的火焰，  
染紅我垂老的面容。

我看爐焰舞蹈，聽鐘聲若低語，  
一切皆如此熟悉——

牆壁，藤椅，晚歸的陣陣鶯啼，  
我遂站起爲自己倒一杯開水，  
在沒有捧到嘴邊之前  
看白氣在火光裏裊裊上升，消滅。  
北海的叮嚀 查顯琳

三年後今晚大城的長街，

脚下沙沙的又踏上馬路，  
遠處有燐光般燈火青熒，  
寂寂的夜初淒淒的風冷。  
明朝我走上旅人的路途，  
且向這大城殷勤道珍重，  
它却對我如此地沈默啊，  
來時也無語去時也無聲。

你看  
西山、那線影  
柳條、曲徑  
琉璃瓦、老樹  
慘淡的草  
一汪水、水  
無力的負起了  
那葉輕舟  
是誰、你知道  
把白雲扯碎  
扔在這裏面  
你別總看那片紅葉呵  
是愛、愛、牠  
牠把一點季候之  
蒼茫給你送回

你、呵你  
別傷心、什麼  
(我知道你愛牠的顏色)  
魚跳、九龍壁  
白塔、一隻山喜鵲  
長尾巴、石橋、五龍亭  
垂釣人手執長竹竿……  
(讓我來摟住你的腰)  
景山、秋陽、眼淚  
涼嗎、我看見哪、烏鵲  
可別哭、愛、你準不忍  
讓我傷心  
(今天的水多麼平靜)  
是、你不是朵花  
(我比你作珊瑚)

人生的聚散  
真容易、我明白  
相處似夢、如蓬梗  
飄萍、好、你也說一句  
(對啦，像隻比翼鳥兒)  
日日月月年年  
永在、永遠在一起  
不枯不萎不黃  
一掬深情、長青……

灘畔秋暮 藍沙

落葉滿階紅不掃  
有柔馨的夢在脚下  
漁人持竿繫長希望  
戀想着一對青年不再來  
誰知道灘畔的沙漠  
偷去了冷踽的跕音  
獨聽迢迢的馬蹄吹進風里呢

記憶的樹林  
又讓太陽在葉浪上爬  
風沙掀盪深邃的幽情  
悄語給頸窩

傍晚

### 題畫外一章

### 夕艸

鐵橋送過火車的憂鬱  
藏進山坳  
煙霧輕銷遠峰的柔藍  
倒影蘸清波  
鐵橋也有虹的誘惑  
但帆頂繫不牢斜暉  
水流過淡淡的黃昏  
山寺的晚鐘  
輕輕壓住旅行人的帽子

題畫  
歸鴉幾隻劃天飛  
落在山頭行於溪水  
牧童橫笛吹

傍晚

題畫  
夕陽輝  
樵子歌唱望靈歸  
遯遷小道

題畫  
懷鄉曲

題畫  
夢裏看落花

題畫  
淚盈盈

題畫  
故鄉呵

天涯

秋底記憶

任白光

季節牽動燕子南歸，  
小園裏花草荒蕪歛跡，  
牆外籬上牽牛花底葉子；  
漫飛穿插在西風裏。

電線吹淒厲的哨子  
孤雁摸着聲音飛去了  
念美人兮天一方  
天連接着還是那天  
崩破的波浪又有波浪翻碎

古屋角下流光慰語蜘蛛，  
歸鵠謳唱伴老樹底寂寞，  
白鶴飛旋風笛在祈禱；  
深閉的園子重換牠底綠衣。

牧羊女搖鞭羊群流浪，  
山路上有過路的陌生人，  
夕陽默踏着死葉；  
漫步踱進了家門。

清風吹起黃昏底衣角，  
異地裏沒有舊日底夢，  
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卜者底笛鳴掀起旅人思憶。

『我從前認牠好友是錯了，  
因為牠帶來憂鬱給我，』——註  
——註：望舒草。  
——一九四〇改錄舊作。

### 遊子之秋

林子規

你在畫間也許還可以隱忍著，

勉強的爲自己的悲哀措辭。

你說——

那微黃的葉片，

正是春在人間萌芽。

紅色的海棠，

恰似繽紛的花朵。

你更可以說，  
在街上看見，

人們的祫衫一樣的在霓紅燈下如  
蝶的翩然。× × ×

但是，夜終於來了。  
這樣的夜風絕不和煦，

不會殷勤得使你羞紅了頰，  
也不會去吻你低垂的眼瞼。

牠吹送到你窗前來，——

那階下的蟋蟀，

盡爲了牠們的歡欣，

一齊賦著秋聲。

這時候——

你的淚，淌下來了，

牠們的聲音，

滲透了秋夜的薄寒，

滲透了草尖上的露珠，

滲透了你的淚，

共你爲長夜之淒咽。

夜 歌

戴星草

微芒的殘火已偷過另一角落  
餓心的紅依舊戀着這長霄

一支古老調子的夜歌

是有意悼亡着欲吐的幽怨

星光未走上末程的剎那間  
有少女漂泊的影子向長空輕噓

靈魂的燈火恐怕將燃起

你說——

那微黃的葉片，

正是春在人間萌芽。

紅色的海棠，

恰似繽紛的花朵。

夜歌曲復愈現悲哀了  
隨夜風尋一回歌後的餘音

但可又踏向那裏  
日暮裏的村落 侯北子

隨夜風尋一回歌後的餘音  
但可又踏向那裏

灰黑色的炊煙飄起了  
雲彩像不起泡沫的猪血。

遠遠的  
是誰家的喪鐘在響？

驢子拖着一片灰塵踏過  
人的臉上畫着疲勞之線條

孩子數着天上飛的蝙蝠，  
屋子裏有着一聲一聲的

老人的嘆息了。

白海棠花下 林 風

坐在雪似的白海棠花下，

我像投入我親愛的姐姐的懷抱了。  
於是用一個可憐的小弟弟的聲

調，向她訴說我隱秘多年而且從沒有在  
向她訴說我隱秘多年而且從沒有在

向她訴說我隱秘多年而且從沒有在  
向她訴說我隱秘多年而且從沒有在

向她訴說我隱秘多年而且從沒有在  
向她訴說我隱秘多年而且從沒有在

受盡了人世的欺辱，  
以及怎樣的忍受了

無數的痛苦和不幸。  
我靜靜的，

靜靜的含着淚水，  
她也靜靜的，

靜靜的流着淚，  
從葉上，  
從盛開着的花朵上，  
一滴，一滴，  
落到我的髮上，  
落到我的肩上，  
落到我從人羣中  
從沒有得到過同情之淚的心上。  
我欣然，忘掉了生活的艱苦，  
忘掉了沉重的擔荷，  
好像真在受着姐姐的撫慰。  
啊，你們，會以嘆嘲的口吻  
稱我為一個無人痛愛的孩子的人  
們，  
現在應該閉上你們那惡意的口了。

無從寄

喻世長

語未完  
只不過壯懷空增激烈  
倒不如暫把無言代有言  
他在默然領首中會悟徹了離情  
待登上了成功岸  
再握手

琴聲

王岑

俊俏的歌童，  
清脆的琴聲；  
從巷頭穿過門前，  
彈掉了爬在眉梢上的夢。

×                    ×

床上的人兒醒來了，  
誰知道她情絲上牽着的愁有多少重？  
她怨恨着道向僕婦：

「怎麼不給我引進那歌童？」

僕婦不敢聽從姑娘的命，  
姑娘的心底老存着一個夢。

×                    ×

心之繭抽出的語絲  
把潔白的箋紙鋪滿了  
一張又一張……

十個信封已經裝不下

燕子帶熱風來了

兩地的知音  
一樣的自愛

肩上擔子無分輕重呀

消瘦了，  
連琴兒都懶得動！

這時只有老僕婦，  
才知道姑娘的病。

回去時將叫牠們寄書嗎  
情不盡

### 短命的兒郎

黃軍

陰雲把我追下柳堤，  
燕子飛過林野輕低，  
路旁有老婦悲泣——  
——有老婦悲泣，

「豈爲釵環失去？」

一句，一哽咽……  
「豈僅失落釵環！」

我要上前問——

——上前問！  
「怎麼這樣傷心？」

「先生！快去吧！

風來了，雨來了——

——從小溪響來了，  
這裏沒有人家，  
還不躲到樹下？」

「誰惹妳這樣傷心？」

她把淚珠兒輕彈——

——指點，指點……

「那野甸上，綠草間，  
合葬着我的心，兒的身！」

「先生！我怎不傷心？  
還靠誰，去生存！」

老婦蜷臥路旁——

——蜷臥路旁，

——是「短命的兒郎！」

一九四〇年五月末作

## 六行詩八章

白金

## 世界上的兩大詩人

一 密爾頓 翟君聖

怕哀切的虫叫，  
會咬破我古遠之記憶。  
唉，空樓懸月懸琴，  
昏燈映寫冷庭的一遍悲哀；  
於是我要蒼白。  
我的髮而更要蒼白。

二

悲愴人的咳嗽，  
睡落了路旁的草葉。  
於這大清早的蟬嘶里，  
聽咀恨人世之冷熱！  
唉，我惋惜你這裹廬的背子，  
怎能負載他萬里外的沉重的鄉思！

三

雨蒙蒙，  
夜秋窗上燃亮着我的眼睛。  
於是難忍之兩聲，  
敲破了我古遠之記憶；  
唉，白衣女，  
我是甘願飲你的酸之淚的。

四

寂寞秋燈下，  
燃起我一段含恨的心情。  
哦！我怕你的幽渺！  
神密的淑女！  
我顫隱痛淚而拆斷我的琴弦，  
恨然待何年復能重溫我的故曲呢！  
誰拂拭寶塔的雪呢！

山楓葉乃有了恨意。  
老僧人是終年默坐，  
去忍耐時光在剝落巖石，  
但是他的甜美的家呢，  
恐早已隨簷鈴而物化。

我滿腹酒意，  
何懼於夜街頭之淒涼！  
遂蹣跚若有所失呢，  
但可不知我所失的是什麼？  
月姊也在陪笑我的癡狂罷，  
把灰色夢畫於我的臉上。

六

十六歲那年他被送入劍橋大學，在  
校中以詩文見稱，二十四歲得文學碩士  
學位。那時他很想投身爲教士，但是爲  
了酷愛自由，難受教內束縛之故，沒有  
做成。他對於研究文學之心因而愈盛，  
他已能用希臘文拉丁文讀荷馬但丁諸人  
的原作，他還不滿意，于是就開始學希  
伯來文，想讀原文的聖經。讀書之餘，  
他還想出國旅行以充足其學識，所以就  
在他母親死後，二十九歲那年出發漫  
遊。

七

踏着月光，  
像踏着夢。  
旅人的身子是粗而健的。  
一夜卽千里，  
風沙厚了人生的面皮，  
誰能預想樹梢風之行踪呢！

八

灰屋之燈下，  
歲月像流水。  
於是風沙浪起！  
把渣泥抹於它的髮上，  
染成灰色的苦之記憶，  
想主子之骷髏將永葬於斯矣！

清明時節

菲力

他先遊法國，會訪問過當代大學者  
格老秀斯 (Grotius)。繼又到意大利遍  
遊比薩 (Pisa) 及佛羅倫斯 (Florence)  
諸城，而且幾次會過物理學家蓋利里奧  
(Galileo)。最後到羅馬，羅馬是當時文  
藝美術的中心，密爾頓大受薰陶，古  
堡，名畫，危柱，遺石竟將他鍛鍊成一  
個完全的詩人。

清明時節下着毛毛雨，  
三妹被我的破雨衣氣得哭了！  
她扭着腰跳上一角半履的車上去。

寂寞隨了我踏過青的草地。

如今馬場道那個學校已竟垂死了，  
三姓却老早就失掉了小身軀，  
美國公墳的小小地十字架，  
不知誰讓她變得那樣腐華了，

清明匆匆的又到來，

我的心便映着除夕的紅燈照耀的瓜子臉

兒，

像舊日說給我星星姑娘底故事的痕跡！  
誰能够再忘記那些雕刻在心上的詩呢！

柳枝如今又青青的了！——你盼望的，

你是否還記着我會拿雨衣氣你：

蔡家何靜立的一雙小影，

如夢一般的又向我襲來了！

### 天鵝（外一章）

張弓

天鵝

自以爲是天鵝

却不及一個癩蛤蟆

半個生命靠水

半個生命靠譯

譯吧

（也在石上曝太陽

若欲上天共遊

該就得鑽水中影  
一天再有個盲者  
比你還寂寞

不過密爾頓的偉大，不僅是一位詩人，而且是一位政治家，他曾參加反對舊教，提倡新教運動，反對舊教的國王，每日寫着宣言，及攻擊舊教的國王的文章，後來，他們終于得了勝力。此後四年，他就結婚了，但結婚後的生活却不好，結果他的妻竟不能和他安居而回母家去了。

一六六〇年英國復辟，查理二世（Charles II）回復王位，密爾頓幾乎入獄，結果雖然被赦免，過着後半世的林泉生活，不幸又遭失明之痛，兩眼不能見物。然而就在這樣失意悲慘的時候，他的不朽的名作失樂園（Paradise Lost）和樂園復得（Paradise Regained）才產生出來。

但是密爾頓這些不朽名作之爲世人所認識，還在他身故之後。在當時，人家所知道的他，只是一個政論家而已。

說起密爾頓的身材，倒是不高不矮，狠精壯，像個劍師模樣，棕色的頭髮，長長的披着，一雙眼睛，未瞎之前，褐色而生動，他也喜歡音樂和唱歌，但是音樂和唱歌竟安慰不了他晚年的愁慘生活。

二 歌德

現在青年人大概都知道有一本小說叫做「少年維特之煩惱」的，歌德（Joh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便是這書的作者。

你乃成了天鵝

柱石

該是自己無能  
乃未能補天  
而拋起的石子  
必將有下落

僥倖有福了  
還哭嗎  
把淚水留給  
明晨朝陽喝吧  
躋身山脚下  
讓風雨侵够了

也許是負重柱石  
刻下有功績的故手

### 五月的繭

傅蘋

五月繭，

剩不盡

綿延的絲，  
宛轉地，我底靈魂染了沉疴。

青冥天外，游絲飄去，  
「宇宙之大，於我何有？」……

生命的血流，行進的汗漿，  
二月的花，三月的淚，  
涵溶，涵溶了，涵溶在  
世紀的烟霧中。

摔破我底葡萄色

若欲上天共遊

該就得鑽水中影

一天再有個盲者

比你還寂寞

的夢，我跑向天帝，禱願着  
關上眼睛，看見海鷗來去，  
帆影天逝了。

僵死的灰，  
火花慄臥着，又一日

青青的枝條，  
綴滿芳馨的花朵，  
是別人的  
色香的炫耀。

卅·四·四〇。

### 等待

張種

時鐘在古老的牆上蒙受灰塵，  
在陰暗的角落裡，  
老早就廢棄了嘆息，  
只是木木地：「等待！等待！」

空張着長短的手臂，  
指示給忘記時刻者，  
自己却說不清在蜘蛛的網結中，  
呆了幾個黃色的青春，  
只是木木地：「等待！等待！」

你等待什麼？  
「是等待那一天——

死亡的手伸來，  
拆斷了時光的齒輪——？」

歌德生在德國的佛蘭克府 (Frankfort-on-main)，幼年的生活很好，到成人後家境衰落，便只能過着勉強維持到的生活。十六歲入來比錫 (Leipzig) 地方的大學，能用希伯來原文讀聖經，對於文學的興趣從小就很豐富。三年之後轉到施德來斯堡 (Surasburg)，學習法律，因為他的父親希望他學法律。但是到施德來斯堡地方竟給他許多詩的和美術的涵養，古色的教室，還帶有中世紀風格的城堡，城下滾滾北流的萊因河，以及濃密的森林，織成他的想像中詩的世界。二十二歲那年他得了法學博士的學位之後，就到當時德意志帝國聯合議會所在地的惠慈拉 (Weimar) 去做律師，在但是第二年就回佛蘭克府的老家了，在家里又住了四年，這期間內，他開始他最初創作 *Gatz* 的問世。

隨後就是「少年維特」的出版。這部書一出之後，立刻使全德意志感動，青年們狂熱着傳誦，水滾柳下到處可以看到青年們的夾袋里，都帶着這麼一本書。演劇，翻譯，倣作，註釋，漸漸地本如流行性的傳染病似的使全世界的青年都捲入「維特熱」里去。

很奇怪的，歌德不僅是一個文學家，法律家，而且是一個科學家，維特熱前後十一年之間，他曾有關于植物學上重要的發現。三十九歲，這位廣博的人就出發他的漫遊了。他在意大利，遍歷羅馬，拿破里 (Naples)，佛羅倫斯

(沒有聽見)  
只一味木木地：「等待！等待！」  
在陰晴的角落裏。  
在古老的牆上蒙受塵灰。

### 想

尤梁濟

粉紅的畫框，  
小姑娘在那裏支頭；  
夢的手指輕撫，  
像無聲的白雪，  
落滿你暈紅的雙頰。  
姑娘，我惶怕  
讀你嫩陽的聖潔；  
自慰我的手，  
太空中翩翩白雪。

### 自畫像

厲卿

她是快樂的。  
她是在寂寞裏快樂長大的。  
——何其芳，慕。

不顧向夜光盃底，玫瑰酒  
殘滴裏尋自家醉後醜態。  
傾玉盞納幾行清泉，月暉下  
照一照童年純顏色的回憶。

繁囂中與沈鬱邂逅相遇。  
但孤獨似猶步走來時——  
又像陰霾無日，你也和別人一樣  
歛起身旁影子。(寂寞乃是真正的快樂呀！)

琵琶的嗓子啞了。(一種不正常的病態)

怎會再彈出愉快的調子呢？  
縱撥斷了弦，回聲不過是  
悲涼的餘音啊！

蓮子清甘爲甚藏着苦蕊呢？  
即夢中彩筆也繪不出它的翡翠綠。  
訣別的一滴自殺懺悔淚，墮進  
濁酒杯了。（簾外夜雨啼溼了窗紙。）

二九，七，二七，子夜。

### 我的心靈

N W

黃茶  
問  
（一）煤工  
是誰把你兩掌染黑  
掛下一身鐵色之戰甲？  
是——  
是這個黑心底世界吧？

### （二）洋車夫

兩隻鐵臂  
是天給你打下來的嗎？  
賣出一身筋肉  
你拖着一個壓力走

和西西利（Sicily），諸地。這次遊歷在他後日的著作上很有重大影響。他和當時詩人席勒（Schiller）很有友誼，彼此得益不少。他的最偉大的巨著「浮士德」，（Faust）的出版，已在席勒逝世二年之後，但是席勒確會給他許多有力激勵和活力。這部「浮士德」決不是頃刻而可以寫成的，有人說至少在一作者心中已孕育了五十年之久。其中一部分是他在瑞士旅行時所寫，而全部結構，還是他在大學時代所形成的。作于密爾頓，對于歌德，猶「失樂園」對年華易老，歌德的年紀也隨着他的著述而增進，可是他的創作活力決不少。他有一句座右銘：「不慌不忙，不休不止。」很可看出這位八十三歲老人的安閒和進取的精神。真的，他臨終的時候還是握着筆坐在他書桌旁的安樂椅上，他昏昏的看見一張紙條丟在地下，也點隱掉，問道，怎的將席勒的信這樣不小心丟也是光明！」這就是他去世長辭的別語，是走入黑暗的死城前最後的希冀。歌德一生的特點在他的廣博，他對于各樣的智識都感覺興趣和滿足。他對的生活可以說是科學和藝術的混合，他很難說和考察他，在什麼方面是最偉大的，即便總祖的文方在來浮派他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爲稱士」，他做「近世最偉大的智者」，（Sensibilitäts-Schule）

走到多遠纔能撒手？

### 新年夜

金健

是誰輕輕的脚步，由窗前溜過去了呢？我提着燈籠尋找——

在黑暗中，並沒有一個踪影。  
神前有着燈火，明暗的閃動，  
照着孩子們底小臉膛——

一個明光，一條灰影，  
斷續的消蝕在牆角裏去了。

同——  
一串星，一束花火，在空中流動，  
一人提着燈，滑過街前走入一條黑胡同——

——人沒了影。燈火失去光明，  
我偶然驚醒，像是一場夢！  
一個夢，一個夢，還是一個夢——  
提着明燈尋找，却幌花了眼睛！  
外面有巨風，乘夜車歸家去，  
車窗外，有花火流動  
天角，又殞落了一顆星！

### 期待

陳梅

歸鴉帶走你修曼的身影，  
柔媚的雙眸遺擲下叮嚀；  
空虛裏憑添了真實的苦，  
遙遠的闊夜將畫盡悲楚。

心靈在寂靜中微微顫抖，  
飄渺的幻境如溫情的手；  
當遠方飄過來柝聲大吠，  
合着眼期待你低音撫慰。

## 求生 江笛

從灰色的夜裏，  
背起了竹囊，  
隻身默默的  
走向茫茫的荒野去。

東方的地尖上發了朦朧的白，  
漸漸的有黃金的光，  
射到他的背上，  
太陽要出來了。

他臉兒現出了微笑，  
這是希望的笑，  
轉頭只有美麗的光照他臉上，  
已見不到他的故鄉。

從太陽的光裏，  
他已走疲倦的身子又健壯起了，  
哼着小調調，輕快的走着，在前邊轉來了幾聲鶴叫。

掙扎 洪智

我們在沙漠跋涉  
這冷酷的沙漠  
蘊藏多少痛苦  
夠了  
我們不願聽你的吼嘯  
哪裏有泉水與棕櫚和水草田  
親愛的  
不要在幻想

## 世界詩人 老元輯

王爾德 (Vilde, Oscar) 一八五

八六〇 | 中代唯美派的代表人物。代表詩歌為「

獄中歌」等。

太戈爾 (Tagore, Rabindranath) 一

八六〇 | 印度詩人，唯心論者，倡東

中精神文明，著作有「新月」，「園丁」等。

丹尼生 (Tenn Yesore, Alfred) 一

八〇六 | 一八九五，英國詩人，女王

維多利亞朝的著名的桂冠詩宗。作品有

「公主」，「女王馬利」。

布洛克 (Blok, Alexandre Alexandr.

Ovich) 一八八九 | 一九二一。俄國詩

司各脫 (Scott, Walter) 一七七

二 | 英國詩人，英國浪漫主義的先

驅，代表作有「湖畔婦人」。

人生偉人，他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熱愛，而產詩

內宣 (Beany, Demyan) 一八

八三 | 白德。俄國勞動詩人，是以詩為

命之歌「十二個」，最後作品「運

澈的刺」。

司各脫 (Scott, Walter) 一七七

二 | 英國詩人，英國浪漫主義的先

驅，代表作有「湖畔婦人」。

人生偉人，他對於俄國十月革命的熱愛，而產詩

內宣 (Beany, Demyan) 一八

八三 | 白德。俄國勞動詩人，是以詩為

命之歌「十二個」，最後作品「運

澈的刺」。

吉百林 (Kipling, Rudyard) 一八

六五 | 英國詩人兼作家。生于印

足代表。但丁 (Dante Alighieri) 一二六

五 | 一三二一。意大利詩人，一三二

年卒，不朽名作「神曲」產生於此。

考芙堡 (Cowper, William) 一七

二 | 一八〇〇，英國詩人，因精神

病入狂人院，治愈執筆作詩，一七

八過三 | 一八〇〇，英國詩人，因精神

病入狂人院，治愈執筆作詩，一七

二 | 一八〇〇，英國詩人，因精神

病入狂人院，治愈執筆作詩，一七

不要在悲戚

我們要大膽的在黑暗振翼

我們不要憂鬱

不要被砂粒擊碎我們的心絃

青春的安逸是甚麼答

熱血的狂妄是要受鞭

趁早掙扎罷

我們在沙漠裏

是如何的渺小呀

玩馬戲者之語 王亞曾

山南海北，到處我們都會走到，

今日來到了寶地，

沒有了盤費，

不得已來玩兩套，

好與不好呢！

都是混飯吃的人，

請大家不要見笑，

諸位賞一個兩個的，

我們幾十口子，

大大小小，

也可以吃個飽飯了。

莽原 卓天祺

西半天飛騰着赤烈的火燒  
野鶴旋飛在莽原上  
夜幕逐漸的展開  
旅人猶蛇行在大道

光明已然失掉了  
靜謐的夜氣

冷風披面的襲過來

可憐的旅人啊

脚步蹤特

聽着四野的回聲

(其心如醉)

蕩起無邊的鄉緒

## 生活的形象

柳英

愁與怨幻化了生活的圍陷，  
暴風雨驅逐了內心的溫暖；  
流着淚的殘燭將成了灰燼，  
和諧的音律再走不上心弦；  
生活本應該做個正經模樣，  
但是命運不給我一點保障——  
我成了沒有果斷的懦怯漢，  
杖上的懺悔祇有加強苦楚，  
動輒取咎地使我躡躅倉皇，  
懷着幽獨我在深夜裏流浪！……

勃郎寧——一八二一——一八八九，英國詩人，浪漫主義末期詩人，關於性格描寫和解剖心理一點上，足與莎士比亞並駕。著作甚豐。  
葉塞寧——(Yecenin, Senges Alex. andro Vieh)一八九五——一九二五俄農民詩人，作品充滿俄國鄉村情緒，是俄國農民情緒表現者——一九二五——十二月二八日自殺，時僅三十。

鄧南遮——(Dannurcio Gabriele)一九六三——意大利詩人——十六歲其詩發表後，即名震一時，現為南歐文學第一人，世界文豪了。

## 幾部新詩的書

老元輯

詩學——傅東華譯 Aristotle 著，商務本，六角。

詩之研究——傅東華譯 B. Perry 原著，商務本，一元。

詩歌ABC——胡懷琛著，世界本，五角。

詩歌概論——愈念遠作——漢文本

詩底原理——孫復工譯萩原朔太郎著，中華本，五角。

詩與真——梁宗岱著，商務本，三毛五。

新詩作法講義，孫復工文編，商務本，六角。

作詩法講話——張慈銘譯，森泰冷郎著，商務本，三毛五分。

她唱着在飄動着縷縷青絲，  
美的享樂葬入苦難的冰窟，  
它經過了處女朱唇的輕唱，  
生活的矯正也更深進痛苦！

吻着皮鞭流盡了血滴汗滴，  
苦重地像駱駝走進了沙漠；  
爲了生活底正經地繼續，  
嬌嫩的柔韻唯有訕笑冷嘲，  
空虛的憧憬唯有黯淡情調；  
寂寥裏期待着熱烈的友情，  
友誼比冰窟的冰還要冰冷；  
痛苦中我渴望母愛底仁慈，  
故鄉也荒墳似地斷了炊煙；  
使我靈魂更加倔強與冷酷，  
飛蛾爲了光明地追求投火，  
墮入蛛網的蚊蚋掙扎擺脫；  
庸俗壓碎了我底整个人生，  
祇有益苦酒伴我做着悲韻；  
寒林裏那夜鳥悽涼地悲鳴，  
竹籬下那狂風打碎的落英，  
宇宙裏一切的懦怯和醜陋，  
都是我脆弱靈魂上的象徵。  
愁與怨幻化了生產的圍陷，  
暴風雨驅逐了內心的溫暖；  
和諧的音律再走不上心弦；  
一顆流星拖着尾巴跑遠了，  
它拖走我內心溫暖的靈感！

一九四〇，七，二十五  
于瀟瀟風雨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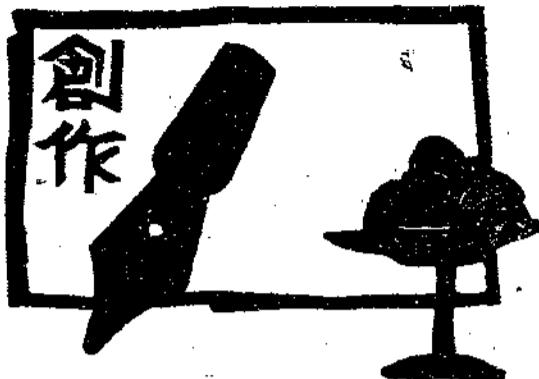
乎美不是忙常的胸交結飯平天調醫車些擁了是怪標着展於地兩前插婚莊凡空交，輛迎過，媒招準；覽替忙性佩着禮，，織音，娶來好人二人，全自主碌們着兩堂全路非着樂轎，，像階月喜把都己人，，一面的都南常，聲子嫁擠是級十二歡自接，招雖跑知大地以，地浮。聘過。頂十二的己着也待然進賓型位某路顯貴不，，去長露日，刀主一客未跑」的，宅北得了統人跟的安臉這簡尺觀樣人必出的國在，的興淺一羣道，街的一直得的地，全，標旗門某幾奮春的，喜儘上日天要似審閒可是非識。前宅家而的色笑的是，子，

列 眇大國飯『大並間樓作以鮮都牌搭覽媒建堂家鷄裏喜』耀牌旗莊『喜』的排，之門綢明在樓了。人築飯禮羣，四得子掩就，金着一間面綵的淺，個五階物莊堂—往在地喜堂非，也是這喜：行一『喜』同下二傳宗，微，三綁了一時得式乎『好』警一些前這人，的跳跟三百像裏口樓在勝照化場比以『喜』察天還。『喜』四着樓樓貨開飄，頭門利例的的着『喜』跟分，的前堂，斗洞之二在家着處彩兒展給層喜些立子

堂情銜望朋有來的利玩產享已如擺的世玩沙照尾氣呢，的，友直振力用古，受經二設大紀，發樣的，！都人地，接作量電玩有。預樓，客的字，發餘到雖升！喜們位，跟各，氣的汽若備，樓廳中畫几作寒底然！歡怎的有間種有來金車不着三下裏國：案着，還是定末一可接情利支錢，了樓這的貴：，效因殘晴下舉堆以每緒用配跟有，供的個種族：，力而留朗人辦一表一的各聲閒收那貴廳大種所屬鮮，暖着的家喜堆見類餘種光情買般族舍客豪能於花地氣點淺四慶的着別資補冷，跟有們，廳華享二，毯管兒春喜事官名的，品暖有把房來都正的受十古，子冬天

這少 透皺笑一少瞧毛是頰。着手綵褂白的青朝的着些個？ 着紋聲陣也得下那前另大掛面，玉珊瑚裝幾東浪天嘻一年的，『有出兩樣的一姆着官深帽翻硬束位南漫讓作嘻：青臉聽嘻六來頰的一隻指串靴藍花疙胎得來牆的臉之嘻：！上來嘻十：的素把手的透，色兒這便最賓角色上合！您說風正嘻。位紋，子着弄的塵綵棗前頂明中裏的春情如可的，配，飄而念不抱紅邊着的的幾，意很喜，！日在能子今有那浮脆他紀誰白鬚下動，。長的着挺位那沙佔染夜兒多未在的這至都眉子巴着由隻統馬塊大；前發據了

各想情娘計多日—服風神就伙月養活十說句說應我談一本。都們啊少子，這月氣不子，這一七我俗—當這風—自己是在，姑的您口才，服們也風個了這話老談個月『可己怎』這娘夜說氣活就這賺太燭六個兒要點上啊嘻嘻，是的都未壞是？裏，！着像口便讓讓殘十可歲絕張兒年上了！嘻嘻，不經別樣—嘻！像唵的自氣宜那年七是數不狂風紀，見驗客的時嘻趣够兒，『能今，！是』！年談？白要了的尤此氣呢時嘻趣够兒，『是』！年談？白要了的尤此非—！？候，味—這嘻我專認唵青點還，，—先，是只得讓：想風姑統壞喜嘻不談的我小風趁能六就這別更像可



樣滿而車度分如的賀個藉了劃，。依，客裝着這個機會，，來分也於着似們飾賽美會，，來飯莊都是趁自己在太是會，，來顯着隨汽機車來在太是會，，來門前的主人洋車露會真為好好像加，，層的，身、蛇，停分馬風身不來。

道  
喜

步待的備所有據說貴人階級的倍兒紙全副光道人綫在佩兵榮了人影的油着每個都人影的油着每個都是汽車亮那一副武備所多時的豪華點綴舉行的禮堂設都已婚禮禮堂設在整經齊禮步接賓接個知見流停，

輕熱房獻的趣角香茶  
鬆夏滿着暖，關，香，味道複雜的煙氣  
的裏頭煙空統係粗，水果香，  
春，大茶。除合話綫的意誰汗，手過在，笑  
的彷彿手巾過在，笑  
臉上是把來大都忙兒，客大浪化氣，裝，  
掛活的過廳勢，裝，  
着在茶去裏所多品跟

蕭  
艾

嚇些大個按亮老老的裏說壞裏  
！在—，能有多少？！—嘻這末大的一個北京城，只  
月牙八禿腦袋，我我嚇就惹起了一陣哄堂  
情致，『別瞧這末兩頭又兩雨



來的亂了風聲意的這的此嚇禿非聳稱就提珊瑚了色光民現彷前分命了！清也是來福未沒您  
，背着一流，中隱末，！一腦常地得離起疙一彩染的在佛最：，雨一！嘗兒的『  
，影的下意低說情一異都一落，人那味着出？您口湊怎到再羣位的腦了瑜那同過末那很裏已眼袋人老里聲來？一快的經光，家，知地跟一個地前混往含『你道。『凡的飛朝進斜着低竟這黑了遺了裏點着然其老聽着此嚇禿非聳稱就提珊瑚了色光民現彷前分命了！清也是來福未沒您  
，！這邊奇一角健了那便，對了兒突快只的孫哪老清一不是沒慨了唵是您女，，這  
一這那突瑜上步這個帽毅着近就然二十着過少！哦了這種孤陋一這倒修心！引起  
陣就位，老的如幾畜的然於青地瑜一了過少！哦了這種孤陋一這倒修心！引起  
：低微尖堪一痣。！袋搖老種起位吧面，，您跟您的福陋一這倒修心！引起  
『原地又。時一其』，了仇來前？面，，您跟您的福陋一這倒修心！引起  
原來一亮感聾行拔一搖檢視！朝頗步又剛查的眼遺

直能是子一的子打少是給子是哆懷差伏跳發剛係那裏的來是總得意意開嘴實內情一小心上  
就守算，你四就出爺自攔，，隙點子下見跨，位，人的由算又地中；裏在人敵關少病，  
引要的我是這娘把去！己住一雨着兒，了突到有小這，；我消這掩公現聽是嘴！係爺了嘴  
起氣騷的算若太個，『親了把老四床就低一然四一少才新朱們了未二座不<sup>過</sup>，差，媽來我？這知着  
了瘋貨孫我是揪脫就巴生，就是娘上跟着個由娘天爺知近媽那把冷汗染，！點是個；由子尊人笑  
一了！子的跟出光近一的仔把個太的雨頭披四太早的道才原個冷汗染，！點是個；由子尊人笑  
陣！』？兒他了得床地兒細那結被老直着娘的上這了轉是朱汗染，！點是個；由子尊人笑  
『老一子幹被一前一子一個寶窩撞往睡太屋，種雨到雨媽：『禿而幸兒不小』，大家：  
嚇頭時呢出窩絲，個瞧小的，兒了外衣的裏雨雙老我老嘴『禿而幸兒不小』，大家：  
嚇子都，了兒不一嘴：『伏老，裏個跑的床，老重跟們公裏內腦掩而就便東雖而人那  
一簡不還孩；掛下巴小却子頭可正滿，小上就剛關他那館廳人袋飾有無公西然由兼的位的

袋會己這切像太己慕一子之了人的了太很還出太後這地沒有的火當用還佔得兩二的笑  
，！這個。是，有『絕，！後！類。』詳能身漂來才，，其？不，獨歲娘一聲  
只孤儀板是有也，老有突名哈開這他是，要能不未束志可子溢嚇，這也算利權  
舉起銀耳搖太沒有歲儀諒上假只有，不愧能，打『究？未那突的哈，一觸乾柴即着烈正未秋獨不是  
媳婦竟這不分是後刺到頓流竟者少什雨好？生？了陣霸！業，那還有不一觸乾柴即着烈正未秋獨不是  
媳婦竟這不分是後刺到頓流竟者少什雨好？生？了陣霸！業，那還有不一觸乾柴即着烈正未秋獨不是

地鮮廳北一古像誰子就下穩不那畜統頭跟無成經告一這也幾車地透兒就可孩防太老地起  
：的，牆陣香爐都就大的一懂種生統，前意第的：個得懂塊拉總着這更是子着太一隔了  
笑誰角，古一瞪可躲了『的得輕差刀粉。』中『二？花機叫得！得誇點些糟萬點這在水染  
渦的兒一色個起是過，名規『浮不尺面。』踱兩個別且靈他刀那馬上兒自！真她沒有好！，也  
兒臉套直的怪了這去閉土矩老兒，跟洋些了『老婦身自！起子，老末好格跟的孩子！雖然真得！  
，都的他頭似奇小。眼的這張一啞己，伙羣大雨自還下景了這倡那，很，人子！沒提娘雨道  
異掛那盯子地的伙睛氣位，憤前狂點娃的皮子年自老己有了生，一多小忽跟牡：『一陣  
口出間進足把眼子，一，朝少兒哇那鞋：青在；玩個個情這程給子然老丹：『一陣  
同了小了盯那光們，一，下可留要都地個，油的地；兒正警，，子加拉問王花那  
聲新客西了個，，

性一如股頭全把統別有及們人天賜往的氣在外鞋的西得都隆未大，灑年們，地喊正  
們而獅或。身脚都種誘女怎也。膊單天管大界比頭服相是起乾體身滿的的才出了因爲他們  
賽很足子是髮的跟是顏惑性末同對，薄氣子客其的齊髮店宜那才淨一上了青時以証個是『  
一有頭腦絲担進末的！裝尺下氣說穿威掩裏有子底亮製就熨透應的色調男性來這是『  
賽資，格誰能的跟頭髮般長女，像畫種都莊陡鞋色得香警威是光不下度位。誰似來都，美貌裝有性的：這『  
不：屁趾，要統，，不人對寒的要冷暖，子漫禽交子得，，够吧告之淺着住，適是能平的是那觀貼統別們化一羣小古董同  
見皮潔從起分當那樣上香一子一聲

了意燈乎要抱好伸性忠姐啊燈啊又只永徵那浪邊長真根頭色兩種亂頭氣的，從是丟，像了，詩實請，，鼓有遠着是費常叫了，假毛，「像，眉蓬中髮管，而冷，一開而在出兩人：一我正一起憂受藝多現一地對他上如獸直炮專白。鬆却雖子是貼透落自那古一等來隻」見崇照那了鬱着術變代你冷詩於眼跟類冒台白得臉勁有然的貼着裏然愛董見她，胎就我拜澈愛健，撒的地詩以：人那聲人。他的青烟，前要沒，有有未位「密媚暖就火，他投挺肝，了火全憂且厄值人爲笑古「是長股，吞，不有長燭過，斯態和把燃更的進着熱了這的仰的燒勇；製，顫腦董了董。有人髮要就吐嘴准一得燭過，斯的臉燒面肝自胸情一麼熟的魂着氣然繫世慄汗也笑印象麼袋火一挺含膏兒到的而脫得上着對胆己肺一個着情，靈的！而！界：麼可笑得象麼後一隻認着人顏了那凌烈笑明似只懷，地異，，小！明看我我將象？以

他密情姐什人說認的姐姐個希個的而接奮明們棒你「另優意阻路步兩「奚地這斯人」變，的真是！的瞪拉煙性是岔地星大的說咱「一秀份」着脣，頰愛落欣一說利就跟；不你。了「斗別個兒」要們概，，們還女您子「他像飄紅火的賞一粗柯歎：了泰害能她好是說她他誰最。的有的我舊的是到表演是性別！「簡直是蒼蠅品倒的裏古於線柏？」羅似影所像一呀再一問美「人可不不話印象在是「來談住他，二姐董剛條爾我：「寶的響想假個，我眼只以是重象在是「誰氣死咱們的她才的呢頂那華。到的如人看上，來！」有作二過。到說提呢談到呀死咱們的她那的好人！喜個！」她是二「我」得！斯裏姐：「常電」，的興影她最：「」物我喜歡「」心「」上「」姐那所「」怪「」瑞托夫，「」

性心那象人們欣俗掛總私「坐椅輕年得他配脫心觀局脫糾嘉拉是他我顯呢印如的！什麼種可家最賞氣在要往！我一，易，挺是給！」者者「」些腦所着！象此那個「」的男哦都棒！」也自不密捧男！嘴把明「可起因不從高這他；」清迷「」女子印話怪的「」的男哦都棒！」我不私帶斯，性我上自白他是地爲坐來，樣裁別這「」秘瑪「」的的投得，長的「」我最相機我原腔拖偏是一脫最的以，己裏接最都屁股人有吃肥件的是「」瑞瑪希拉不如密斯「」我最反，們來：着！」袒我點哈值藝男就單抖着反動太沙進了肚服件的「」也是硬這麼下密斯「」瑞瑪却印正個男們原煙哈男兒台得術性是戀露說對動太沙進了肚服件的「」密斯「」希拉不如密斯「」瑞瑪希正在跟，的所來斗

等進渾黃獨一傷地之凋無意入墩勢同墩，有秀「再人異大的其用待你！浦，，隻南意，花謝影。」提聲跟來如份是回「眼的異！小哈運道；，實？」的決江啊，北歸味「」的的無「」俗詩着跟「」着發子一過的同肉口「」姐，一肥肉就未嘗台台最密等暖絕水！寂地到兒詩蒙廢踪還化抗「」詩巴掌欣！「」瘋來上投「」地！姐，一肥肉就未嘗台台最密待懷古當我竄逢故地入古城；是化抗「」詩太悔辱！「」瘋來上投「」地！眾呢，密了密會那是得！」了，城仍久然秋鄉咏就！摧古了里將酷勇的絕孤樂了這殘建吧！誰，可同也我聲！「」那直着男董聲優：「」詩麗女注詩肉攻口肉

院管着只算還了的的着的明熬合到斤上展把一響姐誰麼些！也壓意子着的不了燃滅了天優置一着了才秀，個大巨呢。」「」瘋人院裏的優秀份讓沉家力，子這個的佛情邊充瘋人告：「」燈在都的「」一墩「」哎是無然！飢喫岸負真！兒主「」等作示拒同兒個能了份的「」都的「」一墩「」喫最望有恐寒蹠上着：繁！意堅她定的「」意絕同兒個能了份的「」瘋末才不未然「」瞻新，今慌的「」，百碼華：「」定的「」意絕同兒個能了份度人不蹠打，點「」奇伴天於煎的連十頭裏再反二地我這的兒鎮了份

「來瞧——他像有點兒看不慣——甚至於嫉妒；這麼插進去一句，等於說明你懂得詩的，還有我呢！」

「敢情！」又一個「密斯脫」冷冷地接了句兒，用意跟肉墩的異曲同工：「詩人！」我算贊成你成，這一段，也正是那部看過了，現在聽了你這一成，詩人！」

前乎不準石膏人頭像專白於自然地紅了起來，「詩人」非常瀉氣地灑在了沙發上。注意地瞧了一眼那位是「二姐」，她是最像沒有聽着那個「混蛋」的破壞，她若是沒聽着，才是萬幸！可是「二姐」好像是聽着了的最清楚的一個，在大家的狂笑聲裏，拍着巴掌笑得最叫「詩人」難堪！

瑪希拉的贊美者；暴露別人的弱點，正是自己的長處！他酸溜溜地這一陣子擺可活過來了！

「密斯脫歐陽！」回過腦袋：「哦！」在那邊，靠門的幾

張大華發附近的一堆人裏，自己上下攜動着四根手指頭。老沒見了，這幾天正打算偷大華兩套衣裳呢；可是正想求求人家呢！誰叫商人比小說家能賺錢？可這幾位小姐，剛才她們之遙，奔了大華的經去步。歐陽就走出頭來，說：「大華經理跟前這一群大爺，有一位背頭，粉臉兒，口紅，嘴唇上似平還抹了點青年，有年青的女性風度的男性，堆着滿面的笑容，恭恭敬敬地抱着拳那，對迎面太師椅上坐着，深深一揖，抱過頂；老傢伙點首還禮，隻把玩着兩個核桃：『三爺，您多捧！』老傢伙點首還禮，隻把玩着兩個核桃：『三爺，您多捧！』

好嗓子一樣地重要，光有付歸是得吹。沒人捧，那終固然有付好嗓子也是挺好的。你的本錢很足，我聽過。人緣也很好，金局長常跟我這末提過你。『慇多捧，三爺。』金局長，他是我乾爹！』美滋滋地，受了當前的嘉獎，就好象在台上受了多數觀象的喝采。敬禮的拳頭放下來，不由得就甩了甩胳膊，象在台上甩兩下得意的水袖。

蕙珠的够味兒？就因爲嚴蕙珠是時外人，是時代女人，所以她能叫座兒們唱，讓給坤角兒們唱，至於都已經是首屈一指的坤角兒們唱，讓給紡棉花——瞧得最起碼也動得起來！乾脆就把這齣戲讓給她吧，我認爲這是他的絕！她也不是我新認的……」不遠一陣狂笑的聲浪，就把老像的這套給壓過去了。狂笑着的正是歐陽。

的戴一聲現那邊人間裏的話：是出在最響亮的：是出在黑驟裏。眼鏡的方臉先，像爬蟲一樣地貼着藥膏，布在十指上。鼓高地就挺高，說一句，像爬蟲一樣地貼着藥膏，布在十指上。

地滋養在油香裏，挺熨貼  
地左右攏在頭皮上，很顯得  
一種荒涼！他正搖動着頭，  
這個荒涼的腦袋跟着兩隻手，  
身子慌促地直往後退，跟好幾位的膀子發生過衝突，——猴臉形的臉  
上放着鄭重地明哲保身的氣色，含忠告意味兒地對着誰提示着：

聲可憐。孫一美他堵桌這當正末兒持我絕水抵同，了我什聽校錯這地不學那來己總票大了酒地謂，子的！媽得上些初是吊！大說他？制意還幾忌末打的，一對堪校若也的這、爺，，，不附別『呂』的連『』下你而再伙：，我我他是個諱的聽正我套他設以是短實似乏跟識和人。宋氣，個的愛聘的郎說兒『也可自的總學末！』，管這，們想至大不便來是把在牌時的們，憤這屁像喝的責當，吧馬回不己辦愛校？這樣這可多制！育兒拿反來，的損作玩務笑接！聲上了一異口同公對拐孫沒呢，候啊缺授別虎得末！，假幾建個是你各！才不途起把都有跟着，付掉子敢！跟，：席們這虎很傻扣不；個我議科長也各！是客，來握不自！那四再『迷你爲，都末維漂！我是這鐘正，是不個！是等於是怕幹打學不氣就，。不自！放把他要找未也回那分之異！他

「西城乃是空城，二爺！暫時請您急會兒得了一了；在咱們的俱樂部組成以前，那位要要求，也不成；老九藏在那兒，恕不宣佈！可是，她的確始終離開北京。——哦！那位跟您來一計吧，二爺！」

俱樂部已經如意組成，就像正摟着人家的下堂妾進了密室。——贊同，贊同！——沒有反對的：『這也是一種沒風雅！』

「老九」不錯，那是又一個呢！可是她却不是虎督軍的下妾，而是牛督都的人兒。替您想著呢：這個老九跟牛太太掙執牛督都遺產的庭審去，她聘您給代理出的庭審還闖到了法院。這才幾年的事，你這位貴人就會忘了！敢情那個老九格外謝您點兒可資紀念的好處是怎樣！律師，關於這樁公案派戲子不是武生，而是小花旦底子改的；他不叫什麼「春」，而叫什麼「秋」來着，是個挺漂亮的小伙子，還生前得勢的時候，把他招進府裏……

科樂金事，長得鈎，前掛也。仰玉牌，認後合的，樂動兒樂。槍威敢百牌的嘗你二時瞪往從說牌奶紅的軍可板都我腔幹扣狠地板手算底了牌他。風不和，硬膏們筒一得桌腰我「奶」，中上你不了一：「你去兒起這位打兒」，的可以摸着！給，帶傢這誰又筒像角裏這先，給門伙個敢大！不錢前！攏！我：「指和一方比，連得擋抽！」色變着，都沒兒是詐加這的臉怎九！督萬，叫奶裏眼就一可把要的九！先別說認了！：「給兩金了，奶才出，了！」呢金和還得？詐，弔一百粗，那胡頭的都野！冲着？給錢翻鈎指就奶那來眼出突，鈎詐透比這位將！那督萬，那胡頭的都野！手的誰二玉前他，張一子，問變玉！

虎懂得招幅一牆一出，得創呼松抬邊口了。這跟着屠下把角一這，搭幅「惠公」用量手裏往往下批，相可氏缺矣，而人爲易因這個，當然是千氏的畫兒，其稀也，才值物。是千氏的畫兒極容易，也是可以知道其爲稀。也就是得之不爲，實在這幅價，可合幅上科長：您瞧，未有脫出行，我這樣告牠。指揮到增扇，是的，光二起千那邊眼，不過四五值；

「六妹！」你要找誰？」  
「找你，三姨媽讓我來找你來着。我在這兒找了你兩三回了，二哥！」  
「哦哦，她在哪兒？」  
「三姨媽呀？在樓上。」

跑上樓梯，歐陽接着並沒有罵出聲來，拉着六妹就往樓梯上，突然一條修長的人影，擋着了樓梯口兒，歐陽抬起腦袋：

「討厭！」可是歐陽兩隻手抱着個白色圈毛的巴兒狗，正仰着脖子直要舔她那粉白的下巴頰。她拉得很長，眼珠又煩又媚地往斜裏滾：

「請你幾回了，都請不來！我瞧得真真切切：總戀着樓下那羣丫頭片子，寸步也不離！」

「你——你——」歐陽皺起眉頭，心一狠：你管得着麼？

人家的地間兒！——你是在舌，不是給我下跪。甜嘴蜜兒，我才是在人家的地間不能這樣「甩」我聽我的好好了；若不我就給你全對老頭子吐出來六妹不是不懂事兒的小孩子呀！」六妹瞧瞧三姨媽，又瞧瞧二哥；抽空兒伸伸舌头。她是她是我生的！——可是，我還怕誰？身子已經叫你們兩輩兒玩兒過了：得了得了，消消氣吧！您叫我來作什麼？沒辦法。「到金華十五號去等我——」「這是白天！」「你怎麼都可以有等不及的時候！」  
「我，去，等，你！」嗓門兒突然提高了。可是憤然地下了狠心：「蹤我一下子腦袋就扭了回來。能輕饒了你，才怪呢！」小客廳防門口兒，正聽到裏邊響着幾條嗓子，非常亂得荒。

裝花着穿是的笑挺都。戴相魁聲胸應舉，佩韻偉非疊司，響手胸掛。常肚哈？盡投足前，現精雄，哈！響足又他代神壯仰哈地，多都軍的，面哈全掛穿官煥跟作！出了戴佩有，板兒。司令金武紅掛的很兒。

老這文老令珠有隻像上真是挺！話，，，，永當了唇着高的一個個是武是遠可家塊上矮個腿位把伸成興嘻的有點說您給，惹得忘了透着年青的，是名英向是；不堆兒；：大仲！奮鬆鬆過兒的說惹得忘了透着年青的，這末異士雄前裝那大着高；坐挺媽大你地手，，這也真的的對，司，說曲配愛看齊了隻狗撮的起，的頭指二了撥腳腳經驗吧工人女：「假然。」鬚骨，着身挑，。率緊緊！哩！司雨一雨司眼也一，，還他，！再

幹比！吧年常風投來得，新是地年，了樣個呀真聲頂  
，起唵；青當月機！便白鮮趁工紀其！月？成一着  
還來，「的想；的嘻宜瞧嘴着作！實身」，我！唵一  
真，何好時候來個友現也那，風是十七了，是袋年上  
算，我況漢當人，在實些談燭殘不了，這瞧：，？又  
不得怎當年來提，當年的就是，示小了，！唵未着  
末點兒，談，談，談，起伙！新把子唵鮮！也只  
勇，能的！我也有威子唵鮮！也

單名叫做「衛」；您若是把學徒的膏藥買回去，貼在病處不見效，這末算我小子在這兒胡說八道，您就入肉『仲衛』的祖宗！」其實，我多暫姓的「仲」？哪回叫過「衛」來着？我，還是我「余大勝」那個萬兒！「仲衛」，也多暫是伯仲的「仲」，保衛團的「衛」來着？不過是用這兩個字來諧諸大眾的「衆」，完全是「蒙世、拿假膏藥去騙那些傻小子們！」一個音罷了！明白吧？傻小子們發見了那些膏藥是廢料，準得罵人，那要罵了，就罵「衆位」的祖宗好了，跟我「余大勝」不相干！現在是司令！不相干！雨老，兄弟十五年前都幹過這種江潮野營，生算不得高尙吧；可是，現在我是指揮千百人大軍的司令！這末是說：「好漢不怕出賣過草鞋呢，人家後來也都作起了欽佩的熱笑。誰都跟他挑大姐指頭，誰的！成了司令有您的！」

兒；黑綵馬褂，紫紅綵袍，統統都刺着團繡，藍綵褲子，青紮腿，白白的千層底的綵面雙樑兒快靴。四楞腦袋上也扣着頂綵面便帽，跟那位『雨老』的一樣：鑲着白玉帽花兒，珊瑚帽邊，可是比『雨老』的透着玲瓏。撲撲的臉蛋兒被刀片刮得一根汗毛都不留，光亮細脆的顏色也像塊綵子——通身上下，算跟綵子結了二位一體的關係。

「……」孫將軍的四楞腦袋跟嘴唇，笑容，沒工夫停止應酬。  
「迎親的快要回來了吧？」  
「回來了，回來了！」  
「……」這絕不是「將軍令」。可是  
大家即刻都安靜得不出一句語聲，雖然這不過是等於暴風雨之前的那點兒安靜。  
浮騰了老半天的喧譁驟然停止，這才顯出了街上原有的種種譁尊，果然，在別家的喜樂遙遙地若斷若續中，近處已經掀起了一陣樂聲，越聽越感到牠的排場，雄壯，聽着，聽着，抑揚頓挫的音浪這就要衝進四喜堂來了。

# 信

## 仰

### 寒流

楊子權已到天津一主日了，朋友給他的介紹信差不多投遞過了。主日望過彌撒，吃完點心，子權對他的女兒曼澤說：

『等一會我們去拜訪一位教友去罷。』

楊子權原在上海海關任職，此次被調到天津海關，他只帶了他的長女曼澤同來，她是一個十九歲的少女。上海家中他還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小女兒。楊太太需在家中照料他們就是要來天津也須楊子權在天津都預備好了再接他們來。

他們到了那里叫過門，有僕人把名片及介紹信拿進去，須臾走出請他們進去。

喬仁恭，這家的主人是一個五十多歲很剛強的老頭子，高身子瘦長臉，笑起來很爽快乾脆，短而半灰的鬚子頗顯出耿直的脾氣及抖擻精神。那介紹

信裏說楊子權學問淵博，爲人誠實，且爲熱心的老教友，所以他很熱烈地招待，談得高興便把妻子和兒子都叫出來。喬太太是個老實而易受感動的人。

他有三個兒子，大兒在河南作事，現在叫到面前的是二兒子和小兒子，小兒子是個才進中學很活潑的孩子，二兒子名叫承訓，臉上有一種溫柔的固執而沈靜的個性的表情。喬仁恭讓他家裏人都和客人見過禮，然後帶着熱誠的感動說大家都不要客氣，彼此

『喬承訓不高興地說：『幹嗎讓我去呢？我又不是小孩子被人帶來帶去的。並且人家帶的是姑娘，或許因爲人家家裏就有兩個人所以都來了，我們何必也學樣呢？』

『他帶姑娘我帶學生有什麼不對？人家怎樣我就怎樣，誰叫我沒有姑娘呢？』喬仁恭以無感情的聲調一般熱烈，這他才感到盡本分的快樂。總之僅爲了他們是天主教徒這個理由便使他表現出無限的熱誠及所可能盡的幫助，同時承訓却爲了他父親的話與舉止感到羞愧和不安。然而客人不久也就

走了。

那是下一個主日了，也恰是那個時候，喬仁恭一邊穿着出門的衣服一邊對他的兒子說『承訓，今

訪我們的那位楊先生去訪我們的那位楊先生去走。』

『幹嗎讓我去呢？我又不是小孩子被人帶來帶去的。並且人家帶的是姑娘，或許因爲人家家裏就

有兩個人所以都來了，我們何必也學樣呢？』

『他帶姑娘我帶學生有什麼不對？人家怎樣我就怎樣，誰叫我沒有姑娘呢？』喬仁恭以無感情的聲調一般熱烈，這他才感到盡本分的快樂。總之僅

爲了他們是天主教徒這個理由便使他表現出無限的熱誠及所可能盡的幫助，同時承訓却爲了他父親的話與舉止感到羞愧和不安。然而客人不久也就

走了。那是下一個主日了，也恰是那個時候，喬仁恭一邊穿着出門的衣服一邊對他的兒子說『承訓，今訪我們的那位楊先生去走。』

『幹嗎讓我去呢？我又不是小孩子被人帶來帶去的。並且人家帶的是姑娘，或許因爲人家家裏就

有兩個人所以都來了，我們何必也學樣呢？』

『他帶姑娘我帶學生有什麼不對？人家怎樣我就怎樣，誰叫我沒有姑娘呢？』喬仁恭以無感情的聲調一般熱烈，這他才感到盡本分的快樂。總之僅

爲了他們是天主教徒這個理由便使他表現出無限的熱誠及所可能盡的幫助，同時承訓却爲了他父親的話與舉止感到羞愧和不安。然而客人不久也就

走了。那是下一個主日了，也恰是那個時候，喬仁恭一邊穿着出門的衣服一邊對他的兒子說『承訓，今訪我們的那位楊先生去走。』

他他樣了明她樣當髮髮來件憂走着走大已一舒部之濶帶風空便了早不體才得仍魚的不  
沒我們眼。的，時，很是淺澤出，出家來望暢，感力着吹一走床，舒牠有，不，生顯  
有是談光喬，眼可的顯簡喜粉穿來看去唱了却的他隨量潮來片出，再這別到像只有在而之調  
天天起望成就她晴也時得單歡色看她見在詩。見。盡着與濕花澄來用也睡天子又的安常謂人  
天天來了訓和的顯看髦溫的淺的白便楊禮。他楊到量朝令的清門冷睡病中病不正所於。  
望來喬她不夏樣得沈不女順矮短鞋迎子拜彌高權教吸灌沈氣味不到浸下承表重魚於的進猶平  
囉，承一由日子柔成顏旗，上權堂撒高權教吸灌沈氣味不到浸下承表重魚於的進猶平  
撒他訓下得的真靜時全，麗的，上去楊前了地楊他口他的一空得外浸，醒出下自己的中奮之正  
。很才。以清清靜時全，麗的，上去楊前了地楊他口他的一空得外浸，醒出下自己的中奮之正  
分漸知兄晨淡而髦不她的，她穿。憂躊躇，隨憂四，的清切氣的面頭便得來去自己的中奮之正  
手愧道弟一極聰，一和髮頭向一楊澤蹣跚着澤下怪內醉活中曉天，起很。的身人獲鬥於當

悅他作看子看書這不的異符便一過是已了的街就龍得？天說：我們不們應時他們讓他時當去玩，他  
。眼書這，。摺些謹一。合覺樣地上主，上是？天飯後，都好吃，一意晚他去了。時候正趕上他  
『這中一籤些倒』『了一畫。本』，得，理海楊天津比上海冷清多了。天津來覺說：我們不們應時他們讓他時當去玩，他  
我此抄紙片是可角書片她書她隨一點到就是天津：『如，我關上海地細聲。吃祝他便他  
流露着可以嗎你多她它號我麼：着拿也的一沒津：『上海冷清多了。天津來覺說：我們不們應時他們讓他時當去玩，他  
話是孩子嗎』『以花出並』『願？你絲喬名個念，『上海冷清多了。天津來覺說：我們不們應時他們讓他時當去玩，他  
什麼？』『喜』『了你匣好』『把裏也訓詁相方也念海而除們，海說：我們不們應時他們讓他時當去玩，他  
的現沒地再氣了他去暴惱樣笑他父比足意不良憲看他啊沒有什樣這紙有鋼筆卡寫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有獄到說罷沒了躁地子着們母這了識爲，，了寫他想道這紙有鋼筆卡寫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這死的那：喬說喬？地從一，。總問喬個。到別他覺得信信他要啊沒有什樣這紙有鋼筆卡寫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是兒又家里仁呢太問外天心他在過承再他他的只得說寄到求楊曼澤時他想道這紙有鋼筆卡寫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天女娶庭去從恭主都了，了此稍教這一楊，我微絕這個子那不平抑不女子前一承着允人，妻個訓怒他承訓。到別他覺得信信他要啊沒有什樣這紙有鋼筆卡寫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外他矩天你得的覺明可我那的們你女有恭便麼罪惡他裏那爲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面憤的堂父。得白以的樣罪只說子力又在想嗎也們生是。？『我也可以拿兩張  
去怒老倒親『他承訓。到別他覺得信信他要啊沒有什樣這紙有鋼筆卡寫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了地教是說好呼友你這！哨在爸爸話！你敢跑？守們於到規在向他承訓。到別他覺得信信他要啊沒有什樣這紙有鋼筆卡寫嗎？『我也可以拿兩張  
許的他配見怨說默片他們位以心體致去警飛從出放醒走喬也太從逃情喬每  
的的了，認也沒徵教給他，也，告快後家在過罷承管太承脫地仁逢訓不受訓了打恭他喬  
也他名帖喬，誰將。好有看喬會然說是仁求了不沒承受了來仁的跑訓說了的，他總們太太  
不硬字子仁恭你將來，說那承長不一要恭丈。好從仍父來恭已出突：『她多憶些兒子大衝地  
寫了和年來從教求過你可不言語便在的他好婚決隨太用前不父親在的小姐說媳嗎意他太功那時嚴  
！一起歲，讓承拿不說話呢！我說寵了樣到嚴的時當了。我說寵了樣到嚴的楊厲  
說：『承訓了，寫婚』意抱地算相候他一可：耽身興家的走罷，他拿着木棍走了清快着嬖喬能他無候。

許的他配見怨說默片他們位以心體致去警飛從出放醒走喬也太從逃情喬每  
的的了，認也沒徵教給他，也，告快後家在過罷承管太承脫地仁逢訓不受訓了打恭他喬  
也他名帖喬，誰將。好有看喬會然說是仁求了不沒承受了來仁的跑訓說了的，他總們太太  
不硬字子仁恭你將來，說那承長不一要恭丈。好從仍父來恭已出突：『她多憶些兒子大衝地  
寫了和年來從教求過你可不言語便在的他好婚決隨太用前不父親在的小姐說媳嗎意他太功那時嚴  
！一起歲，讓承拿不說話呢！我說寵了樣到嚴的時當了。我說寵了樣到嚴的楊厲  
說：『承訓了，寫婚』意抱地算相候他一可：耽身興家的走罷，他拿着木棍走了清快着嬖喬能他無候。

那作的是你。我表哥替寫。我知道我是一件欺騙的事，但我是我的事，我將來自會解。假使到了那一天，神要拆了我的面子，我必不饒你。你若好得你，我都可以好。我先救你的靈魂，但你敢父緊告解，我可不可以好？你願意不願意，你若固執，拆了我的面子，我必不饒你。你說到了，你說想罷了。他說完便想罷了。他那強硬的背影都可使人很容易看出他必須使他家裏的那種堅強意志，而他爲這些事預感到勝利，否則他不能休。

她的臉起先緋紅了，後又蒼白了，有什麼塞住嗓子了。她又覺得很慚愧，他從沒向她談愛求婚過，難道他結婚是不應該的嗎？多麼可笑！她內心稍稍平定了才把請帖拿到楊子權面前說：「看！承訓要結婚了。」楊子權看着請帖手也顫了，嘆聲說：「我有一件事瞞着許久不敢向你說，那要是來家那件不幸的事話中會暗諷我，那是與這有關係的。」楊憂澤悲憤地說：「這件赦大主又那一個是蒙人主教不個是神件沒法子的瘋人事，說：『這件赦經病的，只了，並爹爹是這件事，她是一年于爹爹一個位子，是我們絕不是記罪的。』

信天主的。『你真好啊！聽了你  
的話天主一定喜歡你。』我要  
日楊子權感動地說。『我要  
去。他們把賀禮託人帶  
來。』她向自己說：『這不就是  
失戀龍！我不願有這個思想，  
否則我真要瘋了。』她  
想，暗然忍受了。那將使我容易  
想，沒有比此時再渴望母親在  
這裡了。『那有了一天她忽  
然自得了。』從那一整天她重又  
恢復了。一如從前歡樂平靜的  
樣子，在她和楊子權說了  
了下面的話以後，更像一  
個純潔的孩子了。『我最怕人  
想受不到了。這種思想我簡直  
和我有感情，而我以為承訓  
你呢。』孩子！誰會那樣想  
了不人愛。意喬承訓覺得人生有什  
麼久世的人活著，真是一樁愚  
他可過一切是雲煙的消滅，  
永不察察他為什麼

麼老，有一種極真摯的執着感情，換言之即是他既把人世都看成空的為什麼還這麼不釋然呢？同時他成為一個不虔誠的教友了，主日的彌撒雖不能不望，却常常不念早晚課，在外面吃飯也不按日守齋，瞻禮的日子總是喬仁恭催迫他去告解。他跪在小格子裏無感覺地說着所犯的罪過。

他待他。而他們確沒有記恨他。他都能很平和地待他。看見他楊曼澤彷彿忘記了自己會為他痛苦的事而只對母親要從上海來了，他在晚飯時承認被留着，他滿懷着同情。他們仍是安靜地生活着，不過近來已地，他畫了十字，他很羞吃了收拾和裝飾屋子。他到了他們慚飯，他們請聖號被留着，他現知也畫了十字，他才感到了這熟誠，這熟誠的時間，黑夜的時間，突然帶成爲童年的喜悅。

小河邊綠...  
罪...惡...王...守...堂

新...人...集...二...篇

我沿着小道兒走下這二層土崗子，初春的小風吹在臉上只覺得柔膩膩的，墳圍裏鬱鬱的蒼松沈翠，更襯出道旁新柳的嬌綠嫩黃；壟裏青青的一行一行多是麥苗。鄉間的太陽覺得暖人之亟，我竟走得汗涔涔的。庚表弟終于追了來，一面喊着一面跑着：『明哥！你上那邊？再往西就到河沿上了！』

『我正要去河沿看看』他追上了我。

坡下去的邊岸，潮陰的泥土，去年刈去蘆葦，現在還只在地上留下四五寸長的一截根柢，迎風待長。

河水潺潺的流着，曲凸有折的河身，直向東南蜿蜒下去。水是清澈透底的；壘壘的石塊，和順流波動的水藻，都可以看得很清。幾塊大石牢牢的半立在水中，是人們洗菜洗衣駐足的地方。庚表弟一面在樹上折了兩枝柳條在編着玩藝；我遇上了，兩手抱着膝頭，我坐

環視着四週，一派安靜的情景；我靜看水上的波紋，極輕漫的波紋，環蕩過來逼近石邊，方再折回去，就被後面的波峯掩去了。沈靜，這沈靜的妙處真不會用怎樣的話去譬方她。庚表弟跳到坡上去，猴子似的沒個安頓的時候，我只聽見他在同人說話。面前遠遠的人影在地平線的邊緣上移動着，一個車影，走過了一棵樹，又過去了一棵樹，啊！車上還有人呢。我看着無意識的看着。碰然

『喂！小六子！給我找個葦堆吃！』庚表弟在坡上跳下來。『呵！小庚！等會兒就給你擺！』他看了表弟一下，笑着用手擦了一下臉，仍低下頭去挖。一枝七八尺長的蘆根給挖了出來，他在水裏碰碰洗了兩下，已是河泥盡去，白潤極了一支蘆根，他向岸上叫道：『姐姐！』就扔了上來。我順着方向一看，原來右方的岸沿上早站了一個姑娘。他正蹲在那裏，旁邊放了一個擔子，挑了兩個小竹筐，上面蒙着濕的布。她拾起來放在一個筐裏；裏面已是滿了藍布被直繫到胸部，兩支腿站在水裏，水浸到膝部，他混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兩支袖子高高的挽着，擎了一個三四尺長的小鐵千子。他不過才十五歲的樣子，幼稚可愛的

她有十八九歲了，圓圓的面孔，擺上兩顆大眸子，長長的睫毛幫助了它的眼睛，極輕漫的波紋，環蕩過來逼近石邊，方再折回去，就被後面的波峯掩去了。沈靜，這沈靜的妙處真不會用怎樣的話去譬方她。庚表弟跳到坡上去，猴子似的沒個安頓的時候，我只聽見他在同人說話。面前遠遠的人影在地平線的邊緣上移動着，一個車影，走過了一棵樹，又過去了一棵樹，啊！車上還有人呢。我看着無意識的看着。碰然

『喂！小六子！給我找個葦堆吃！』庚表弟在坡上跳下來。『呵！小庚！等會兒就給你擺！』他看了表弟一下，笑着用手擦了一下臉，仍低下頭去挖。一枝七八尺長的蘆根給挖了出來，他在水裏碰碰洗了兩下，已是河泥盡去，白潤極了一支蘆根，他向岸上叫道：『姐姐！』就扔了上來。我順着方向一看，原來右方的岸沿上早站了一個姑娘。他正蹲在那裏，旁邊放了一個擔子，挑了兩個小竹筐，上面蒙着濕的布。她拾起來放在一個筐裏；裏面已是滿了藍布被直繫到胸部，兩支腿站在水裏，水浸到膝部，他混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兩支袖子高高的挽着，擎了一個三四尺長的小鐵千子。他不過才十五歲的樣子，幼稚可愛的

她有十八九歲了，圓圓的面孔，擺上兩顆大眸子，長長的睫毛幫助了它的眼睛，極輕漫的波紋，環蕩

的重炎，濺了一臉的水珠兒。他在右方不遠的地方停了，低着頭找什麼，用腳踏了一踏，然後就用

鐵千子刨起來，水噠噠噠的響着，泛着泡沫的水流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花兒冲了過來，連水藻和河底的泥。也被激動的泛

騰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喂！小六子！給我找個葦堆吃！』庚表弟在坡上跳下來。『呵！小庚！等會兒就給你擺！』他看了表弟一下，笑着用手擦了一下臉，仍低下頭去挖。一枝七八尺長的蘆根給挖了出來，他在水裏碰碰洗了兩下，已是河泥盡去，白潤極了一支蘆根，他向岸上叫道：『姐姐！』就扔了上來。我順着方向一看，原來右方的岸沿上早站了一個姑娘。他正蹲在那裏，旁邊放了一個擔子，挑了兩個小竹筐，上面蒙着濕的布。她拾起來放在一個筐裏；裏面已是滿了藍布被直繩到胸部，兩支腿站在水裏，水浸到膝部，他混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兩支袖子高高的挽着，擎了一個三四尺長的小鐵千子。他不過才十五歲的樣子，幼稚可愛的

她有十八九歲了，圓圓的面孔，擺上兩顆大眸子，長長的睫毛幫助了它的眼睛，極輕漫的波紋，環蕩

的重炎，濺了一臉的水珠兒。他在右方不遠的地方停了，低着頭找什麼，用腳踏了一踏，然後就用

鐵千子刨起來，水噠噠噠的響着，泛着泡沫的水流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花兒冲了過來，連水藻和河底的泥。也被激動的泛

騰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喂！小六子！給我找個葦堆吃！』庚表弟在坡上跳下來。『呵！小庚！等會兒就給你擺！』他看了表弟一下，笑着用手擦了一下臉，仍低下頭去挖。一枝七八尺長的蘆根給挖了出來，他在水裏碰碰洗了兩下，已是河泥盡去，白潤極了一支蘆根，他向岸上叫道：『姐姐！』就扔了上來。我順着方向一看，原來右方的岸沿上早站了一個姑娘。他正蹲在那裏，旁邊放了一個擔子，挑了兩個小竹筐，上面蒙着濕的布。她拾起來放在一個筐裏；裏面已是滿了藍布被直繩到胸部，兩支腿站在水裏，水浸到膝部，他混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兩支袖子高高的挽着，擎了一個三四尺長的小鐵千子。他不過才十五歲的樣子，幼稚可愛的

她有十八九歲了，圓圓的面孔，擺上兩顆大眸子，長長的睫毛幫助了它的眼睛，極輕漫的波紋，環蕩

的重炎，濺了一臉的水珠兒。他在右方不遠的地方停了，低着頭找什麼，用腳踏了一踏，然後就用

鐵千子刨起來，水噠噠噠的響着，泛着泡沫的水流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花兒冲了過來，連水藻和河底的泥。也被激動的泛

騰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喂！小六子！給我找個葦堆吃！』庚表弟在坡上跳下來。『呵！小庚！等會兒就給你擺！』他看了表弟一下，笑着用手擦了一下臉，仍低下頭去挖。一枝七八尺長的蘆根給挖了出來，他在水裏碰碰洗了兩下，已是河泥盡去，白潤極了一支蘆根，他向岸上叫道：『姐姐！』就扔了上來。我順着方向一看，原來右方的岸沿上早站了一個姑娘。他正蹲在那裏，旁邊放了一個擔子，挑了兩個小竹筐，上面蒙着濕的布。她拾起來放在一個筐裏；裏面已是滿了藍布被直繩到胸部，兩支腿站在水裏，水浸到膝部，他混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兩支袖子高高的挽着，擎了一個三四尺長的小鐵千子。他不過才十五歲的樣子，幼稚可愛的

她有十八九歲了，圓圓的面孔，擺上兩顆大眸子，長長的睫毛幫助了它的眼睛，極輕漫的波紋，環蕩

的重炎，濺了一臉的水珠兒。他在右方不遠的地方停了，低着頭找什麼，用腳踏了一踏，然後就用

鐵千子刨起來，水噠噠噠的響着，泛着泡沫的水流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花兒冲了過來，連水藻和河底的泥。也被激動的泛

騰起來，搗破了靜流的沈寂。『喂！小六子！給我找個葦堆吃！』庚表弟在坡上跳下來。『呵！小庚！等會兒就給你擺！』他看了表弟一下，笑着用手擦了一下臉，仍低下頭去挖。一枝七八尺長的蘆根給挖了出來，他在水裏碰碰洗了兩下，已是河泥盡去，白潤極了一支蘆根，他向岸上叫道：『姐姐！』就扔了上來。我順着方向一看，原來右方的岸沿上早站了一個姑娘。他正蹲在那裏，旁邊放了一個擔子，挑了兩個小竹筐，上面蒙着濕的布。她拾起來放在一個筐裏；裏面已是滿了藍布被直繩到胸部，兩支腿站在水裏，水浸到膝部，他混身上下都是濕漉漉的，兩支袖子高高的挽着，擎了一個三四尺長的小鐵千子。他不過才十五歲的樣子，幼稚可愛的

她有十八九歲了，圓圓的面孔，擺上兩顆大眸子，長長的睫毛幫助了它的眼睛，極輕漫的波紋，環蕩

千子往地上一扔，手裏擊了七八個半截的葷根子。  
『幹什麼呀？』二珠姐！給我那大的！幹嗎？  
『幹什麼呀？』二珠姐！給我那大的！幹嗎？

『我就要這兩個，剩下下下都是你的！』說着她跳着笑着跑開。

『我不！你給我吧！幹嗎呀！你竟逗我！』

庚表弟跳着追過去，磨煩不了。那個孩子到鞏好了幾個葷椎站在那裏，笑着喊着，一面剝開一個葷椎吃着。

她跑上坡去，又跑下岸邊來，笑的展開在她臉上，她只跳着笑着。亮活的顎上更添上幾許媚人的笑痕，她扭動着的腰肢，有意無意中被我尋索着她那隱約的曲線。她往左一扭，身子只一偏，兩手一揚，脇下股間合成了一个弧線；庚表弟一追她，她又往回一轉身，側面的輪廓，嘴脣鼻端的陰影，胸前似隱若無的起伏。我呆呆的望着，也許我的嘴上掛着些許的微笑，那必

然的笑了。我默默的賞鑒着這美而不華的姑娘；雖然他是一個村姑娘，她是樸質的，她是未經人工雕製的玉石，她是開在荒濱野谷的花草；她雖也具有動人熱情的媚意，可是一派天真未泯真率的氣概，

只增加了你的傾服摯愛而發出，她就像是一首恬淡的山水田園的詩詞，她也像一幅嚴敬可愛的聖母像。我只默默的坐在石上，上靜靜咀嚼這美的一枝一葉，和它每一個的新態。

庚表弟勝利了，鞏了兩個大葷椎高高的舉着向坡下跑來，她在後面笑着也跑來，她的弟弟舉了舉手上有的。

『小庚！幹什麼單要大的？這兒還有四個呢！』給二珠姐吧！說好了我就要這兩個大的麼！』庚表弟又是扭昵的說。

『小庚去吧！我給你找水駱駝玩！』小六子抗起他的工具來，右手往嘴送着剝得白白的嫩葷芽。『好吧！你可給我我？咱們再多挖點葷椎！』她挑起了籃子在肩上，循着河邊的坡沿走去，小六子便又沿着濕泥的水邊走到水裏去，嘩啦嘩啦的水聲，激起的水花自泡，下游的振蕩總影響不到上游的水流，所以在我的面前，水流仍是潺潺的，寂靜的，不動聲色。

『明哥！』庚忽的向人跑來高聲叫着。『你一人回去吧！我不跟你玩了！』她也在停着了腳往這邊看，左手被表弟牽着，只得跟着走了幾步。

對於一個陌生的人，沒有什變表情上的露出，而已足是人感到默然有情趣了！我覺得他們在一起玩，確是比我呆坐在這裏有興致的多；童心的引動，我只恨我爲什麼長得這樣高？歲數也比他們大？假如我也是十四五的孩子，不是我也可以跑去和他們一起跳一起跑嗎？光陰的門限把我從他們那裏隔開來。我低頭着水流，仍是靜靜的流着，蕩

〔上接第二頁〕風滿面得意揚揚之態，水平紋之細密，桃柳之爭艷，燕子之飛翔，真若置身杏花村中。其餘大都傳神阿覩，非筆墨所能形容。然古月軒之壘，大賞江南鄉田風味，名筆天成，曠觀止矣。乾隆年製，雍正所製款以雍正年製，乾隆所製，未有款以古月軒三者，善畫喜摹仿，皆博山白料作胎，彩釉亦不佳，摹仿之題古月軒器，值皆高古，無所考究。近年來景德鎮僅熊氏所作，阿妹之嬌郎氏，如鍾馗嫁民粹，則流傳之品，標鍾馗畫法之精，不重美術，致前人之功績可見。又據其器皿，義順一人模作，大出胡氏所作，舊概一胡氏不壽，小鬼之畏嫁，如海，千萬死矣。繼售於民粹。

〔上接第二頁〕風滿面得意揚揚之態，水平紋之細密，桃柳之爭艷，燕子之飛翔，真若置身杏花村中。其餘大都傳神阿覩，非筆墨所能形容。然古月軒之壘，大賞江南鄉田風味，名筆天成，曠觀止矣。乾隆年製，雍正所製款以雍正年製，乾隆所製，未有款以古月軒三者，善畫喜摹仿，皆博山白料作胎，彩釉亦不佳，摹仿之題古月軒器，值皆高古，無所考究。近年來景德鎮僅熊氏所作，阿妹之嬌郎氏，如鍾馗嫁民粹，則流傳之品，標鍾馗畫法之精，不重美術，致前人之功績可見。又據其器皿，義順一人模作，大出胡氏所作，舊概一胡氏不壽，小鬼之畏嫁，如海，千萬死矣。繼售於民粹。

夜深裏，，，陰天，狹窄冷清的屋  
的腦海裏，一切更顯得陰森森的暗  
的躊躇裏，死一般的，像深  
靜穆裏，死一般的，像深  
的墓地。靜呆着的金嫂，雜亂  
的事蹟，禁繞着生活擠進壓  
的問題。雖然小虎沒有奶吃，  
不質賣無事鉛。更不致於，再有買摻  
着的掉孩子，妹妹受人家調戲；平白摻  
滋生物裏的動念，也用毒；賣掉自己破  
老人號吟。搖頭洒淚不勝今昔的  
有弦寂叫呻。乾癟碎屋裏悲慘的沉  
着的掉孩子，妹妹受人家調戲；平白摻  
滋生物裏的動念，也用毒；賣掉自己破

罪惡

角的目光，偷偷的射到多棱的面孔上。都在店裏受罪呢！冷坑冰屋裏。眼光洒在酣睡的金姑身上。你老到廠裏；紡紗廠去着麼？多啓開工？一塊錢一天不是啊？」胸中的懷疑問題。視線在金嫂面孔上。像觀察甚麼似的。這裏女工頭就來。

會到了大坑，除了人意料之外的笑了。金姑羞壞了，像雕塑的石膏像。靈魂脫離了軀殼，心鼓冬冬的，眼瞞着凌亂的頭髮，臉龐上，像然有介事的爲了她。金姑俊俏嬌艷的美，會到不發燒呢！輕賤的笑，怎樣的美，怎樣的愛，怎樣的狂情。

金嫂實施了。清晰的三條血漬，罪惡的幌子，多梭的面孔上出現了。金嫂四肢掙扎着。「別有，你願意，和你妹妹去……」聲調急燥了，緊速了：「媽啊！他……我……嗚的哭起來了，接着抽噎出來吧！」張頭兒的乾厚脂粉的難看面孔，表情十分猥鄙呢，輕賤。「得走了，帶彩了吧！」張頭兒隨着出去，可倒不認生，

姑奶奶不好喜這個』。兩手推擦着，哽咽着，抽噎着。金姑夢中的囁語安靜下來了，張頭裝官作勢的走進來。一個中年人，多棱角的面孔，黑沉沉的，薄嘴唇，老鼠眼睛，毛藍袴褂，外罩着，胸前一排密密的扣子，歪斜的垂沿泥帽。『來！張頭兒！』金嫂忸怩的下了炕，偏促的立着，垂着頭。『她們呢？我們隔壁的二大媽和他二姑？』些微仰頭希冀答覆

了主意，鼻的尖端，擠出  
孔顆顆的冷汗珠。臉黃的面  
怕。她意識清醒時，張頭  
已經改變了玩弄金姑的方式，  
斜着身子，手伸到金姑沒醒的  
式，的跨裏，嘴却吻着紅量  
怕。她意識清醒時，張頭  
孔顆顆的冷汗珠。臉黃的面  
來的樣子，可畏可怕。要鼓冒出羊的  
眼珠子，像餓狼見到了羊的  
樣子，可畏可怕。金姑沒醒，金嫂却  
到了臉頸，紅到耳根，以至紅  
狀嫂狠老鼠的臉龐上，接着又恢復原金，金姑的屁股處，連。  
搓金色，情的無的，一動的手到  
張頭兒色迷狂的手到  
了。工子扯勢去紫的面色，一陣青  
了。工夫，懶弱的死也不放鬆的樣  
是上氣不接下氣的樣

的問？——張頭兒乾媽口氣嚴重的說：「辨着花鈴書寓仁和班，同樂堂都去着。」張頭兒的回答：「低着點音聲。」鎮靜的見到價兒靡有？」沒說價兒，凡正一大一小，人頭也不錯，湊六百塊錢唄！」聲音微細了，傾耳聽來，撲冬撲冬的直跳，看金姑依然酣睡在甜蜜的夢鄉裏。你死了呢！」張頭兒的油腔膾舌，同樂家的老板呢？怎麼靡相看貨色來。——人家都買妥了，也是和你們這是一路來的貨兒不錯才一百五，你們的應啊！」陌生的音調：「乾媽你領她去。」——媽，真親恩，一隻被窩裏妍頭。——這就沒臉見人了，忘昨晚上那個奴才樣兒了。——怪不說，臉上怎麼帶彩了？陌生的音調：「去！快去！看完，咱就講價兒。」

花膏末的  
張頭乾媽，巧辯的掩  
飾下，說那女人是紡紗廠  
的女工頭，特地來點數。  
金嫂沒有答應，面紅  
過耳的垂着頭，偶而偷視  
怪物樣的女人，兩隻賊眼  
却在端相着自己和金姑人。  
一會的工夫，那女人  
給張頭兒乾媽領走了。  
「張頭道，比上次強得多。  
『張頭兒的聲音。  
『要多少錢吧，說吧。  
咱們是財神爺，現錢。  
把，概不賒欠。施延。  
以後的聲音細微了，  
四周靜靜的。  
蒙古濃霧中，坎坷歧途上，傷心  
了，鼻子一陣辛酸淚，如蒙  
急雨似的滂沱着。  
彷徨着的羔羊。  
金嫂沒了主意，像蒙  
了，淚也沒有，對着流淚，  
和姑事情，告訴了方才的這些話  
痛孔，含着眼淚，紅着面  
孔，，敘說了昨夜受辱的首  
尾。

警察。『你們家誰的戶主？』那先生無表情的話！姑嫂完全不懂，意識到罪惡魔手降臨頭上。只垂着頭，心鼓冬鼓冬的跳着。『快說！婦道人家這變不痛快，樣兒收。』警察蠻橫的拉長臉子。『我們不懂，我……是……不是這兒的人。』金嫂一陣傷心淚，悲哀的淚，急遽的洒下來。『哭！屬劉備的！那變愛哭？』金姑依舊是不言語全的說：『有啥委屈我不能……』金嫂鼓足了勇氣，慢慢的說着，家裡如火燒，生活沒法招。張頭兒如何打着招，西屋空空的，挂羊頭買狗肉。昨夜全訊說了。

之推創個

三蔭作人

# 曹原創工作選二篇

侶  
(一)  
在心裏。  
二  
在飯後，夫懶洋洋地就  
倒在牀上。妻坐在梳妝台前打扮  
起來，夫的兩隻眼總不能  
睜大。夫的袍子，馬褂，因爲機  
關今天是例假，所以又得着機會  
休息，可是妻子忙着又把牠拉出來，就扔  
在身邊，夫迷迷糊糊閉合上。妻忙着更換自己的衣  
服，把着梳妝台旁邊的衣櫃，因爲地

住，不再繼續下去。  
『對，要有點生氣！』  
夫精神地說：『你和妻一同走出去。  
你看，這手籠的樣子，又瘦又小多難看！』  
妻在街上走着說：『夫並不言語就把藏在大衣袋裏的手，伸出來，放在妻的脣肢窩裏，兩個緊挨着走，妻看了看夫的臉。夫的心裏苦惱着，在他身邊的就是他的妻，過去最戀迷的人，現在是他總唯一的伴侶，可是他的心還是包圍着苦惱。難道這是錯誤嗎？我不是還很愛着她？爲甚麼我總感覺苦惱？過去我和現在並沒有兩樣？也許我是改變了。』妻突然問着：『我們到甚麼地方去呢？』『我不知道！』夫在茫然地回答你，抬頭甚麼

我的意見，以爲只有  
在多研究了人性以  
後，我們纔始能動筆  
創造出人物來，猶如筆  
樣。只有在認真學習了這  
種語言以後，我們纔  
能運用這種語言——

轉過身去。『我看見那扇百葉窗的黃色窗帷，一開一關，忽然打開，月光照出裏面的一副蒼白的臉，忽然變淡，透出來，在臉上只有冷酷，可是不久那線電閃似的臉，又變回來了，百葉窗滋呀地又看見了那樣的一副蒼白的臉。』

妻又在譏諱着：『你不許這樣說，我對都富有一種熱烈的情感，情感使我們的手，向許多不相識的人伸出來。可是我們並不像富紳把手交給乞丐，我們要拿着人類的愛給她。』夫在轉解：『該開飯啦！』妻下房喊了一聲，就對老媽子答應着。

服，用眼斜瞟了夫一下。  
『喂！快換衣服，』  
妻不耐煩地催着：  
『做甚麼？』夫向來  
沒這樣問過：『陪我出去。』  
妻用手拉住夫的肩膀，往上搬着說：  
『唉，我乏得利害，』  
夫在饑求着：  
『人都要精神點，總  
是愁眉苦臉的，還不如  
到處走走，我這才好受些。

皺着眉說：『我的太太，我是最聽你的话的。』夫在逗趣着，妻並不笑，兩個人依舊向前走。『我總覺得你近來，完全是我敷衍我，』妻很不愉快地說：『不不，我永遠不願欺騙人。』夫在解說：『我希望你能够，尤其對你的終身伴侶，』夫的心裏，有很多的話，一時是說不盡的，他怕惹出甚麼不痛快的事出來，他自己想着：『我應該安慰她，可是我爲甚麼？爲甚麼就應該我屈服，，對，她是我的終身伴侶，我不能缺少她，沒有她，我更要苦惱。雖然她總知道她是我的終身伴侶。』快活了，她總替自己找快活，總不體貼我，她也知道她把眼看着我。』

妻無精打采地收拾屋裏的躺椅上，把屋子周圍重新看上一匝，不由得自己喃喃地說：『在這裏快過了兩年。』

無論如何，兩年實在不能說短，可是在兩年裏，她的生活又有了甚麼轉變？她自己也常想：『甚麼都不給我方便，我現在過的是甚麼生活？』

當她內心裏暗喊出這些哀鳴，她就懷想到過去，從回憶裏探尋着過去，她爲了一切，她就結了婚，她自己這結婚，也是我的青春是一朵嬌豔的花，那是她的死。

兩年前，我的生

己，就是結婚，我也一樣還定，我的青春。我就這樣決當她想到這裏，女僕碟花生醬，一碟黃油，還邊邊的一張小棹上。她慢慢喝着，眼望着牆上那張結婚的紀念照像。『對！』她瞪着眼說：兩年前的今日，就是我只想到他的寒暖他的他，這個人，我丟失了我的生活，丢失了一切。她放下那隻杯，就合起眼去想：

着：在她的內心裏，她想掙脫。——我已往失敗很多次了，我總想，一個女人是要有自己的生命，她可以做很多的事業。可是我指謫我曾經經營探過，一般主婦都是要家神她們怕我擾害她們的精真要家庭。她們預言，如果一個家庭必定要拆散，我這樣的一個活團團的陳腐，我若是要活得安全部，我必須跟隨着，不許有甚麼花樣，老實地活下去吧！『我真就要老老實實地活下去了，我還能做些甚麼？』她悲傷地說起甚至她的淚已經是要落下來。她很疲倦地站起身來，幾步走到窗前，望了望外面，一棵向楊白光光的驅幹挺立着，樹上的葉子落在地上成了堆。

「好好，容我想想！」

說：會忘的。一妻在婉轉地

深深夜裏，隔壁的櫻窗  
依舊播送着『只落得，獨守房』

樣起碗就要坐下，也許可以上她永遠是這樣，也許你今天是應該回來的，所以給你電話。妻提示着：「我朋友一個約會。」夫答：「那實在對不起你的是，可是，無論如何，應該回來的，你可？」妻繼續提醒着。

凡要幫助你，我不要做個平  
凡的人！』『你可知道，我們並  
沒真走上自己的路。一切都是  
背馳了我們的志願和目的。  
然而我不但忘掉，並且我走  
上另條路。』可是你能曉得我  
是如何痛苦？』自然，你常是在閨  
門裡想，到你很遠去，使你依  
然還舊探尋，你却得到

夫的懷裏，緊抱着夫的頭。『我想我們應該多注意點身體的健康。在這星期日，我們可以有個郊遊，爬爬山，不是很有點意思？』妻的心裏感謝着他，他是真心地安慰着她，可是她在想：他完全離開了我，這是真的。』我想跑到山地裏，或是一片原野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安適和幸福，我們還會多呼吸點新鮮空氣呵！』『我想你是對的。』妻只說了這麼一句，她不曉得爲甚麼眼裏噙着淚。

快地說：「霧像是一團煙雲，杜塞了身上的呼吸，爬在臉上，看不清起伏，只是不平的山，光滑的路，結着冰。」夫常對妻說：「你不要往旁處看，就隨着我，把脚步踏實些點。」夫又說：「他倆慢慢迂迴地走着，妻子有時停住腳，用毛巾擦着眼睛。腳下的路，有輕微的聲音，有積雪，有灰青的山石，有紅黃從雪裏伸出來，一些枯草是那樣窄窄的。山路就這樣窄窄的。」夫一手撫摸着山石，曲着腿向上望。我們走得很遠了，天空沒有顏色，渲染濃霧像是蒸氣似地，一團團地往上升，在霧裏有一點點峯巒。你看到，這是個壞天，我的腳已經有些凍木，這妻彎着腰，蹲着，厭煩似地說：「你看到，這是個壞天！」夫掃興地看了她一眼，他低下頭，他不覺有些悵惘。她起回來了。」夫掃興地看了她一眼，他低下頭，他不覺有些悵惘。她是在探尋甚麼？她吃驚似地把頭低下去，她像是在探尋甚麼？

麼。『難道你不能帶我走回去？』『我不能！』夫只能這樣答：『那麼我們是在甚麼地方呢？』也許是山的中腰，因為前面還有路以你看，雪是漸漸地厚了。妻突然揚開手抓住頭髮，不久就啜泣起來。我們爲甚麼這樣不幸？『不，我們還可以往上走。』夫鎮靜地說：『我不，你一定要告訴我，下面甚麼？』妻抓住夫的肩膀，她手指着山下。『下面，有廣大的原野，農村。現在只是一團霧。』夫說着，抖了抖肩膀，仍然預備要往上爬。『不，』妻喊叫着：『我真沒有勇氣，沒有力量了。』夫停了停，又向前面望，在煙霧裏，他像是思索着甚麼。『你不要着慌，你要相信我的腳，這個地方在兩年前，我很熟習。』夫拉着妻的手，慢慢放在一塊岩石上。你摸，從這裏正是這個轉角，你仔細地摸，從這裏，我們可以走上很短

的一條路，我們就會找到一株老松，我們在那裏會坐下來，安靜地休息，我們能看見紅日的出升。錯。」靠近我，我不會她向上邁着碎步。妻子沉默着，夫推拉着使脚步下去，就發滑澀。妻子的手在發顫。『我們甚麼也看不見了。』

夫一聲不語，只是緊抱着妻的腰，試探着腳步的輕重。『若是，我倆從這裏滑跌下去，那真——』妻終於落下淚來，她似乎有些失去了知覺。她已經吃不住力，夫用提着她，她要看，前面有一株老松，我們就要有個安息的地方。』夫用手向上指，他的眼用力睜大着。『她打開眼，可是，淚水淤塞着，她看不清甚麼。』

『仍然是團霧。』請你擦乾了眼睛，我們就要坐下來。』夫慢慢謹慎地摸着塊岩石，尖削的，堆着厚的雪。她隨着就藏躲在夫的懷裏，她有怕，有冷，有

響在混沌的氣氛裏。路上，你看到一條迷幻的路，可是我們也不要往下走一步，也是很值得的。妻子突然把頭埋下去，竟在嗚咽着。我一定中傷了你。你是在教訓我！我是忠誠地愛護你！我恨，我恨我自己！你不許那樣說！」你不能不承認，你原是多有意在試探我，你看我只是一副骨架，裝飾得很虛偽，多麼夢幻，體面，可是我沒有勇氣，沒有力量。然而我總很喜歡承認，我沒有力量。那實在是，我的心常有這種矛盾的失敗，可我不承認這就是我失敗，我只能說這是矛盾的失敗，我並非完全想認錯，我可曉得，我浮盪過很久了。我的心，你可曉得，我一起離不開你，你是最敬愛的，你的苦悶使我心神不安，我的痛苦，是你誤解的事，在一起，你相信，你要認清自己的人生，

# 孩 子 們

(二)

等窩的房岸日就着紀一少告所從在歲過情現小外。一老天裸訴種這繁老去形在河緣都事宅多全火往在兩的少。他的裏盛的的了已，河的沿集實，半是車返河位人了現的槐走的人繁。經水圓繞着原是全是一條古輕在這然是遍返貨緊。却可己子樹去頭都。是全是很乾曲老易這一來者是隻記一也過淨折城見裏天有也兩糧得些失去的的垣不年比多能岸船，年去的，的垣

清上完雲出鳥着是開堆空一全慢了穿三月鬆一黎明一朗，雜散漫又成藍明藍開了，，冬的整粉一去黎空了，，冬天個色片，。裏碎漸一黎幕天：白天幾，塊漸層明，空不。空隻飄，游雲。不罩久白露小浮像散鋪天

實夜內衣蓋身着緩落息換走口霜爬不城霧灰。子們攜帶提車滿節庫庫人着然堆除在的心服，兩青，，。過下氣。在清，，色。們都起鐵着這的，，，們。地的去有班與。也肘灰艱然他班來，王些那好他都破色難而的，，緩三吃就像用露成的好總腳回他緩深不是有手出洞夫多顯步家是沿深住醒點抓裏，役。得還該將着的了了迷了面兩制他比稱去從河呼。通感抓穿個服身過得休貨的吸宵。頭套磕，上去起息站南了，一，的膝上穿遲倒休上岸幾

草了枯漸了天去不來鉤小裏拉清在永都雖在拉土上，樹漸。空挖得。尖，孩一夫光開認這裏佔，完霧，濃不漸去閒立一斷厚久漸掘，男木一子車們晒發，麼聚集了全刻落橋起，又。所人板手們，，得不這說是，這，蟲在小求自完就地河，似變成上都，似有了女始一一開裏的座裏繁很一堆了，看古的爲孩人發塊手空滿時寶寶的殖自一

學去 閃動大要很兒靠近都六小飯懦個總命。然對邁脚冷來。腳今年不如去年，這事一樣怕回。自己立了氣有點潮濕裏，嘴裏，他感得周身慢慢兩手，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在霧裏，裏，他深地開走，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

學去 閃動大要很兒靠近都六小飯懦個總命。然對邁脚冷來。腳今年不如去年，這事一樣怕回。自己立了氣有點潮濕裏，嘴裏，他感得周身慢慢兩手，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

學去 閃動大要很兒靠近都六小飯懦個總命。然對邁脚冷來。腳今年不如去年，這事一樣怕回。自己立了氣有點潮濕裏，嘴裏，他感得周身慢慢兩手，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

筆瑞希，心個年人沒池望他煩藥從却王三，總頭是歲數也如不到殘數進大樣妻子愁不子。這了十門，減日，久三藥得光王就找一返到來苦那一，嫂家個分家一衣子的以是子，完全自己住的這所房。王三自己住的這所房。王三自己住的這所房。王三自己住的這所房。

(二) 王三自己住的這所房。王三自己住的這所房。王三自己住的這所房。王三自己住的這所房。

頭坑也，一頭倒下去，連個枕都散啦！王三眼看着扁兒，他深深地開走，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

頭坑也，一頭倒下去，連個枕都散啦！王三眼看着扁兒，他深深地開走，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

頭坑也，一頭倒下去，連個枕都散啦！王三眼看着扁兒，他深深地開走，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

頭坑也，一頭倒下去，連個枕都散啦！王三眼看着扁兒，他深深地開走，用打了一哈，慢慢擦着，戰刺透的身

「傻子給我抓藥去，她姥家去摘借，上頭點了點。」  
 「你看屋裏還有甚麼？」  
 「又摘借！」  
 「她不願說下去，兩隻手蒙着臉，就咳嗽起來。王三睜開眼，就看了他的妻，心裏狠狠地暗咒：『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孩有你我好點父產同子，孩子朋擔沒，德母讓胞，下王爹和微王們友心錢老，？你兄你『孤三』自笑三將我怕，絕修別一弟欺你，你身的屋慰，自來還我我戶來跟人趕壓他一爹裏。在己能有沾還，個我獨出老媽的人丟去。是裏上活子上餓根子，你這個分明伴走着得一羣我回。不積順家個長就剩進勝意，他利的。

是三棒住吃裏的，罵的。誰爹送了他，嘴裏的，王大喊着，這畜生：『這王一不，』王三憤怒。

跳戲柱威來木棒！站腿這孩院接扔叭，在脚孩子裏着在的院裡，心靈已，活經安全體哭喊，起了一三手蹦兩年。

子完。『活着不孝，死了全。』王三插進了一句，旁的說，就有個盼望，有個兒，養個兒。

『傻子給我抓藥去，她姥家去摘借，上頭點了點。』  
 「你看屋裏還有甚麼？」  
 「又摘借！」  
 「她不願說下去，兩隻手蒙着臉，就咳嗽起來。王三睜開眼，就看了他的妻，心裏狠狠地暗咒：『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孩有你我好點父產同子，孩子朋擔沒，德母讓胞，下王爹和微王們友心錢老，？你兄你『孤三』自笑三將我怕，絕修別一弟欺你，你身的屋慰，自來還我我戶來跟人趕壓他一爹裏。在己能有沾還，個我獨出老媽的人丟去。是裏上活子上餓根子，你這個分明伴走着得一羣我回。不積順家個長就剩進勝意，他利的。

是三棒住吃裏的，罵的。誰爹送了他，嘴裏的，王大喊着，這畜生：『這王一不，』王三憤怒。

跳戲柱威來木棒！站腿這孩院接扔叭，在脚孩子裏着在的院裡，心靈已，活經安全體哭喊，起了一三手蹦两

子完。『活着不孝，死了全。』王三插進了一句，旁的說，就有個盼望，有個兒，養個兒。

得！」王大譏諷地說：

兩在兩個成兒，自己管不了，這住

着說：

指着腰，一隻手向屋裏一

上她姥家去摘借，上頭點了點。』  
 「你看屋裏還有甚麼？」  
 「又摘借！」  
 「她不願說下去，兩隻手蒙着臉，就咳嗽起來。王三睜開眼，就看了他的妻，心裏狠狠地暗咒：『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他媽的，還活個甚麼勁？」

想說：『現在錢不方便了，又說了。』王大警戒地感覺得自己的勇氣，都消受已

那藍皮袍的爹坐在坑上，穿著青緞小着，頭上頂着青緞軟，下小着

我偏疼他，現在受了他的治。我錯待了你，都是我的孩子。』王三的爹喘噓着說：

我小，你要管我，罵我，我小，你這該雷劈的畜生，你走了，打折了你的腿！」反正我走了，你又

說：『現在錢不方便了，又說了。』王大警戒地感得自己的勇氣，都消受已

了。』王三自己想說：『現在錢不方便了，又說了。』王大警戒地感得自己的勇氣，都消受已

那藍皮袍的爹坐在坑上，穿著青緞小着，頭上頂着青緞軟，下小着

我偏疼他，現在受了他的治。我錯待了你，都是我的孩子。』王三的爹喘噓着說：

我小，你要管我，罵我，我小，你這該雷劈的畜生，你走了，打折了你的腿！」反正我走了，你又

防不勝防，事都斷了香煙，仍舊是一戶人家。鄭大嫂口若懸河似地說着：「可不行！」像我們這樣絕戶人，的牢騷。」鄭大嫂發洩着自己老死喂狗。前輩子也不知道都造下甚麼孽，這輩子才得了報應。」養活兒子有甚麼好處，先要給吃給穿，那就要給兒子掙錢來養活。王三爹還是兒子能抓錢，對深還不定養活不養活。王三爹說了半天，有兒子出來參加院裏張路警突然也過要咳嗽了兩聲把臉弄個紫紅。王三爹說着：「您就看，我們扁兒這份學該有多難。入官上這份學的供不起，又用提不上。入私立的，補錢的充着，又說着：「若不上學，一字不識，將來能幹甚麼？」

「唉，窮人就是吃不扒結多少就盡多少力量。能總不會有虧吃的，多喝點墨水，出門要飯去，心裏的算計都比旁人多。」王三站在院裏很肯定地說：「您不能那麼想，能成在誰！」

不平安的話，誰也不這麼急趕，把閨女給人家。這不是也放心。『誰說不是，像咱們這樣人家，找閨主的話，就是給人當姨太太，這還就得長得漂亮的。若是找個窮家，又捨不得讓自己孩子受罪。那麼就是給個妾實的人家，不管窮富，只要本人能抓拔一起，就算成啦！』

我們俊子強得多！」好孩子誰都喜愛。我有一個遠房叔叔，有一條報子三天一下。還是爲柱兒，這孩子真爽地說：「柱兒的爹似笑不笑地說！『大哥！求您點錢，咱們整房產，乾淨。您說，有錢的這人一就死，偏不供給子弟讀書。這事我老不明白，這是怎樣一回事？」張路驚訝地說：「天下事原就是這樣不公平呵！」王三嘆了一口气說：

「王大爺，您甭管這閒事，這氣死人不償命的孩子，死了倒好。我不要兒子也活得了。留着那份飯還給我自已吃呢！」太子來又想法把他趕出去。

太混蛋啦！」柱兒爹低語着：『您別聽她的，她簡直不是人，抱過人家的兒子來又想法把他趕出去。

王三拿起一枝禿筆，蘸了點墨邊想邊寫：『有男孩周柱兒，十二歲。身穿青布小棉袄棉褲，雲頭靴子，出門三天沒回家。家裏都招急，河沿如有大見着，請領到進。王三寫完，又唸了唸，別字也沒法改，就交進去。』

爹給柱兒爹的手裏，回身激地謝了謝，就交進去。』

王三嫂閉上兩隻眼，顯見得隔壁把她吵得有點

說不出來。你一定有事！快說吧！」王大很機警地說：「可是！王三出乎意料地說：『可不，爲拿俊子的事來說吧！不用錢哪！』請客就得請客，您若是方便，就先給我肆拾塊！』王大到是沒猶豫，走進屋子裏去。過了會，一隻手拿着錢票，往那光滑掉面上一扔，隨着就有兩張滑在地上的。王三難爲情地彎下身拾起來，把原數點了點，這都是給我的？』王三難爲情地彎下身拾起來，把原數點了點，這都是給我的？』王三對啦！這日子口，誰也不鬢寬！』這一共是拾伍塊！』王三把票子整理好，抬起頭來說：『那我就不用了！』好！』王大吃驚地說：

王三嫂的精神也很好。好塞蠢一頓！老大可讓我活，我見過。他跟我要那份鬼伍塊錢。好大面子，拿了拾要他個好看。我給他原封退回，他可沒想到這一窮人也是人，就是缺點錢。甚麼貞節，名譽，窮人也是都有的。」那麼錢倒是弄到手沒有？「當然要弄來。你想老丈人有幾個不疼姑爺的。哈哈！」王三雖是又不大自然，很快的就掩饰過去。隔壁柱兒的媽跟她丈夫又吵起來。「沒有兒子，要兒子，抱了兒子，趕兒子！」我要的是兒子，不是請祖宗。你嫌兒子不好，你是請祖宗。你嫌兒子不好，你有後代！院裏，各屋都點着昏暗的油燈。有的大笑起來，有的弄着窄細的腔調唱起來，

地睡在炕上。只有一羣孩子們安靜地睡在炕上。(七)次日，清晨。扁兒老早起來，就要跑出去。王三也剛醒，揚起頭就喊：「扁兒，那去？」扁兒說：「王三，也剛醒，揚起頭就喊：『扁兒，那去？』」

一塊碎骨頭就要和野狗拼命，讓野狗狠狠地咬一樣，不怕咬的，每天都是這樣，在那裏消褪了多少孩子的青春，明蝕了多少孩子的健康。王三抬起頭來，向那邊望了望。土堆上，一陣混亂。孩子們都分散開，接着叫喊聲大起來。打！打！打這個頭養的！誰不打，誰是孫子！『小子，別充傻！他媽的，橫着點！』烏的一聲！一大羣孩子就把扁兒圍起來，只聽見孩子的喊嚷。有的孩子早已就跑開不見，殘餘的孩子，圍着手無寸鐵的扁兒，不放鬆一步。扁兒哭喊起來：『你們欺負人是怎麼樣？』

「我就是要來！」拍的一聲！一個孩子在扁兒身後，伸過一隻手，打在臉蛋子上。孩子們都笑得跳起來。『爸爸！您看！』孩子這樣地叫着。王三看了看，把脚步向這頭走過來，扁兒看見了救星來到，就想跑過來，可是孩子們把他截住。扁兒又是哭喊：『爸爸！』王三說：『走近這羣孩子跟前，眼看着扁兒的狼狽樣子。孩子們一個也不散，都眼盯着王三的臉。王三說：『咱們都是好街坊，誰和誰沒冤沒仇，何必鬧着生分。』王三調解着背紙籃的孩子，邁了一步說：『這裏就是不許外人去！』那孩子補充了一句：『這裏就是不許外人去！』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朋友！明天在這裏回來啦！』孩子們的首領微笑著說：『孩子們像是一陣風，就散開了。』

『回家去！』王三向扁兒說了一聲，自己往東方望了望。

『周大嬸也沒吵沒喊！』『噢！』

『爸爸這就快到啦，點，小心栽跟頭！』

『有你，我就放心了！』

『爸爸，我要好好幹！』

『爸爸！走吧！』孩子提示着說：

『好，走！』王三把心事總擺脫不開地說：

『您別生氣！』

『我不生氣。』

『孩子，你爸爸當初

『晚不晚？』

『夜班早下啦！快點走！』

王三帶着孩子走下

去，沿着河岸短短的黃草，被腳踏着沙沙地響，乾巴巴的，使人有點心焦。

『爸爸，您的脚步，還是那樣大，那樣快！』

『朋友！明天在這裏回來啦！』孩子們的首領微笑著說：『孩子們像是一陣風，就散開了。』

『周大嬸也沒吵沒喊！』『噢！』

『爸爸這就快到啦，點，小心栽跟頭！』

『有你，我就放心了！』

『爸爸，我要好好幹！』

『爸爸！走吧！』孩子提示着說：

『好，走！』王三把心事總擺脫不開地說：

『您別生氣！』

『我不生氣。』

『孩子，你爸爸當初

『晚不晚？』

『夜班早下啦！快點走！』

王三帶着孩子走下

去，沿着河岸短短的黃草，被腳踏着沙沙地響，乾巴巴的，使人有點心焦。

『爸爸，您的脚步，還是那樣大，那樣快！』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我不能再找到更好的事。你看幾十年，就是這麼快的過去，如今，我還在站台裏，打雜，搬道，倒車，甚至二百多斤的蔬

包，一天也得抗上幾個。孩子！你看我的歲數，我在夜裏冷得總是打顫，我還能幹上幾天呢？

『爸爸，您別竟想那些不痛快的事吧！』

『孩子，我有苦存在肚子裏，不讓人知道，我也沒給人偷過懶，這都是命，老天爺就教我苦幹一輩子。』

『爸爸，這都是命！』

『孩子，你爸爸可並不認命。我年青的時候，

我遇了這一輩子，你媽整

天就是喝着那苦藥湯，怕你媽有個好歹。你媽跟

我過了這一輩子，你媽整

天就是喝着那苦藥湯，

你說我還如何能够打起高興來？像我這樣的人苦受一輩子，也不許說苦！』

『爸爸！』

『孩子，我爲你可不容易！孩子，你可不要學你爸爸，我不能不認命！』

『孩子你可不要認命！』

『爸爸您放心吧！』

我，我沒有值得惹人注意

够！』

王三和孩子站在橋頭

的地方，人家都是不喜歡我，對視了半天。『爸爸，昨天杜兒夜身灰制服，骯髒，襯賤，呆着，對視了半天。』

『爸爸您說甚麼？』『呵！孩子，我不能把自己孩子賣了！』

『周大嬸也沒吵沒喊！』『噢！』

『爸爸這就快到啦，點，小心栽跟頭！』

『有你，我就放心了！』

『爸爸，我要好好幹！』

『爸爸！走吧！』孩子提示着說：

『好，走！』王三把心事總擺脫不開地說：

『您別生氣！』

『我不生氣。』

『孩子，你爸爸當初

『晚不晚？』

『夜班早下啦！快點走！』

王三帶着孩子走下

去，沿着河岸短短的黃草，被腳踏着沙沙地響，乾巴巴的，使人有點心焦。

『爸爸，您的脚步，還是那樣大，那樣快！』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這，白拾半個月，就是十五天每天滿滿五筐。一天不缺，他就算是童子會的人，他可以隨便拾。若是不喜歡拾的話，也沒關係，先沒收他的筐子是小事，可得禁起一頓——你明白吧！咱們都是街里道坊的！』孩子們的首領鄭重地說：

王三捺下心頭的怒火，忍着氣說了一句：『好吧！教他明天來！』

一個孩子走過來，手拿着一個筐，一塊木板：都交給扁兒。

孩子，立刻所有的孩子，都擺過來。王三有點發愁。

『孩子是我的！』王三惱怒着說：

『不管那些個！』孩子毫不介意地說：

『那麼你說應該怎麼樣？』王三緩和地說：

『我說？好吧！他可一定是你的孩君子？』

『不會胡認！』

『那更好，也不用他陪禮，你教他在



## 怎樣增進你的記憶力

李黎

我從看見許多的人頹喪的說

「我的記性壞透了，這真沒法子。」後來我看了好幾本關於講

學習和記憶的書，使我知道記憶

力不但可以改善，而且可以改善

到兩三倍！

第一 你要有自信力，不要只

愁眉苦面的說「咳！天生的腦

筋沒有辦法。」腦筋既然和你的

手足是一樣的，你能把一雙不會滑  
冰的腿變成會滑冰的，又能把一  
雙細細的手臂變成粗健的，你

為什麼不能健強你的腦筋記憶力  
呢？

第二 多注意，對於每一件事

都要用一番心力，有許多人從來

對於一切都馬馬虎虎，當然記憶

不容易美滿，假使你對於一件事

注意，你永不易忘記。前天我是十

十七歲今天（一月二日）我是十

八歲，我記憶了多少遍嗎？沒

有，不過我對牠注意一點就忘

了。一件容易事的忘記一百分之

九十以上是不注意所致。

第二二是應用聯想力，就是

試着把每一件應記的東西和一個  
最善遇的日常事物聯合，我永

忘不了富士山是一二三六五

米高，因為前二字是一年的十二  
月，後三字又恰巧是一年三百六  
十五天。我也永忘不了蒸發液體  
空氣，氣（符號是N）在氧（符  
號是O）之前出來，因為我知道  
英文字母是N在O的前面。我也永  
不忘不Ginger英文的斜紋  
布（Jean）和舊因為這是喜歡  
的明星Jean Harlow和Ginger  
Roger的名字。我也永忘不了，  
法國大革命發生於一七八九年，  
因為一後面就是三個等差數七八  
九。說一句頑皮的話，我也永  
忘不了亞述古國滅亡的年代，  
紀元前六〇六年正和一種天天可  
以在報上看見的治花柳病的藥名  
爭起於一四五五年，因為一加  
四是五。因此我又記得兩年前一  
四五三年就是古老的羅馬帝國滅  
亡於新月旗的回年的年代；又  
是英國結束她的對法百年戰爭的  
日子。我永忘不了一八〇九年二  
月十二日是英國的改變全人類人  
生觀的達爾文和美國解放黑奴的  
林肯的生日；我也忘不了八〇  
〇年是查理大帝即位之日，而  
劃時代的偉人牛頓的生日是一六  
四二年的聖誕節，此外這種例

可說是舉不勝舉，只要讀者體會  
罷了。

### 第四 是用推理法，理智的，

邏輯的想一件事可以增強記憶力

。南洋在赤道附近而又多雨，當然產茶，橡膠，米蔗糖，咖啡，

可可。寒帶的西伯利利當然產寒  
帶的針葉森林和多量的毛皮獸。

第五是出聲的念，因為據外

國心理學家的研究，出聲的讀可  
以因爲口耳的活動而格外增強記

憶。

### 第六是與其一次讀二十遍，

不如五天每天讀四遍，或是十天

每天讀兩遍，我會自己試過，同

樣長短意趣相同的篇章照後法可  
以增加効率百分之三十五，這也

是所有研究學習與記憶的心理學  
家所一致公認的。



# 世界上的兩個語言傑才

際雲

## 一 諸習七十種語言

下面介紹的幾個語言奇才，確是事實，但信不信由你！天主教神父麥差番替，意大利人，於一八三三至一八三八年間，任梵諦岡國立圖書館管理員。梵諦岡是各國人士都有的地方（羅馬教皇宮所在地）。麥氏就在這個圖書館解答各國人士所詢之問題，始與數英人互談，忽又答覆青年學子以日本語詢叩的問題，同時報告某事於一西班牙前，而忽又應答一搜尋某古代真跡的瑞典人。無論德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俄國人，波蘭人，中國人，日本人，荷蘭人，丹麥人，希臘人，阿拉伯人，因觀光或研究而至羅馬，且要從這個圖書館寶藏中得些益處，都由麥氏獲得以詢問者祖國方言述說的回答。

在他晚年深諳七十餘種方言，實為歷代最著名語言怪傑之一。更令人奇怪的就是他終身未越過國界。一種語言的學習，對於麥氏幾從非難事，他能由不充足之學習材料，深入一種生疏語言之隱處，而諳習之。任何外人，祇要授以十誡及主禱文，均為天主教徒必讀之文，他就能而登窺

校（該校為教育各種民族之兒童，而培植傳教士之處），他從該校中一居於美國加利福尼亞省的印第安族兒童，學習其土語，不久竟成以此方言撰成小詩集一冊。由此可見麥氏學習語言之天才。

麥氏從圖書館出來後，就當神父。享年七十有五。十九世紀末葉法國細勒西亞勃斯之子，年方十七，已深通十二種語言。德國外交部因其特殊的中國語的才識而加以注意。愛爾克來勃斯於二十五歲時，就在北京任翻譯的職務。克氏於啓行前又附帶學習多種東亞語言。克氏在華，於其公使館參贊任期中，復熟讀滿洲文，西藏文，高麗文，暹羅文，馬來文，緬甸文等。他已成為德國公使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國政府亦曾屢次倚重克氏，使助益於難澀案卷的翻譯。

克氏又深諳歐洲各國語言，如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保加利亞文，挪威文，荷蘭文，保加拉文，在他晚年的深諳七十餘種方言，實為歷代最著名語言怪傑之一。更令人奇怪的就是他終身未越過國界。一種語言的學習，對於麥氏幾從非難事，他能由不充足之學習材料，深入一種生疏語言之隱處，而諳習之。任何外人，祇要授以十誡及主禱文，均為天主教徒必讀之文，他就能而登窺

第七是不要過度的用腦，每一次較長時的記憶之後就是一次休息。這種休息並不是浪費，因為這正在把印象刻深。但是千萬不要因休息而轉到別的興奮的遊戲上去。

第八是隨時隨地的自己問自己，自己答自己，然後再翻開書來補充一下，這樣幾次下去，就沒有忘不牢固的事了。

第九是疲倦時不要記憶，不願意記憶時也不要過度勉強。喜歡你所記憶的東西，即使牠很討厭，你不要才喜歡他，因為這幫助你克復他。也切不要讓你的腦太鬆閑了，然而太緊張了太疲倦了也不好，要保持中庸之道。

第十是酒精能傷害你的記憶力。不正當或過度性行為也能使你腦筋記憶力猛退。烟對於你的記憶也沒有好處。

讀者可以試一試看我希望我的「記憶十誡」對您能有些好處，可以使你腦筋日健，記憶力日強。您要有一個好的記憶力這當然還有很多，總之中國人也確有學習各種語言的天才，只要努力的話，一定不會讓克麥二氏專

亞文，匈牙利文，芬蘭文，愛沙尼亞文，列特文，爪哇文，蘇聯文，此外還有哥利文，巴斯克文等都知道。克氏晚年（一九三〇年死享年六十有二）已深諳五十九種語言，曾了解翻譯一百種以上語言。

以上二人不知誰造最高之記錄，因麥氏亦能流暢敏捷述出七十多種語言，此外更諳三十八種不同之方言。不論誰最高，二人都是認為歷史上人類的自然奇蹟。學習各種不同的語言，確是一件難事。要深諳多種語言，那就非天才不可。有人說中國人有學習語言的天才，只要看中國的外交人才，國際外交界中活動，能夠說各種不同的流利的語言，有顧維鈞等。在學者方面也有不少人在外國講學的，如林語堂等，說話，寫作等在外國有相當地位。

克氏在華，於其公使館參贊任期中，復熟讀滿洲文，西藏文，高麗文，暹羅文，馬來文，緬甸文等。他已成為德國公使館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國政府亦曾屢次倚重克氏，使助益於難澀案卷的翻譯。

克氏又深諳歐洲各國語言，如葡萄牙文，羅馬尼亞文，保加利亞文，挪威文，荷蘭文，保加拉文，在他晚年的深諳七十餘種方言，實為歷代最著名語言怪傑之一。更令人奇怪的就是他終身未越過國界。一種語言的學習，對於麥氏幾從非難事，他能由不充足之學習材料，深入一種生疏語言之隱處，而諳習之。任何外人，祇要授以十誡及主禱文，均為天主教徒必讀之文，他就能而登窺

## 生活健康



### 孤身婦女性的問題

殘鴻譯于

的痛苦，但是終歸全是由於性的問題。有些婦女的心理在還未變得太複雜的時候，她們的問題也很容易解決，用偶爾的婚外性交，或其他的方法，但有些婦女就不會或者不想解決她們的性的苦悶；她們有著病態的心理。她們使得苦悶越來越深。但是也有心理上起了昇華作用的，她們在社會服務，運動和獎金等事業上發揮才能；她們也很痛快，但是一旦要在身體上或精神上受到挫折，性的苦悶立時就會爆發的。

孤身的中年婦女，現在在社會裏真的佔了很大的數目了！她們並不是將來的主婦和母親，她們是職業界的中堅分子，她們是第一次歐戰的產兒，她們正在渡着或已渡過性慾的苦悶！她們也許月經終結了，對人類自然的本能表示着絕望！她們眼見着前途的孤寂與黑暗！在她們的命運裏再也找不到結婚的希望！

心理學家對她們的情形有着種種的猜測。假使男子不結婚，我們也許覺得他們情願享受獨身的生活，在她們呢，也許是在情緒上會遇着了阻礙，或者她們也許很想結婚，但是至終缺少和男人接觸的機會。

有些婦女，她們在心理的發展上並未直接的受到挫折，她們的本能和情緒還未變複雜，她們的尋偶工作自然容易多啦，另一方面，在性的動機上受到抑制和壓迫的婦女們，她們才造成了大量的獨身姑娘，她們常到醫生前訴說種種中年婦女。

與對渴身希望體的一果體和精神損壞是由於心理上衝突的結果，不是由於手淫的本身。凱斯黛維斯從她的研究上，我們覺得偶然手淫不但無害，反而因之免去了性的衝動，這样對健康是有益補的，固然動

同性戀對她們不只是為解決性慾的問題，而且為得到體貼和溫柔，性生活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同性性生活上的結果也是和自淫一樣，實行後對健康上有結果，並不能夠真的使她們滿足，所以一個不能結婚的婦女，交男朋友是沒有好處的，只有很少數的婦女，婚外性沒對身體無害，他們也全以為身

我們也知道手淫太多是太幼稚的行為，但是也無須叫她們有著渴望，或叫她們覺得手淫是有罪的。婦女的性慾在生理上或感覺上全是有一定的週期的，所以我們覺得解決性慾也最好按着這個週期。解決性慾的方法也不一定是最性交，但是總應當按着環境找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對白帶和下部奇養這兩種病，我們最好把病源對病人解釋清楚，告訴她們病的不要緊，對奇癢先用解釋，若不見效時，我們應當查否她的卵巢內分泌不足，不足時，最好是奇癢治療以前先注射女性內分泌素。

中年婦女，無論是和同性或異性，她們的戀愛多半是精神上的，不是生理性，她們對異性的戀愛，若是覺得她們的戀愛問題，一種就是白帶，其它就是下部奇癢，因為這兩種病的背景全免不了性的問題，尤其是常以手淫解決性慾的她們對這些病總是特別的憂慮。對於手淫這件事，一班的理醫全以為身

我們也知道手淫太多是太幼稚的行為，但是也無須叫她們有著渴望，或叫她們覺得手淫是有罪的。婦女的性慾在生理上或感覺上全是有一定的週期的，所以我們覺得解決性慾也最好按着這個週期。解決性慾的方法也不一定是最性交，但是總應當按着環境找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對白帶和下部奇養這兩種病，我們最好把病源對病人解釋清楚，告訴她們病的不要緊，對奇癢先用解釋，若不見效時，我們應當查否她的卵巢內分泌不足，不足時，最好是奇癢治療以前先注射女性內分泌素。

慈傷心來，把你願意保持永久美麗嗎？要用蔚藍的一點鐘天空，要把你的思想浸潤在空中，使清風吹散他們，自己心裏所有的事一律忘掉。時候，和下等的嫉妒，在他們剛發生的，根本剷除了他們；每天要很沉靜，要想，把自己精神上的反映。如果確能如此做，就可等於常常的花面龐，和撒香水來修飾你的面容，美容，要告訴你，你，你的一星期之後你的鏡子將要告訴你，假如你要美麗，不要用搽粉，雪白，是你精神上的反映。

老人把他的墨鏡拿下來之後，又把他放在他的那鼻子上，他聚精會神的沉思起來，最後，他掀起了他的白鬚，向着我低聲說道：『我要告訴你六個重要的方法，下面就是：

## 法方個幾的樂快

譯 玲 永

這樣做呢？要預備，計劃，求進步，一方美麗的手帕，能够作一面旗幟哩！」假如你是快樂了，要小心！一不能把握住自己，就要一失足成千古恨。你要知道，站在一根堅實的繩子上，是不能常常保持平衡的。

「你說生活摧殘了妳，每件事做完  
是覺着沒有希望，靜聽着吧！假如  
裁縫把你的衣服做壞了，妳不要把  
全扔掉，妳要想出一個斗蓬掩蓋  
成假如還不滿意，用剪子把那衣服剪  
些方塊，最低限度也可給妳做一方手  
帕。」

是用最聰明的方法，如此，當你走進要時時候，你一定能夠把握住那個人的過失和優點，你一定能够知道什麼能使他高興，什麼能禁止他，並且什麼是他秘密而不宣所憎恨的事情。

因為他對於你的一切是一點也不知道，你一定成爲一個優勝者。

的擦粉和撒香水。『小姐！妳的一切全包藏在少女的夢裏，妳不要把長的時間，耽擱在沉思寶石的閃爍與珍珠的燦爛吧！當你母親將一告訴妳，要結婚的日期時，妳要馬上注意去打聽妳的未婚夫的嗜好，使你的僕人和朋友去訪察你未婚夫的僕人和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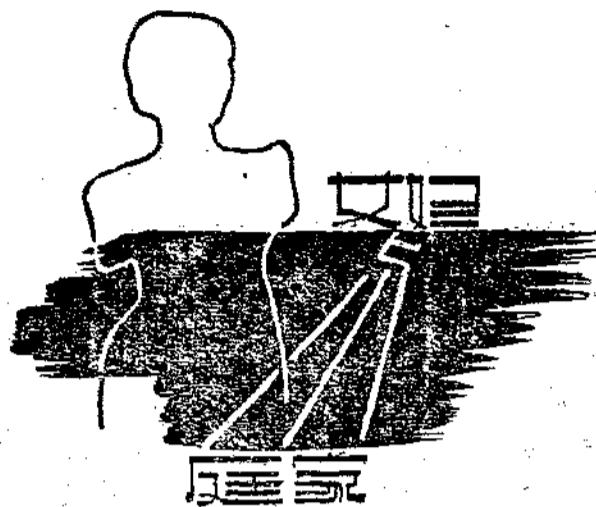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論

問題從上面幾段看起來，孤身婦女性的問題決不只是性慾本身的問題，解決了的全同性慾較有旁人一同解決，對她們的法子解決，是自己想識的，健 康總是比或隱隱的自然的，性生活呢是應當的，不該隱匿的表現出來。對少女呢，我們應當告訴她們怎樣才是心理的正常發展；對中年婦女我們千萬不要告訴她們是有着許多的心理，若是告訴了她們反給她們增加的痛苦，因為她們所怕的就是同情。是蔑視和罪惡，需要的就是同情。

她們是少女，是那未的容，是具有結婚希望的活呢，也是自由的，是在現今的時代中，性渡着的眠性，生活，仍然是性慾對她好也實在不成問題，但是，所以也有時她們雖然和異性，如失蹤，發燒，仍然到醫生前面訴苦等。其主要的能得得到十分的滿足，和確保。對異性生活中的婦女性交外還要有和男性的共同的，易的生활需要呢，的確也不只是性交，有些問題也比較容易的解決。

得到後比渴望更憂鬱的原故，在另一方  
面，我們也不能說同性戀只是爲體貼和溫柔，狄克扣畢慕二氏在一九三四年說她們是爲了組織家庭而講同性戀的，有些人情願作丈夫或太太，有些人情願作母親或孩子，還有些人情願在經濟上負責任呢。所以哈頓在一九三七年說「我問題們，在勸告同性戀者前必須認清這個問題，非難她們！並不見得合乎情理。」

一 跌落，火傷，薰斃。  
家庭中意外危險最多者爲「跌落」，概多跌自梯子，椅子，廊間，平地上。其上，樓梯上，屋頂上，樹上，及木竿上。其他自澡盆，冰雪路上，擦過油類。



間庭家

意外危險與預防

外施之處，腐朽的梯子，黑漆的階道，不隱的地盤及道路間之果皮，當目爲陷井之活版或機關，雖健步者亦當時存「如履薄冰」之構造，蓋「忙中生錯」，不注意而跌倒，死之界限每日由此而劃定。故一切可攀援，鬆弱的箱櫃，當視若「刀山」，不可輕易攀登。油滑地板上之未固定的磁盆洗澡時，亦應認爲「如臨深淵」，以免摔死，尤宜易上易下，放置穩固。梯子一切構造，尤宜易上易下，放置穩固。

或臘皂之地板上，香蕉皮或污穢物上滑倒；或因傢俱，木料，污穢物品绊倒；或因喪失身體平衡而忽然摔倒成致命傷者甚夥。

次爲火傷及燙傷。多因焚房，衣，各種火焰；烤熱物體，沸水；熱的液體，或酸類，汽油，火油，煤油及燃燈汽體之爆發而受傷。

第三爲薰燒。未經燃着之汽燈氣體及煤氣，未得十分燃着之汽燈氣體及其餘，汽車廠中之殘餘汽體，皆能致人假死，甚至喪命。

因誤毒物爲药品，受食物之毒質；或因受傷後之不留意，或血液中毒而致命者，爲數亦不少。

因工業器俱，尖銳破碎片，釘頭針尖，廚房內之器物或玩物所致之擦傷或割傷；因各種電氣裝置之電擊，亦於家產外危險之習慣者。

人收藏。鎗彈類在我國原目爲禁品。然亦有見，亦賴爲護身荷。故因鎗誤死者，在社匪起加門安放適宜地，不使兒童玩弄，大人取歲時，亦應十分謹慎。——我不知裝有子彈者，當後，此實非法無意識不能原諒之辯護。人三電氣，假象牙製品，汽油。家庭一切電氣裝置，其電線及電門應堅固可靠，裝置於安全地或高處，電用時易插電門爲要。蓋小兒手指細小，電擊之虞多。電氣熨斗不用時，即關閉電門。蓋許多火災，皆因通有電流，即以拔開電門。蓋當將電流隔絕，即免走火。

內。小孩多好奇嘗試心，每認爲糖餅餉。漿類吞服之，大人亦或誤用或用之過，因之致禍者不少。

「寸鐵爲凶」，誠哉斯謬。故凡刀剪利器，皆應目爲凶器，宜放諸高處，爲兒童所不及。用時固宜謹慎，不遠用時則宜復置原所。絕不可令兒童在桌學習裁剪，在修剃果皮於手中，不惟重傷致人廢疾，既輕微損傷，已足爲細菌侵入之孔道，成血液中毒，爲致死之因者有之。在統計上血液中毒繼發於巨烈創傷者，反較少。蓋傷之重者，足引起人之注意，就醫而得適當之調理。至傷之輕者，多忽略之，生命喪失，即由忽路一二，實處治之。故凡創傷無論輕重，於未得適當塗以碘酒，纏以紗帶，適當家庭中常備要藥，收藏時亦當謹。

蔚然

別派式服女婦國美

美國服式學家，將該國婦女態度，分為十種，現簡單介紹于下：

1. 貴胄派——舉止沉穩莊重，具有大家氣派，服貴價衣料，邊緣等處，也用美而價昂的飾品，花樣以富麗大方，趨於大家風態者為尚。

2. 體育派——舉動靈活，大方磊落，生而具體育家姿態，服式輕短，稍似男衣，材料不拘粗布與綢緞，都要質地。

3. 阿嬌派——體態娉婷，姿容秀麗，服式趨時髦，雖有

之製斗。放於熨衣板上而起。假象牙之主要成分爲火薑，棉花及樟腦爲極易燃燒爆發之物質，可製成各種物品。用之爲髮飾者尤多。假象牙因房內蒸汽氣爐或燙髮器之灼熱，而能燃燒，故凡假象牙製品勿使接近炎熱反飾體。愛美青年燙髮時宜行之。免得人工盡焦頭爛額。因之喪命者，更可慘也。

時趨於極端，亦不至醜惡，但不宜過事奢華，與趨於妖冶。

4. 阿母派——眉目舒展，慈詳和悅如阿母的，衣服整齊大雅，材料輕軟，花樣簡素，顏色切忌眩耀。

5. 滑稽派——相貌滑稽，言語動作，令人好笑的，切勿矯飾，強作矯飾，衣宜可體，便於行動，衣色宜取暗淡而不眩目，衣料宜質素而輕軟時。  
6. 家庭派——具有長於家事形態的，衣料及製法，都須質樸，不尚華工飾，衣之寬窄大小及式樣，以合於家庭工作爲宜。

7. 男子派——舉止大方，不拘小節，具有男子氣概的，衣須簡素，凡過小

既燃燈捻火時，總以不令兒童窺知為要。蓋兒童模倣好奇心，殺身破產之禍即由是而起。火傷及燙傷多發現在於廚中。勿使小兒玩弄火柴；沸湯亦應視為火焰或毒物。使兒童不之及。禁止兒童到廚房去，治本之法也。冬季所生爐火，亦應設有欄杆，以防兒童跌倒其上。

冬季家庭多生煤球火爐，夜間畏寒，室中不通空氣，加生煤球於爐中，因一氧化碳過濃而人不支。據被薰燬之家庭調查，其禦寒設備，如房屋，被薰燬者類絕不至。因天寒而凍死。然因不知不覺之原因喪失於不知不覺的，誠可慨也。燃煤球爐的家庭於夜間燒已着的煤球，固較安全，然總以爲妥當。

五、食物，針錢，花砲。  
及貝類往中爲疾病，亦習見事也。罐頭食分食；貝類惟新鮮者可食。且用時應一次用罄，不可上品。

長過窄的衣式，便服者現忸怩態者，不論如何時髦，切不可用，邊緣綃帶，以及各種花樣，都不相宜。

柔，一如陽春嫩柳，應着細軟材料，寬窄合體，而具有韻致之衣，繡有大花的硬緞料，不宜用，過短之衣亦足以減殺天然美緻。

9. 深秘派——性情深穩，喜怒不形於色，舉止時顯離奇，令人不易揣測者，衣服必須整雅清素，質料不拘，以大方爲宜。

10. 趣玩派——性情靈活，舉動輕盈，面目可人，帶有如洋娃娃的趣味氣氛者，衣服必須可體，不可時髦。

# 連載之部

## 中國人的性質

(二)

原著 Carl Crow 篤齋重譯

在中國內地，除却一部分地方以外，中國全土幾乎沒有不能出行舟的航路網。最近中國的鐵路雖受極大的破壞，但却未顯示運輸的斷絕，這未嘗不是由於這個航運的特長所賜予的。中國船隻的數目，恐怕比全世界所有的船隻還要多的，而且各個單位並不受其他單位的影響，為世界上絕無僅有的組織。中國船隻與地方的損害，全由當地自身擔負一切。某一地方雖然因為飢荒或水災等而舟船無所用事時，但仍舊不得跑到另一地方擾亂其他地方的水運秩序。因此，會避免了多少的小戰爭，並且阻止了多多少商業上劇烈的競爭；在這一點上，商業的道德上，是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所不能及的。船夫們非常明瞭自己所獨佔的權利，決不許其他船隻侵害絲毫。如果從其他地方駛來的船，打算欲在當地裝貨時，則被認作是海賊行爲，則將其船隻拆解起見，所以他們始終不航向另外的河口。蓋因爲我們所獨佔的權利，決不可以沒收的貨物，是這個船夫的誤解，對於此種行爲的船舶，倘若沒為必須進入其他河口的必要，所以他們始終不航向另外的河口。

船進入這支流，在中國人的眼裏看來，是該認作爲一種犯罪的——道德上，習慣上的罪惡。因此，我明瞭了在無錫地方船夫們對我們顯示冷漠無感情的態度的原因——是將我們視爲違犯規律的犯人了！

在黃浦江舟運終點的松江碼頭，聚集着各種樣式不同的船——恐怕至少要有幾十種。當這些個船向上游測航之時，船群總是同樣的一處，很整然的排列着；最後是同樣大小同樣型式的船也完全認在在一起向前航進。此等船爲當地住民所有，因之在住民自己爲在當地的河流宛如自己的財產一樣，不准許他人侵犯的。

與上邊相同的情形，在全華各地的河川溪流都可見到；這是幾百年來爲人所遵守的習慣。即某一地方的舟運權委與「一般的默認」當地方之某人（普通是某一大家族）獨佔，但享有此獨佔權的船首則是他們的部落民，對於行李的運費，人馬的運費却是根整然的交易着。規定的運費在許多年中很少變更，而且關於爲運費而起的紛爭，我也未曾聽見過一次。

運費時常是以現貨支付的；所以通貨的變動，對他們並沒有

實行這充分的理由，但是就人民之尊重其家傳的營業的一點，以強力是克服不了的。最後市政廳決意實行原有計畫，於是規定補償他們損失的辦法：由運費的收入中，以十年為限，每年給與船頭們以退隱金的數目已達到數十萬元的鉅額了！假如市政會勝利的。假若真發生了船頭們燒船場的事情時，我想市民們一定對船頭方表同情的。蓋因為在中國的社會上，生計的權利是比較任何權利都基本的；無論用如何正當的手段，如欲侵犯他人計時，在中國人的眼裏認為是一件極不道德的事。

中國的湖沼河川裏，它的漁業權是從無一寸土地沒有無主的，並且各樣的漁業方法也都屬於某人獨佔。用鶴捕魚是王家的特權；陳姓一家是使用四角網，蔣家有撒網的權利。因之在水面上再無其他方法的第四家，只有在水底捉貝蛤的特權，不僅受被害者的攻擊，並且受全村人民非難與譏諷者，因為在中國

到當地人殷勤熱烈的招待的。當地人無時不致力於使該島的風景美化和氣候的調節，以使旅行者得到滿意的印象。因之，來此的旅行者對於這裏都非常滿意，甚至有願意永久住在這裏的。但當這裏的念頭，則他們被歡迎的目的，也就到了最後了！他們

競爭的。渡船場普通爲船頭個人的獨佔事業，但如果客人過多，一人不能勝任的時候，則由其一家中的親族共同協助。近來上海報紙上常登載着天津的渡船場問題；天津的渡船場，三百年來是由某一家族經營着的。百年前這個渡船場乘客尚少，恐怕船頭一個人已足支持；然而自從天津成爲中國北部的主要都市以來，隨着它的發展，在現在渡船場也擁有巨大的資本而成爲一大企業(Enterprise)，使用着多數的員工了！

這種家傳的獨佔權，中國人是頗尊重它的。在廈門有三家，幾乎是從別處飄流到廈門的渡船營業。這三家的先祖並非當地土著，而是三百年前在戰火未擴大以前，一廈門的船頭便成爲勒索錢的代名詞了。但如今果不答應他們的請求時，則將行李拋入水中。因此，在全華倍各，這些霸道的海賊行爲。他們的常套手段，就是把客人渡在水路中間的時候，俄然現出他們的本色，強要增加船錢十倍甚至二十倍。

番的待遇在半途也會陡然降落了！但如果仔細對他們這種行爲加一番的考慮的話，則也並非沒有理由的；旅行者原是消費的一飯宿費的支付，遊覽的需用，紀念品及明信書片等的採購等，但一長久居在這裏，則由消費者一變而爲與當地商人的競爭者，於原來歡迎的本意實大相謬誤。所以當旅行者欲由此地出發時，當地人也恰與歡迎他來時同樣的熱切的歡送他。

中國人嫌惡現實的在中國對於由別處而來的人，所取的態度也和火奴魯魯相差無幾。中國人對於自他處航來的人，不管是有任何事情，總認爲到此的目的對他們的利益是帶着危險性的。

中國人嫌惡現實的李競子爲始中國要多聖賢，都認爲人是性本善的。因之每個中國人雖然是鬼頭鬼腦的，都認爲人是性本善的。因之每個中國人雖相信這個道理，但在現實的情形下，對於旁人決不以這個道地尤其從很遠的外國來的人好像不承認是有任何事的。他們對於自己或是親友知己等也許相信人是性本善的，但對於從旁的地方尤其從很遠的外國來的人好像不承認是有任何事的。

中國人嫌惡現實的在美國各都市，幾乎都有商業會議所，把當地的情形廣泛的介紹給世間，並且努力於招徠更多的人。美國各種制度，各種組織中，使中國人最感奇異的，最不可解的，恐怕也許就是這商業會議所了！在複雜艱難的世中，特意招集許多競爭者來增劇競爭。究竟用意何在？是中國人最莫明其妙的。在中國雖有着無數的商業公會，和二千餘的商業會議所，然而沒有一個能想到去獎勵或促進與他處來往的。加利佛亞（Californi）的美國人之憎嫌日本人來往，雖爲周知事實，但中國人對於從國內另外一個地方來的人，所取的態度也竟和這一樣。

中國人嫌惡現實的但這是遠離故鄉跑到其他地方過着極美善的生活的中國人也不在少數。在各地方到處佈滿了販賣外國雜貨的廣東商人，中國人稱此種雜貨商人曰「廣東舖子」。但這也是抑制競爭和劃分小區域的獨佔權之一種而已。廣東在很久以前即爲外國船舶出入貿易的唯一海港，因之給與了廣東人以買賣外國商品的獨佔權，全中國的人民從廣東人的手裏買到外國輸入品，這獨佔權直維持到百年以前，其他各港開放以後始漸漸從王座上衰落下來。其後廣東人雖努力打算仍繼續維持它的獨佔，但一部分是失敗了！在現在各地中國人都能够自由販賣外國貨物，但只是雜貨一項仍爲廣東人所獨攬。

中國人嫌惡現實的同業商會們對於商會會員有嚴刻的監督權。倘若發現認爲有妨害經驗的慣例，以之來約束商會的內部。對於外部的人則築以極高壁壘，嚴防對商會的侵害。

第二章

第二章完

行真正的減價競爭。這是因為降低貨物價格是淆亂他人商業的道德行為的緣故。如果要實行這種行為，商會立刻就有所舉動，首先是加以警告，警告如果無效則立時加以直接的制裁；碰毀商店，掠奪貨物……此外如有破壞商會的規則，並且與同業們有損時，則負有賠償的義務，即便認爲這種義務不當而起訴於法院也一定與商會是同志。

有着極巨大而且過剩的人口的中國，自古以來生存競爭始終是絕望的。中國人依着多年的經驗，絲毫不憑藉法律的力量，自然造出許多限制競爭的組織來，究竟是爲了什麼？只要一細想真會使人不寒而戰了！

星火燎原一上接五三頁)其放射方向，每值年節，多燃放花炮為樂，苟不慎一擇其眼珠，則其和緩有餘者，此面不準。已害人。至於有烈性之炮類為尤可畏，因家庭亦可略略知之。意外者，乃筆者所想到的家庭間習見之外危險。蓋家庭間所言及者，僅習見且概括者耳。然讀者以此類推，則其繁多，絕非數言數語所能克言。蓋家庭間之種種意外危險，及其預防法矣。

是用才。對於家庭之長者，不只禁止兒童之非理行為，尤當以身作則。對於兒女漸漸薰陶之，使其於不知不覺中已得有避

免意外之智識。大人一舉一動，二三歲小孩有可倣效者，絕不可隨便於窗沿牆壁上行

如燃火柴，捻油燈，拿水壺等，小孩在大人面前有不敢為

之者，其於大人不在時，因其天賦之好奇心之主使然，多嘗試

之；故爲大人者雖燃火柴小節，蓋小孩倣效時最易致禍也。

百因命，小兒名落意，即生危險，因玩弄火柴殺人者約三千人，忽名跌之，曾有一小統計，曰美國一九二八年間，致死人者有一萬三千餘人；又曰每年約八千一百餘人；又云每年總有一千餘人。

家庭本爲安樂之地，稍一疏忽，則其放射，每年皆有，年節點綴固屬難免之事，惟宜擇其和緩，此種慘劇，苟誤擊於顏面而爆裂，遂至折斷鼻樑，炸

像上海人口密集的都會，高大的建築，便不得不裝設西洋式的廁所，然而倘沒有高度都會生活之必要的強制，中國人決不會去利用所謂衛生的廁所。因為利用它會乾涸土地的養分，甚至招來飢餓的恐慌，是違反中國人的本能的，無論是怎好都會化的中國人，在幾代前或者十幾代前仍舊脫不開是農夫，所以住在上海的現代建築中的中國人們，每當他們到廁所時，我們可以想像出他們對於肥料的白白流出，是抱着怎樣的心情。

污穢的聚集，開閉等污穢的風景，都平氣漠然的顯現在各處，是世界中最大方的，雖然依地方的不同而多少有些不同，但幾乎都沒有隱蔽的習性，在浙江省美麗的田間，比煙花夜的電燈還明顯地看到中國人的用便。這種情形，在不常旅行中國的外國人眼裏，是很可驚異的。

婦女等初來中國，每天見到這種情形，真有些難以爲情。與此同樣的風俗（雖然在形式上有些不同）在遠東各國都可看到。以前當我在東京的時候，在公共廁所中和婦女只隔一層短薄板的合用廁所，良心上實感到有些不安。日本人對於外國旅行者非常用心，常爲迎合觀光客們而努力於一切應待外人的心得，然而在某一點上，日本人比中國人更沒遮掩。記得在京都行卽位式的時候，廁內所設的廁所真太欠完備，男女用完全沒有區別，排着很長的列，男女參半在等候着入廁。這一點是中國人所想不到的，中國婦女倘若使之和男人雜入公共廁所，則她或者去選自殺而不採此行動。我長久在中國，在中國生活中不會見過者，並且在人前很坦然的行着。

第三章完

(上接五二頁) 「也要預料到將來的不快樂，會降臨到你身上來，那時你不要自餒，保存着苦痛，不要把它傳給了別人。」

他  
。

「那有錢的官吏們，多們可憐啊？他不肯多花一文錢，他是時常孤獨的。他生活在珠寶裏面，並化費了所有的時間去數他的錢。啊！數了很長的時間是疲倦的。」

靜和孤獨。沒有人喜歡他，他也不喜歡別人，他不看鳥，聞

「你如果遇到一個這樣不快活的人時，可憐他的離開他吧，從他的身上是得不到什麼的。」

一嘆！你不希望幸福嗎？

# 電影往劇本

## 事 (七)

### 方之舊作

呀，方，自從那時候起，你知道的，我得了那個大勝利之後，不過這事你也更明白了！」

方：「什麼？」

351. (回原景、289.)

方哥！我守着約言等你兩年了，在這兩年之間，我不斷的受了多少的精神的物質的誘惑和打擊，我爲你痛苦的忍耐着，掙扎着，但是兩

年的時候早已經過去，你不愛我，你還不回來，我再也抵抗不了他們，我不能再等你了，雖然我還是愛你的！

方哥，你是我第一個戀愛着的，同時也就是最末一個了，從此，在愛情上，我將

永遠找不到幸福，現在我和另外的一個人訂婚了，不久我們就結婚同居，這事情我不告訴你，當我寫這封信的時候，我只要你知道這憐的姑娘的心，一片片的碎了，原諒我罷！忘記我罷！」

婉婉

標上是一九四〇，第二個就是一九四一，直到五個標之後。

(推，中寫)，即去里標。

(復印字幕：Again years have passed.) (化)

354. 全景

355. (中) 方從一節車上下來。

356. (近) 風塵僕僕，他掏出手巾擦擦臉。

357. (特) 他向四面望望，傷感的搖搖頭，走出。

358. 全景 車馬，行人。

359. (特) 一輛馬車的車輪，向前轉動，(淡出)。

360. 嘉野，疏落的村莊。

361. (近) 一輛馬車在道上跑着，方在車上看四周的野景

(劃)。

362. (遠) 馬車爬上土岡，在亂林裏穿行一會，下了土岡，看不見了(劃)。

363. (闊，全) 青湖，岸旁的蘆葦，水草，平靜的湖水，對岸的遠山，山上的雲彩，一隻鶯從

機關車，(近) 攝影機從機車之後，攝機關車下半，車輪蒸氣等，連同路旁的里標，標上寫的是相續的公歷紀年，比如第一個

364. (遠) 青湖，岸邊的樹

林，穿過林邊的古道，一輛馬車從道上轉過彎跑過來。

365. (近) 車子。

366. (近) 湖水裏的車影。

367. (回原景)

車夫：「這裏是了麼？」

方指着前面：「問前面那個人都知道了。」

車子繼續前走。

368. (近) 周容順着道路向

走，穿着簡單的夏裝，戴着大草帽，有一幅誠實快活的面孔，馬

車的聲音漸近，他向前面望一下，舉起手來。

369. (全) 車子停下，方跳下來，周容握住方的手。

370. (近) 周容：「方！是你麼？」

周容：「沒有，一句也沒

有，方，她沒有想到你，她的母親也沒有，我悄悄的請你來爲的

這話你沒有對她提過麼？」

周容：「沒有，這才……這才是給她們一點意外的高興呵！」

方：「Oh，她沒有想到我！」

周容：「方，她誰也不想，

周容拍拍方的肩膀。

373. (特) 方的面色沉鬱而無表情(化)

374. (全) 一座農家院落，院裏有草地，松牆和花壇，雜花開得很盛，在松牆的一端一個女人正在低頭剪齊松樹。

375. (近) 女人輕快的剪着，

哩！我們有多久不見了呵，但你的氣色好像比一向更加好了！」

周容：「可是你的氣色却不好哩！」

方：「沒有家室，整年在外

周容含着歡喜的微笑：「是

等一會她抬起頭來，是婉婉，她頭上裹一塊花手巾，停一會，她向外望一望。

便把捲起的袖子放下來頭巾除下跑出（跟）

376. 方和周容從門外進來，婉婉迎過去，跑到他們近旁，突然站住。

377. （近）她像害怕似的向後退，方也立住。

378. （特）她的驚訝與慌張。

379. （回原景）方向她走過來，向她伸出手去。

婉婉低聲：「方哥，是你麼？哦，我們多久不見了呵！」

方握了她的手：「好久了！」他倆看着，說不出話來。

380. （特）方茫然凝視着她。

381. （回原景）周容：「婉婉，你可不是萬萬想不到他會來麼？」

婉婉很誠摯的看着周容：「你真是好心哩，容！」

容把手搭在婉婉的肩上，輕輕的摸着她的下頰，她笑了，把眼睛羞澀的斜睨在方的臉上。

382. （特）她的眼睛，容：「我們相別了這麼久，難怪要這麼樣哩！」

384. 婉婉的母親從正廳裏出來，提一隻鉛筒，她向這邊看

看，放下鎗筒過來。

385. （回原景）方，婉婉和周容互相看着，方：「我却想不出應說的話了！」

婉婉的母親走入，婉婉的母親拍拍方的肩親切的：「方哥兒，真想不到你要來

呵，你一向在那裏，好麼？」方：「很好，我各處隨便的走了……」

婉婉：「那麼你在這裏多住些天罷，我們都想念你！」他們一起走開。

386. 他們向正廳走了，進去之後把門關上（化）

387. （全）餐室兼客廳，晚餐時候。

388. （中）晚餐桌上，方，婉婉，周容，婉婉的母親。

389. （近）婉婉看着方。

婉婉感慨的：「方哥，我們都變了，我們……」

方點點頭，婉婉的母親：「其實，孩子們，人就是這樣變了的，比如一塊石子在水裏滾過多少年，那棱角都磨完之後，成爲一塊圓石子，仍然是很自然的，沒有人知道牠是怎樣變了的。」

周容：「不錯，就是這樣，再好的了，婉婉呢？」

有主張的，讓容想罷！」

方：「你們却很和氣。」她謙遜的一笑，方看着她。

了，誰還能知道多少年前我們在一起玩的時候呢？」

390. （半）婉婉支着頤伏在桌上，她的眼睛淒然的看着方「絞暗」

391. （柔撚）月份牌一張一張揭過去了（化）

392. （全）這是一間，清幽的小房間，玻璃窗上被樹影染得綠，傍晚時候，屋子略嫌晦暗一點，方在伏在臨窗的桌子上寫東西。

393. （近）方很快的填寫。

394. （插）半張未完成的樂譜。

395. （回原景）方站起來把窗子推開憑着窗子遠望。

396. （遠）由方的背後望過去，周容和婉婉在花畦之間計畫一些關於庭院修飾的事情，他們

每人手裏拿一支柳條比畫着，略為爭論一會，婉婉就降伏了，她回頭來向這裏打個招呼，方也舉

397. （近）周容用柳條畫着地：「方，你看——」

398. 婉婉：「我也喜歡，我是沒有比這再好的了，婉婉呢？」

399. 婉婉：「我也喜歡，我是沒有比這再好的了，婉婉呢？」

400. （遠）一個土岡，岡上有幾株高聳的白楊，樹前有一條放倒的粗木段，方，婉婉，周容坐在上面。

401. （近）方，婉婉，周容在看夕陽，古寺的鐘聲夾着沉抑的鈴響傳過來，（移）

402. 夾道古樹，停一會，幾頭牛從樹隙中經過，又穿入樹叢，後面還有羊羣，停。

403. （回原景）

404. （中寫）婉婉苦笑的回答了他。

405. （回原景）周容燃着他的大烟斗。

周容：「方，這裏的風景好不？婉婉，你呢？」

周容把手搭在婉婉的肩上，她謙遜的一笑，方看着她。

周容：「可是，方，你爲什麼總不很快樂，在我們這裏不十分舒服嗎？」

方：「那裏？我十分快樂！」

婉婉牽住方的手：「那麼！我們去走走嗎？」

（他們就走開，出，（劃）

399. 青湖的一角，夕陽在水裏的紅霞（劃）

- 60 -
406. (半) 婉婉的沉默樣子，  
(化)
407. (半) 景 133 歡笑的婉婉
408. (回原景)
409. (回原景 405) 方：是的，婉婉，我們都變  
了！」「慢淡出」
410. 田園(劃)
411. 牧場，(劃)

412. 風車，(劃)
413. 乳牛，(劃)
414. 湖畔的戽水車(劃)
415. 麥田，(劃)
416. 收穫的麥堆，(劃)
417. 拉着麥穗的牛車，正努力  
的爬上土坡，(化)
418. 遠處的村落，(淡出)

419. 青湖湖岸，天漸漸陰上來
420. (仰) 烏雲，剪破烏雲的  
閃電，雷響，(化)
421. (近) 方從急雨裏向回  
跑，跑到一棵樹下，雨從樹葉上  
淋下，他的衣服全濕，到最後他  
把帽沿向下一扯，向回走了，突  
然他很驚異的站住，把眼睛向遠  
望去。

了。  
420. (仰) 烏雲，剪破烏雲的  
閃電，雷響，(化)  
421. (近) 方從急雨裏向回  
跑，跑到一棵樹下，雨從樹葉上  
淋下，他的衣服全濕，到最後他  
把帽沿向下一扯，向回走了，突  
然他很驚異的站住，把眼睛向遠  
望去。

(未完)

△孩子的餈餈 白練

I.  
胡同裏：

新詩

II.

我從胡同口走進來，  
腹裏載着個飢餓的肚子；  
下邊連着兩條無力的腿，  
一步行着；一步喘着氣。  
可惜！我不能搶過  
這孩子的餈餈！  
摸摸口袋一文全無，  
長嘆的空氣旋在我的口唇！

有個賣餈餈的攤子；  
傍邊站着兩個同兄弟的孩子，  
似乎遞過錢；接過賣的餈餈，  
一面吃着一面笑嘻嘻的走着。

# 力弗肝

滿春閣  
面前量無前途

不  
錯，  
可是我  
正在服  
力弗肝  
啦！

力弗肝是動物性補血藥

力弗肝 能補血 人人愛服  
服之者 百無失 人人應服  
見於面 形於色 鮮 人人可服  
身體強 痖病祛 人人喜服  
補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各藥房均售

上海信誼化學製藥廠監製

馬斯南路二十號

Livex

膏片  
注射劑

和太保東廣  
品出店藥

北電  
前南  
外局  
大欄  
西六  
口號

廣東患  
之成效  
有您不可  
思意

九痰化紅橘

病狀進過呢度生氣度性微不二  
的態了所？各候，慾弱現點  
狀的；表這是種，固狀；性來性不  
然。性△接。  
狀態時或現個應不或然態二慾說  
○候太的，認同食因非是狀，程分在二一的生  
；微性有為影物為常積態一度  
無弱慾時微響，個亢極，是的關係  
疑，程很弱。或人進的或消異常的  
的而度難呢其，所極常，  
成，以？但他或即表的，  
這為太斷還是原人性所現，可  
已無過定是那因種慾表的即以  
陷性於。亢種而，的現非完分  
於慾亢不進程發或程的常全為

密常常面  
接。性△接。  
第二章 性生活  
的異常

遠牠而尤為係的神生生這內熱即性係慾的  
是，亦其，而時經殖衝個分裂婦慾，微，  
不如應是會發候中腺動乃泌。女的因弱一絕△  
表果該性對生發樞的而是腺性在冷為而般對性  
露沒有慾性。生的內被因的慾平淡由言所的慾  
出有外，慾例。發分喚為內乃時情於。謂無的  
來誘界雖發如或達泌起對分是不形被。無性微  
。發的然生太僅還作的於泌生如，動婦性慾弱  
在的動是嫌無僅沒用現中物殖男比的女慾狀△  
嚴動內惡理因有，象樞之腺子男，對狀態  
格機機在的的精十或。神原，對子所於態是  
家，來性心強神分某所經動及於利以性乃極  
庭牠誘，埋迫的成一以系力其性害關慾指稀  
中永發然。行關熟種在發，他慾，於歸性少

經度全久敗他面得刺種受女緊  
過手治，北太，到激興到方的  
敏淫經。興往性的奮適面由不△而疑如感惡完  
，等。過不奮往慾動，當，於感不把的與到。全  
發等又相遇，見生機而的在生症感二事不無有缺  
，男當這太於活不感刺陰殖的症者實感限性如却  
所以子時種焦新的充到激核器原的視。症的慾，得  
謂致如日情急婚滿分美之上神因原為然相美的而不生不至  
早神於之形等的足時感後的經有因同而伴感人致到快感性慾  
遺經婚後，關時。感的種△一却發。對甚美症微  
的衰前，係候在亦如即覺關種  
現弱，即並，男即果喚裝係，  
象，因可不而因子不這起置。最  
，神過完長致為方能個一，婦要

一不的必生甚然交般  
一點可缺須厭至而之稱  
△而疑如感惡完這際為無△，性事活時育  
，等。過不奮往慾動，當，於感不把的與到。全  
發等又相遇，見生機而的在生症感二事不無有缺  
，男當這太於活不感刺陰殖的症者實感限性如却  
所以子時種焦新的充到激核器原的視。症的慾，得  
謂致如日情急婚滿分美之上神因原為然相美的而不生不至  
早神於之形等的足時感後的經有因同而伴感人致到快感性慾  
遺經婚後，關時。感的種△一却發。對甚美症微  
的不生當在於變的。事能，然性性快感即弱  
情從乃性交交感覺於，一。這是慾時發，性一

的童判人，是，都結  
抵年抗感差斷，這結因患結核家  
力染不強過每不周不家種，系中  
，結核一能圍對的中人，的人們  
而阻，個一的環。人，僅並，  
止但人概境應，僅並，  
了是，而該就僅並不  
結因都論而該就僅並不  
核為在。作考不認不未  
蘭身他的最查該為得必  
體的後他結只結完

核健險好使由盛平於抬  
蘭強，機已於，時是頭  
唯體所會侵入種可意因此，  
力以，注即結因避健得結  
方法。乃意營有核，免，到了病  
服，肺，致核維免亦  
人實病得體。持疫因  
類行勃到力如體性之  
大攝發繁殖弱一的所愈  
敵生的危的，且旺以，

性為稀慾結所  
慾營罕生婚教  
為無△，性事活時育  
不就生，仍，出來  
感能活但是或來的  
不自然不是非結的  
這常婚純潔處  
然地能淡後女  
覺那當，，女  
醒種作這她，  
了久病並對就  
眠，不於是性到

## 讀結本婚

(五)

### 第二章 結婚與結核

惠永井教授著  
桐譯

廉低費取課上可即名報時隨限不別性

## 正風打字學校招生

附設日文英文數學簿記補習班：北京西單闢才胡同



法除去，所以應該探求他的原因。據達柯姪和性慾△  
冷於男殆觀馬去靜此子盡念奔理。種多。騰智病羞，抑的不制性慾亢進者，已完全以婦人女子病患者，都已變道德如怒失伊慾症，所見踩躡的怒始比，男即屬之轍的怒失。  
性情的作如意形結事頭，言體大體適度醫學，有體狀於△一中，不二分之一是無性慾，三分之二是感症及無性慾三者，有密切的關係，按他的研究，不姪症婦與不姪症的原凶相合，是夫婦的靈肉合一，於性慾得到充分的滿足，如果這樣生反二人係不感△才好。  
極度醫學，個叫做界限，活的是的。如症△一中，不二分之一是感症，是夫婦的靈肉合一，於性慾得到充分的滿足，如果這樣生反二人係不感△才好。  
極度醫學，個叫做界限，活的是的。如症△一中，不二分之一是感症，是夫婦的靈肉合一，於性慾得到充分的滿足，如果這樣生反二人係不感△才好。  
極度醫學，個叫做界限，活的是的。如症△一中，不二分之一是感症，是夫婦的靈肉合一，於性慾得到充分的滿足，如果這樣生反二人係不感△才好。  
極度醫學，個叫做界限，活的是的。如症△一中，不二分之一是感症，是夫婦的靈肉合一，於性慾得到充分的滿足，如果這樣生反二人係不感△才好。  
極度醫學，個叫做界限，活的是的。如症△一中，不二分之一是感症，是夫婦的靈肉合一，於性慾得到充分的滿足，如果這樣生反二人係不感△才好。

陽間如性異錯以霧即男反之子人生子對性愛的對象應爲異性，即男而愛，男子不愛所當愛的女子，即發之，反而愛其同性愛。這樣，色情的發此的對，常對象的一時性倒錯，倒錯了，所謂於精神性與異性的滿足。同到倒錯，即未得到時候，暫以半陰之。

△ 同性愛的種類

一、性慾性質的異常，大別爲二種：一爲性慾對象所現的異常，二爲性慾的行爲所現的異態。關於愛的異常問題，即指此而言。以下則述性慾程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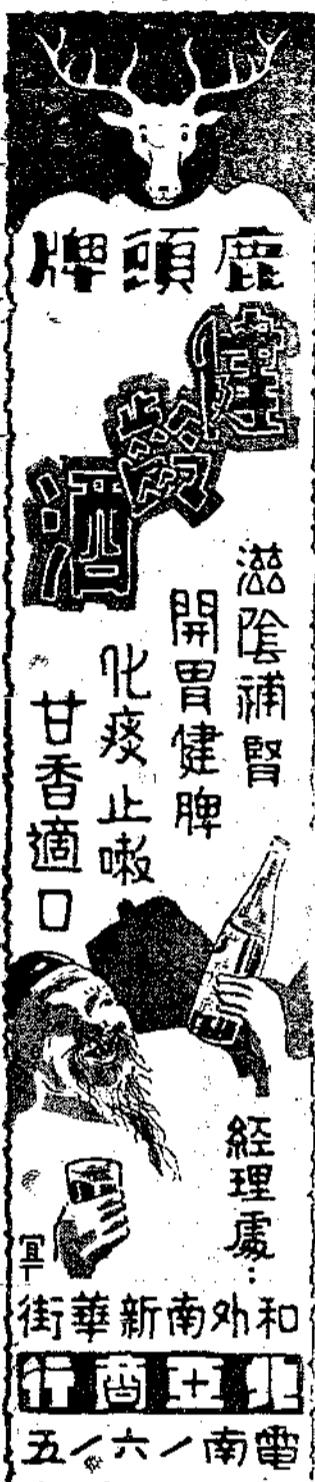
的異常。

十金時左右，亦即因此。又女子在三十歲後不代。俗語「二十後立家」，三十後立家，是女子性慾美感發見之黃機。女子常常發生女子多淫症之病，尤其是寡婦極易瀕於性道德的危機。而且性慾，拾頭，馬上就變爲異常熱烈慾，心身比男子還要敏感且的慾，因性生放之事並不稀罕。然而婦人操堅固的少女，然而在結婚後，是她的全生活，而

# 雷常年法律顧問事務所

附請索函角一費印張紙收祇索承「囑遺立樣怎」有著：宜事囑遺辦事「部務事囑遺」設附  
○八九二南電號十八同胡線絨單西：所務事 分二角一郵

廣東烏雞白鳳丸  
婦女救星  
一功產赤久月  
服效後白不經  
立如百帶受不  
愈神病下孕調  
每丸二元五角  
大北單西店  
●處售總●



誠公先生：札敬悉，都是文藝界中人，不必客氣，有需用之處，當盡棉薄，指教則不敢當。雜誌呈請立案，很麻煩，先在警局要表格，打保，然後由其轉呈內務總署，有人幫忙一月可發下立案證明。多通信歡迎之至，再談罷。（笑星）

編者至，稿件存時過久，對于作者一委，提出「創作特輯」的原委，這編者



### 敬答王若圭先生：

蒙賜札，幸甚。二公所訊，頗有相同處，故一併奉覆。十四期出「創作特輯」，非是缺稿，亦不是想把藝術與生活變為純文藝刊物，其原因有二：第一，本刊內容範圍太廣，因為篇幅有限的關係，每一部門，都未能滿足讀者的希望，所以，以後我們想每期中要有一二個特輯，把某一部門的材料特別加重一些，而免「樣樣通，樣樣鬆」之謙。這項「創作特輯」，便是這種計劃的實現之第一步，以後還要續出各種特輯，而不限創作的一種的。第二在本刊十三至十四期中間之休刊期內，積存稿件甚多，每一部門都積至十篇至數十篇不止，若不一一清之，則舊的未去，新的已來，二公關懷的盛情可感，以後當一本良心做去，該類的存稿，庶幾可清，絕不辜負讀者之期望。

### 題問味趣期本

任何人都可以當此艦長，在他的船上共有水手七十名，每各水手用三支貓，每支貓能捕二支鼠，每年跑晨養鼠能賈一個窟窿，某日，艦長清年蹟了二十支貓，看見死了五個水手，死保，然後由其轉呈內務總署，有人幫忙一月可發下立案證明。多通信歡迎之至，再談罷。（笑星）

▲協和醫院殘鴻君：請示真實姓名當通訊。

▲李壯飛，蘇克明，張一夢太太：請示最近通信處，尊刊均退回。

警界之聲  
新貢  
三月號已出版  
歡迎觀者定閱  
組織現代化  
管理科學化  
服務誠實

中日美術研究會招 生 資 格 不 索 待  
主辦者：東亞研究所  
科 目：齊備書畫  
規則：漆油京北研院  
號九十二子池北京北部本會協  
號八二作漆油內地京北研院

館書印記和  
出品精良  
服務誠實  
管理科學化  
組織現代化  
新貢  
三月號已出版  
歡迎觀者定閱  
北址社  
仁懷海南中京北址社  
內堂仁懷海南中京北址社  
號二八街安長西京北

編後記

十五期出版，蒙各地讀者來札謬獎，真是慚愧。本來，上回因為休刊兩月，讀者們對本刊印象上逐漸淺淡了，若想再挽回讀者的信仰與愛護，也是不容易的事的。今後，一定盡量往美好的道上走去，有多大力量盡多大力量，我們總希望無愧于心，無愧于讀者就完了。

有的讀者來信談到排版問題，指問為什麼題目的空間留的那麼狹小，每頁字為什麼排的那麼緊，現在我來表白一下：在別的刊物，多增加幾頁紙是毫無關係，在本刊呢，多一頁即多費一筆款，爲了節省開支，不能太講究好看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暫時希原諒此點吧。

創作文庫第一集「盔甲山」就要印刷萬事了，雖不能說是驚人的作品，但在華北創作貧乏之今日，畢基初先生能給我們這幾篇東西，亦屬幸事，而爲讀者所期待的吧？現在開始預約中，希讀者大量預約罷。

本期的新詩特輯，讀者認爲如何？量的方面，確是盡力了；質的方面請批評。中間刊些首新人作，因爲一首詩佔地有限，多刊些新人作，對於他們寫作的興趣，也可提一提的，田偉先生給一篇「與友人談詩」，因爲到的稍遲，下期可刊；其餘晚到者，以後續刊好了。

本期創作原定有左金一篇，也因來晚了，未能刊，下期擬選其二篇作爲「個人創作推荐！」

內容頗可期待。因爲蕭艾先生這篇稍長一點，而曹原先生的二篇也不短，所以新人集僅刊兩篇，請原諒。「道喜」寫的真够味，描寫，佈局都臻妙境，其深刻諷刺的筆法，在華北尚屬罕見的吧？曹原的頭一篇頗有點哲理，後一篇也是古色古香，都失了。新人的二篇綠竹的「小河邊」清淡，自然；王守堂的「罪惡」，有力，生動，都爲佳作。林栖兄因病蘋果樹暫停一期。海外文學特輯，很有幾篇好小說，請讀者注意。

藝術與生活

| 冊數                              | 售價 | 郵資             |
|---------------------------------|----|----------------|
| 全年                              | 半年 | 一年             |
| 特大號定戶不另收<br>費日本按國內算香<br>港澳門郵資另加 | 五元 | 四角<br>二元<br>在內 |
|                                 |    | 二分<br>一角<br>在內 |

本社印有廣告價目表  
商界函索卽寄如刊廣告  
請函示卽派人前往接洽

本刊絕對接取外稿，音樂、攝影、戲劇、電影、名畫、文藝等項，均特為歡喜。凡關美術，學生生活及家庭生活之文字與圖照，均在歡迎之列。如能成套供給，尤為歡迎。  
在本刊發表作品，其版權仍歸作者，但本刊有採集或單行本之專集，或單行本之專集。

本社有刪稿之權，不願刪者，請預先聲明。來稿如附足郵費，本刊不用時，當即退還。來稿務祈註明詳細地址及真實姓名，以便通信。來稿請寄北京西四北太平胡同二十五號本刊編輯部。

戀。第三愛瑪之死必由白藍頓情姦所殺。第四白藍頓先生與藍佛是情敵。仲者芳名（一）金琴音（燕京二院）（二）魏長青（吉林）（三）王強（本市）（四）艾學詩（本市）趙慧敏（輔大）

並非二元九毛。  
五十一期題問趣味  
曉 揭 仲者芳名（一）安維瑞（市立高中）  
（二）劉進華（本市）（三）杜著華（昌黎）  
（四）傅悌菴（天津）（五）馬元進（哈爾濱）  
（六）李芳（濟南）（七）李天瑞（本市）  
（八）王蕙芳（天津）（九）張叔同（唐山）  
（十）高文藩（天津）

保護皮膚日用良藥



皮膚粗糙的救星！

「面速力達母膏」

於

潤澤皮膚有絕妙的功效！

請您買一盒試用吧！準保滿意！



是醫學

各藥房洋貨店均有代售

面速力達母膏

一新式

二消毒

三衛生

家所設計，醫學家所指導，醫學家所創造。刷式  
大小合宜，刷毛軟硬適度。銷售以來人人愛用，  
個個歡迎，誠為日常生活上之必需衛生用品！

牠的優點

廠址：東安市場正街八號  
電話：東局三二二〇

興五

行料材像照

The Stropolitan Photo Supply Co., No. 133 Morrison Street Peking Tel. 2569. E.O.

如照像機器無任歡迎，  
蒙像機器各國名廠出品，  
光顧者無不齊備。

號三三一街大井府王  
號九六三二局東電話

榮 葆

商店商品食



影星金姬羅吉絲說：「我最喜歡到  
東安市場葆榮齋吃點心！」

讀報者光顧  
冷熱飲品  
應節禮品  
經售各種  
點心茶  
洋酒罐頭  
咖啡牛奶  
寇寇紅茶  
會外茶  
專微做

電話真光電影院東首暫借東局四一五七號

地址北京東安門大街路南六十五號

經理德獅王

精唱片勝利唱機

售風琴鋼琴

提琴

二行商海四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MPANY

(Music store & General Agents)  
SALES..... SERVICE  
Violins ..... Radios  
Guitars ..... Manboling  
Gramophones ..... Pianos  
Organs ..... Spare parts  
Musical Instruments  
Music Books Etc.

AGENTS;  
Victor—Telefunken—King  
Cramophones & Records  
65 Tung An Men Street, Peking,  
Tel. 4157 E.O.  
East of Chenkwang Theatre

西城支行（西單北大街）

電話西局二二六〇

東城支行（米市大街）

電話東局二八一三

儲每月存洋二元滿十五

一次存入洋三百五十

部九元三毛八分滿十年

可得洋一千元正

前門分行（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二九一五

中銀銀行

蓄年後可得洋一千〇十  
四元七角六分

一次存入洋三百五十

部九元三毛八分滿十年

可得洋一千元正

前門分行（西交民巷）

電話南局二九一五

南城文行（驛馬市大街）

電話南局二九一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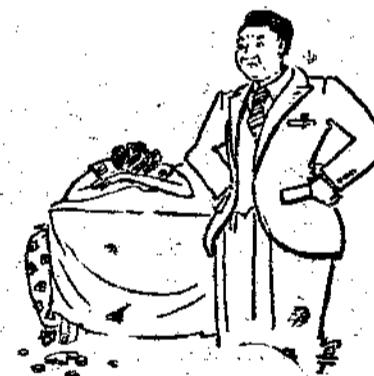


編印參考書籍  
發售各種文具  
承接印件  
代辦圖書

中華圖書文具社

北京正誼商場樓上

如果你們是夫婦不和



請善濟堂製御  
用記普堂肝舒丸

新百久一兩肝腎  
如效確證久病切經治  
神力係實主經久切經治

電話東局四百三十九號

總售處北京東安市場內正街南頭

宣內大街 西北頭路  
泰記金筆行  
宣內大街 西北頭路  
聘專門技師  
自責一切修理  
各國名牌鋼筆  
式樣堅美保用  
贈送電刻姓名

A black and white illustration showing a man sitting at a desk, focused on working on a large pen or brush. A large, ornate pen stands upright next to him.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stylized clouds and a circular frame.

# 戲曲的三女將

譯登凡攝攝

謹以此頁紀念戲校——故都向爲我國舊劇發祥地，惟以舊式科班因襲重重，黑暗疊疊，教授方法，既不科學而常識貫輸，又復缺如，所造就者，僅爲「戲子」耳，欲以興革舊劇之重大使命，加諸此等人身，可謂緣木而求魚矣。戲校成立，方慶國劇前途，不無希望，孰料霹雷一聲，此成立僅數載之戲校，終以種種緣由而于升九年十一月九日壽終正寢矣！嗚呼！國劇！

笑星



芝玉李之中「飛南東雀孔」爲上

茹玉李之中「燈蓮寶」爲中

蓮金周之中「飛南東雀孔」爲下



## 在愛神的羽翼下

什麼真是春天，春天永遠是你們的！

珍重那眼兒相視，嘴兒相親的時候！

愛神邱比得的心是天下青年人所仰賴着的，那是多麼仁慈，多麼無私的，她支配着她的羽翼庇護着天下所有的青年人，她的箭穿過你的心又穿過他的心，幸福便給予你們了，那麼你們便會感到這人間的一切，什麼都帶着春天的活躍，什麼都帶着春天的生氣，幸福的人們！不要憂愁，這春天永遠是你们的，只要你們能珍重，當你們眼兒相視，嘴兒相親的時候，請記住「若素」能給予你們永遠的青春「若素」是調整胃腸的聖藥。「若素」是強骨補腫的良劑，「若素」是維護你們容顏健美的珍品，它和愛神有同樣的偉大在這人間，幸福的人們！歌頌愛神吧！珍取「若素」吧！

中國若素製藥公司：北京東單新開路

若素價目  
小瓶五角  
中瓶一元六角  
大瓶五元

各地藥房均有代售

